

史學言語

譯編 散 祝 林

行 印 局 書 界 世

序言

當寫到本書末一字回過來寫這裏的第一字時，編者的心裏有了兩種各異的感覺：第一是高興，爲了本書終於給寫成了，也可以說一片精力得到了一個收穫；第二是慚愧，爲了本書寫得這樣簡單，鄙陋，簡直見不得世面。要是心境平靖的話，本書的簡陋或可得到修正；但既然難得地在心境紛亂中寫成了這樣一個東西，把牠丟棄總不忍心的，所以設法把牠出版了，也算是一種自得其樂。

編者更希望本書能給別人以樂，一種史的快樂，像編者自己所有的一樣。讀歷史是件快樂的事，因爲歷史上的許多事實，牠們的發展大部分有着戲劇性，曲折迂迴，波瀾起伏，確實豐於趣味。當然，除了雋永外，歷史另有牠積極的意義：歷史記錄了失敗的終結，然也不忘記洩示成功的開始；牠是因果變化的表格，叫人查看一遍後知所適從。這個歷史的二重性——一個在藝術上，一個在科學上——無論在那種性質的歷史上，如經濟史，文化史，文學史，哲學史上，都有發現，語言學史上亦然。

語言學是有趣的，研究過牠的人有這經驗，不研究牠的人也可以從想像裏得到樂趣。譬如，你且閉着眼睛想：語言爲什麼能夠用來抒達衷曲？爲什麼各族有各族的語言？原始人的語言是怎樣的？我們祖先的

語言果真同我們現在一樣的嗎？書寫的語言爲什麼有這麼許多不同的形式？越想越有趣，你將自然而然愛上了語言學——編者就是這樣過來的一個人。語言學有趣，歷史有趣，語言學史不會不有趣。

語言學當然有牠的發展，而編者每遇見這些發展的記錄時，常被引起深深的興趣。希臘歡喜討論語言與思想間的關係；印度在很早的時候已產生文法學；中世紀把希伯來語抬到伊甸樂園裏去；十八世紀大量搜集語言作成標本；十九世紀發現東方的梵語與西方的各種語言的親屬性，而在語言哲學上分成許多派別，各說一個理，形成空前的熱鬧。這裏有可笑的錯誤，新奇的發現，被談到的問題如此廣大，各家的說法又如此衆多。編者想了：爲什麼不把牠們介紹過來呢？語言學家讀了這些史蹟會作會心的微笑，不是語言學家讀了也可增加一些談話資料。編者猛然心動，便插上筆尖寫了。

如果儘爲投合趣味而寫語言學史，那麼牠的積極意義將失了去，這顯然不是一個上策；所以編者在顧到趣味性的記載之中，時常介紹了各種嚴肅的問題，使讀者得到一些實際的語言科學上的智識，這才不負史的真正使命。語言學有廣大的部門，倘若爲了發揚語言學，須作詳細的介紹與批評；編者覺得抱歉之至，所介紹的只是些基本的，所批評的只是拾人唾沫，根本談不上什麼獨倡性；因此，如有讀者在這些不完備的介紹與批評中得到一些些東西，編者便能在失望中看見最大的希望了。

在本書中，編者寄託了又一種希望。西洋語言學的產生在十九世紀，離現在不過一百幾十年的光景，而進步大可驚人，不管原因是什麼，即拿成績來看，在我們是個教訓。我國的語言學——說得確切些，新的語言學——只在播種時期，還沒有發芽，能讓他長此下去嗎？不能，我們要使我國的新語言學蒸蒸日上，因為語言的研究有助文化的建立；果爾，一讀西洋語言學的發展情形能生警惕之心，進而圖謀向前。

讀者將會知道，本書把重心放在什麼地方，而這個重心所在的地方，據編者個人的信仰，便是使我國語言學向前的最得當的方法。我國語言學不能發達的徵結，環境的不宜固然是一個，最大的却在迷失了方向：在過去，侷促在一個狹小的天地裏，一味考據；在近來，飄忽在一個虛遠的宇宙裏，高談闊論有之，苦幹實踐者無。這兩個方向，很不正當，應該起來糾正牠們，用什麼方法？且找找別的，後再來就本書所立的重心去試試。讀者想急於知道嗎？先說出來吧：那就是比較研究。

比較研究在我國連種子都沒有播下，只是荒蕪的一片而已；可是在西洋已開出大朵大朵的花來了，而西洋語言學的全部成績幾乎集中在這比較研究上。比較研究有個廣大的天地，却不允許空論；唯有墾熟了這塊園地，特殊的研究才有活潑的生命，一般的研究才有科學的基礎。本書處處以比較研究為重，實在想使我國語言學早日走上這個方向，再逐漸締成一個黃金時期。

本書內有幾段曾在報上發表過，因為有的用化名，恐怕有人誤會，特此附帶說明。

本書的主要參考書有下面五種：

Pedersen, *Sprogvidenskaben i det Nittende Aarhundred* (English translation, *Linguistic Science in the 19th Century*).

Jespersen, *Language, its Nature, Development & Origin*.

Max Müller, *The Science of Language*.

Dauzat, *La philosophie du langage*.

Meillet, *Introduction à l'étude comparative des langues indo-européennes*.

第一種至第四種（即彼德生、耶斯柏森、麥克司·繆勒及杜若）都向方光燾先生處借來，只有末一種（即梅葉）為編者自備；所以，本書之成，端賴方先生，這個謝意編者將始終存諸心頭。

本書內所有插圖皆採自上開第一種參考書，不列誌。

爲了集中，本書對於我國語言學的歷史比較簡略，希望讀者能諒解編者的用心。

祝敵自序於滬三十年三月

語言學史目錄

序言

第一編 通史

第一節 古代

- (一) 希臘
- (二) 拉丁
- (三) 印度
- (四) 回教世界與猶太教世界
- (五) 中國

第二節 近代

第三節 現代

第四節 現代

第二編 印歐語學史

第一節 雅里安語

- (一) 梵語
- (二) 伊朗語

第二節 日耳曼語

第三節 溫德語.....六六

(一) 波羅的語 (二) 斯拉夫語

第四節 凱爾特·羅曼司語.....七三

(一) 凱爾特語 (二) 羅曼司語

第五節 希臘語.....八〇

第六節 阿爾巴尼亞語.....八五

第七節 亞美尼亞語.....八九

第八節 喜底德語.....九一

第九節 托加利亞語.....九五

第三編 非印歐語學史.....九九

第一節 烏阿語.....九九

第二節 高加索語.....一〇三

第三節 閃含語.....一〇五

第四節 巴斯克語……………一一〇

第五節 印支語……………一一二

第六節 海洋洲語……………一一七

第七節 非洲語……………一二〇

第八節 美洲語……………一二一

第九節 其他……………一二二

(一) 日語 (二) 韓語 (三) 蝦夷語 (四) 北極語 (五) 愛特羅司干語

第四編 比較語言學史……………一二七

第一節 舊時期……………一二七

(一) 拉斯克 (二) 布普 (三) 格林 (四) 波特 (五) 希萊赫 (六) 柯修斯

(七) 費克

第二節 新時期……………一五一

(一) 印歐語的顎音系統 (二) 日耳曼語的子音音變 (三) 印歐語的母音系統

(四) 新文法學家

第三節 語言考古學……………一七一

第五編 一般語言學史……………一七七

第一節 語言的研究……………一七七

(一) 語言的起源 (二) 語言的變遷 (三) 語言的樣式 (四) 語言的屬性

第二節 語詞的研究……………一九〇

(一) 語音學 (二) 意義學 (三) 文法學

第六編 文字學史……………一九五

一 引言……………一九五

二 楔形文……………一九五

三 西普羅文……………二〇三

四 克利特文……………二〇四

五 埃及文……………二〇五

六 喜底德象形字……………二〇六

七	腓尼基文·····	二〇七
八	西奈文·····	二〇八
九	古印度文·····	二一〇
十	亞細亞文·····	二一一
十一	古拉丁文·····	二一五
十二	希臘·拉丁文·····	二一七
十三	奧干文與羅尼文·····	二一九
十四	古土耳其文與古匈牙利文·····	二二〇
附錄一 語言學書目表		
附錄二 語言學家生卒表		

語言學史

第一編 通史

第一節 古代

一 希臘

在人類智慧的發展史上，希臘是個不可遺忘的功臣，因此，正同其他科學史的作者一樣，我們要把語言學史從希臘講起。

比之哲學與文學，希臘的語言學太遜色了，謬論與妄見着實不少；但我們不該就此把希臘鈎銷了去，因為以後西洋語言學的大廈就在這塊處女地上建立起來的。飲水思源，希臘的一些些語言學上的成就，值得我們驕傲個不止。

希臘人的心靈是敏銳的，對於語言，他們自然要起一番思索。雖然語言是個實在的東西，希臘學者對牠的了解與探討反不及形上的宇宙或人生。這爲了什麼？或許語言是司空見慣的了，希臘學者認牠沒有



什麼地方可以供人深深研究。無論如何，希臘在最早的語言學史上有過一點先見之明的學理締造出來，茲分述於下。

最吸引希臘學者的語言學問題是：語詞與意義之間的關係怎樣？語詞是自然地表現意義的嗎？還是由人工創造而經過習慣的承認？這是一個十分抽象的問題，然而在歡喜抽象問題的希臘學者間，無限的爭辯與闡述紛紛出現了。一派說由於自然 (Phusei)，而另一派却說由於習慣 (Thésai)，各執一理，連大哲學家好像柏拉圖 (Plato) 要在所著 Cratylus 裏一抒述己見，蘇格拉底 (Socrates) 也出來主張說，語詞與意義之間沒有自然的關係，人能夠用人工的方法創造一種理想的語言。問題沒有獲得多大結果，恐怕至今猶然。

另一個賺人興趣的問題是：語言怎樣起源的？關於語言起源，希臘學者不如諸東方古國學者那樣傾向於宗教化，他們所抱的態度比較客觀而理智了。這個問題在希臘分成兩個學派：一曰摹聲說，一曰呼聲說。摹聲說一面可舉大儒亞里斯多德 (Aristotle) 為代表。他一次說：「在我們一切部分中，聲音是最摹仿的。」^① 又一次他說得更明白：「無論何物的命名，不是牠自己的名字，就是從他物轉嫁上去的。」^② 至

①② 俱錄自 Willis, The Philosophy of Speech.

於呼聲說的代表當屬愛璧鳩魯斯 (Epicurus)，他的名句是：「我們說話，同犬吠一樣，受自然的刺激而起。」^① 戲劇家愛斯契勒斯 (Aeschylus) 說語言由取火之神普洛米修斯 (Prometheus) 給人，只傳說而已。

以純粹語言學的眼光看來，希臘的語言學的真正成就在文法學上。柏拉圖認出名詞與動詞是語言的兩個基本要素；亞里斯多德加上接續詞與冠詞，同時區別出數與格；盛諾多德斯 (Zenodotus) 把人稱代名詞從冠詞區分出來；但是，系統的研究開始於戴奧尼修斯·塞拉克斯 (Dionysius Thrax)。塞拉克斯是文學批評家阿里斯大克斯 (Aristarchus) 的學生，居於亞歷山大里亞，後至羅馬講學。他為講學的需要，編了第一部系統化的希臘文法，一邊集先人的大成，一邊體系也切實合用。他的著作分六綱，包括音樂論、敘述、用字重複、語源研究、動詞變化表、文學批評，而他的方法則是類比法。他的影響極大，以後編纂拉丁文法的幾乎全部承襲他的。亞歷山大里亞有許多文法學家，從事文獻的研究，特別是古詩人荷馬 (Homer) 的文法。在另個文化中心倍加牟斯 (Pergamus)，出現一位文法學家克萊底斯 (Crates)，以駐羅馬大使資格，在紀元前一五九年左右講述文法之學，但他的文法，源於他的先生克利西浦斯 (Chry

σιππινς) 是反證法。希臘的文法學於後世的影響很大，只看今日許多文法術語源出希臘就能明白了。

希臘也有比較語言學的產生，而謬誤也在這方面最多，這也難怪，因為希臘人常自誇其文化，把別種人民看做「番人」，他們的語言的研究自然少有過問。誰都知道，希臘是個方言分歧的邦國，對於本族的方言，希臘人了解得很清楚，像斯德拉波 (Strabo) 把牠們正確地分成四類，一愛奧尼亞語，二阿蒂克語，三道利亞語，四伊奧利亞語。較遠的各族的方言，希臘人混稱之謂「番言」，錯誤在在皆是。譬如給斯德拉波 稱爲「別種希臘人」的馬其頓語實際上是希臘方言之一；又如斯萊西亞人，喜洛多德斯 (Herodotus) 稱之謂「印度人」，斯德拉波更爽直地稱之謂「番人」，其語言，依現存幾個語詞看來，是印歐語之一，與希臘語是姊妹；加里亞語，現代學者多數把牠歸入獨立的一類，被斯德拉波，亞里斯多德，哈里加那蘇斯之戴奧尼修斯 (Dionysius of Halicarnassus) 混稱作「番言」。在一切希臘學者之間，最沒有偏見的，且願意細細鑑別的是拍拉圖，他在他的 Cratylus 裏說，有些希臘語詞或借自「番言」，如「火」，「水」，「犬」這些語詞借自夫利其亞語，他還相信「番人」比希臘人更古，但除此而外，關於彼此的親屬性等問題，他一概未想到。

末了，我們要一提三個給希臘語言學服務的「番人」，他們是被征服者，但學習希臘語而從事著作。

第一個是倍羅梭斯 (Berosus)，巴比倫籍，精楔形文；第二個馬奈多 (Manetho)，埃及籍，通埃及文；第三個梅郎賓 (Menander)，腓尼基人，通彼邦語文。他們三人的作品都已失傳，或只有斷片留下，不然貢獻決不如此渺小。

二 拉丁

拉丁是個實際主義的民族，所以文法學有了成功，其他語言學上哲學化的課題就沒有什麼建樹。拉丁是希臘文化的繼承者，一切唯希臘是從，希臘語也風靡一時，文法學的研究當然崇拜希臘學者，簡直可以說，全部拉丁的文法學是希臘的戴奧尼修斯·塞拉克斯傳下來的。

在初期，尚有希臘人到羅馬去講文法學，像卡乃第斯 (Carnades)，包列希司德 (Polyhistor)，但第一個講拉丁文法的是司底洛 (Stilo)。接着，出現了三位文法學家，即伐魯 (Varro)，羅西留斯 (Lucilius)，及西賽羅 (Cicero)。西賽羅以演說聞，也談文法，惜無專著。羅西留斯是詩人，曾在詩集第九卷內討論綴音法的改革。伐魯成績最高，著 *De Lingua Latina* 二十五卷，目錄如下：第一卷緒論，第二卷至第七卷語源，第八卷至第十三卷實詞變化與動詞變化，第十四卷至末句法論。大軍人凱撒 (Caesar) 在高盧戰役前

後著了一部拉丁文法書，失了許多，今只剩 *De Analogiâ* 一個斷片，在裏面他創造一個「奪格」文法學風氣之甚因此可見一般，但不脫希臘的窠臼，凱撒的研究文法是同他的希臘秘書第倍默斯 (*Didymus*) 在一起的。

此後文法學在拉丁還是盛行不衰：如公元一世紀時有法拉考司 (*Flaccus*) 及昆體良 (*Quintilian*)；二世紀時有史高勒斯 (*Scaurus*)，第司考勒斯 (*Dyscolus*)，喜洛第亞那斯 (*Herodianus*)；四世紀時有柏洛布斯 (*Probus*)。在西羅馬帝國未亡之前，最大的文法學家首推杜那托斯 (*Donatus*)，著了一部 *Ars Grammatica* 的書，分短長二卷：短卷有問答及八詞品；長卷有音論，字母，音綴，詩律，重音，讀音，正誤，詩語，譬喻等。帝國東渡，康士坦丁堡成爲文法學的新地，據說該處學院裏有二十個教授分任希臘及拉丁文法；至六世紀時柏里希亞那斯 (*Priscianus*) 出，他的名望煊赫非凡，直至中世紀時也無人敢望其背項。

比較語言學在拉丁一籌莫展，因爲拉丁人民也把旁的語言輕視作「番言」——希臘語除外。據說詩人奧維德 (*Ovid*) 被流徙時學會蓋岱語 (*Getæ*) 且用這語言寫過一首詩，但未會流行，誰高興保存？呂克萊修斯 (*Lucretius*) 在語言起源上有所發明，他說原始人民用手勢與聲音彼此期艾地交換思想，且主張手勢語必先於口語，這與近人的假設已很接近，使我們欣喜拉丁民族有這樣一個收穫。

在語言哲學上。

三 印度

印度不愧爲文化古國，宗教體系完臻深邃，藝術造詣精湛雄偉，而語言科學亦規模粗具，不下於希臘或拉丁，現在就來畫個概況。

在紀元前四世紀印度有位文法學家耶輸迦(Yaska)出現，Nirukta 是他的作品；之後不久，我們就遇到偉大的文法學家巴尼尼(Pāṇini)。梵語的經典，卽有名的吠陀，向以口頭保存，雖有士羅帝利耶(Srotiyas)的 Prātisākhya 爲之記載一些文法規則，但梵語文法的固定化起於巴尼尼。吠陀分三集，一讚歌集(Samhita)，二教義集(Brahmanas)，三哲學集(Upanishads)，但被巴尼尼用來確定梵語文法的是詮釋篇(Sūtras)。巴尼尼用科學的頭腦規劃了神聖的梵語，一切作家都小心翼翼地依遵他所定下的規則，如名史詩馬哈拉達與拉馬耶那都是這樣。巴尼尼故後，許多註釋家出現出來，這裏當然一併略了；總之，巴尼尼在印度文法學上的地位，一似許慎在中國文字學上。

同巴尼尼所定的「國語」(Bhāṣā)不同，便是「土語」(Prākṛit)。要知道國語與土語的區別，

只要在拉丁語與法語間設想好了。土語分兩種，無文法土語及文法土語，後者只是前者的固定化了，所以像一邊有馬偈陀 (Māgadhī) 無文法土語，另一邊便有馬偈陀文法土語。文法土語由文法學家訂定，最著名的計：(一) 梵拉羅子 (Vararūki)，規定柏拉克利達語 (Prākṛita)，這語言因通用於婆羅門教，故梵拉羅子叫他做最神聖的，或「大王國語」 (Mahā-śāstrī)；(二) 海馬甘德拉 (Hemakandra)，另一個「大王國語」的文法學家；(三) 加泰耶那 (Kāśyapa)，建立佛教的巴利語 (Pāli) 的大文法學家。

研究佛教史的，總知道阿輸迦王的故事，王爲了宣揚佛旨，在各地豎立碑碣，這樣，開始了印度的文字的記錄。碑碣的文字分二類：一自右至左，用於西北部直至阿富汗邊境，名曰迦羅色底文 (Kharośthī)；一自左至右，用於其他部分，名曰婆羅米文 (Brāhmī)。這兩種均源出閃文，經過沙門弟子的改造，他們的名字，因文獻缺少，無從考查了，雖對於印度語言的貢獻同文法學家一樣偉大。

阿輸迦王接位第十一年（紀元前二五九年）派大批佛徒向各異邦傳教，其範圍之廣足使人咋舌，據考查：「入罽賓及健陀羅者爲末闍提，赴摩醯娑曼陀羅者爲摩訶提婆，往婆那婆私者爲勒葉多，到阿波蘭多迦者爲曇無德，赴摩訶勒陀者爲摩訶曇無德，往史那世界者爲摩訶勒葉多，末示摩則伴迦葉，末利提婆，度陀比恩諾沙及沙刺沙提婆入雪山邊，須那及鬱多羅二人則至金地國，摩咽陀則借一地史，鬱帝夜，參

婆樓，拔陀沙羅——四人皆目連子之弟子——渡海而至師子國。」（羽溪了諦著賀昌霖譯西域之佛教，略英語音譯）這些佛陀到異邦傳教當然要懂異邦的語言，而說不定有些記錄，可惜只傳其人不傳其業，印度的比較語言學是個空白。

像多數古代人民一樣，印度人對於語言起源這個問題也發生興趣，但與神話沒有多少區別。教義集說，語言是母牛，聲音是公牛，生下的小牛便是人心，我們都知道，在婆羅門教裏，牛是神的象徵。黎俱吠陀（讚歌集之一）第十卷第一二五誦告訴我們一個語言的女神伐克（*Vak*）以及她的衆相：「我說這些話，神人皆歡迎；愛我者，我使他強，我使他變成婆羅門，偉大的先知，聰明。爲了雷神我開弓，殺了敵人，憎恨婆羅門的人。爲了人民我助戰；我在天地之中；我在世界之巔；我的起源在海水中，所以我遍及衆生，高及蒼天。我呼吸如風，懷抱衆生；高於天，大於地，我就是這樣偉大。」^① 佛教的文法學家加泰耶那把馬偈陀語（卽巴利語的古體）看作同創始一起來的語言，他說：「有一種語言是一切語言之根；上下等人在創始日就說的了；就是至高的佛也說的。這就是馬偈陀語。」^② 在一部佛經 *Wibhanga Atuvāva* 裏也有關於馬偈陀語的神奇記載：印度小孩在小時候須坐在椅上由父母親教語言，假使父母二人是不同語言的

①② 俱轉錄自 Max-Müller, *The Science of Language*.

人，孩子就任擇一種學，但孩子如果二語都聽不到，他就說馬偈陀語；有一人生在荒野，不聞人語，他會天然地學會了馬偈陀語；馬偈陀語通行各界，地獄界，動物界，魔界，人界，佛界；世上共十八種語，每語皆變幻，唯馬偈陀語永世不變，恆久統一。比較合乎常識的語言起源論，則有婆羅門教的說法，語言是根據神的鋸狀關節造成的。結果分析出了語根部分。在耶輸迦的作品裏，我們看到另一個文法學家烏巴曼耶伐 (Aupamaṇyava) 的反對語言起於摹聲之說，耶輸迦介紹了：「烏巴曼耶伐相信聲音的摹仿並無其事。他把 kaka (烏鴉) 衍自 apakālayitavya (必須驅逐的一只鳥) tittiri (鸚鵡) 衍自 tar (跳躍) 或 tilamātraktira (有斑點的)」(轉錄 Max-Müller, The Science of Language)

四 回教世界與猶太教世界

回教世界沒有什麼語言學的研究，有之，只是梵語作品的翻譯而已，最有名的計阿爾發柴里 (Alfazari) 譯印度的天文學為阿拉伯語；曼加 (Manka) 譯印度的毒物學為波斯語；牟撒 (Musa) 譯印度的代數學為阿拉伯語；阿爾倍路尼 (Alberuni) 至印度習梵語，作百餘種有關印度的書籍；撒來 (Salek) 譯教育學為阿拉伯語；加尼 (Khani) 譯哲學；馬羅克 (Maluk) 譯拉馬耶那等為波斯語；達拉 (Dara) 譯

哲學集爲波斯語等等。

希伯來民族很早就有文法學的著作，哈越支 (Abu Zacariya Hayrudj) 是一個，他被以斯拉 (Ibn Ezra) 稱爲最古的文法學家；十一世紀中葉，一部完備的希伯來文法及聖經字典由屈那 (Abul Walid Merwan Ibn Djanah) 作成。

五 中國

我國語言學的發展史有一段很長的記錄，這裏只預備描述一個概況，因爲已有詳細的專著在坊間出版，讀者可以逕自購閱。

在過去，我國沒有「語言學」這一名目，但不是說不曾研究過語言，有的用「小學」一名。小學在隋以前是蒙書的代名詞，漢書藝文志上說：「古者八歲入小學，故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書。」如果不是指蒙書，至多是文字學，範圍極狹。隋以後，小學範圍擴大，已與「語言學」一詞的概念符合：如隋書經籍志把小學歸於經部，包括體勢，字書，音韻，石經；宋王應麟 玉海把小學（亦入經部）分成訓詁之學，字書之學，偏旁之學，音韻之學四類；到清代，照四庫分類，列小學於經部，所包括的非常系統化。

爾雅以下……訓詁類

說文以下……字書類

廣韻以下……韻書類

同時，把書法等類的書另入雜藝，而蒙書等類的書入故事，體例分明，照這分類就來申述一些。

訓詁學研究語言文字的意義，可分三種：（一）解釋古代的語義；（二）方言的研究；（三）正名辨物。

訓詁學發生很早，約在東周的時候，近人何仲英先生這樣說：「爲什麼在東周呢？一則，當時去古雖遠，古人的微言大義，猶可想像得到；若不記載，恐將湮沒。一則，當時政權旁落，諸侯各國，各操土音，與王都的音不合；要想彼此了解，自然要說明了。所以訓詁學因之而興。」（見所著文字學綱要）這對於訓詁學的發生，自有其理，特錄下備閱。

我國最古的訓詁學書自然要算爾雅，屬第一種，解釋古代的語義，如「年」一義，爾雅說：「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載。」與這同種的有小爾雅，廣雅（張揖），爾雅翼（羅願），俚雅（陸佃）等；註釋爾

雅的有爾雅正義（邵晉涵），爾雅義疏（郝懿行）等。

第二種的訓詁學，即方言的研究，以揚雄的方言最早，如說：「黨，曉，哲——知也；楚，謂之黨，或曰曉；宋，齊之間謂之哲。」繼方言之後，有杭世駿續方言，程際盛續方言補等；註釋方言的有戴震方言疏證等。近代研究方言之風甚盛，所用的方法亦新，此地不錄。

第三種的訓詁學，即正名辨物，以劉熙的釋名最著，如云：「人，仁也；山，產也；地，底也。」本種作品較少，有名的爲畢沅的續釋名及釋名疏證。

此外有作考經用的訓詁學，如阮元經籍纂詁，因脫離語言學本位，不摘錄了。

文字學——即四庫的字書類——爲我國語言學的正宗，名作如林，巨著似海，由此可知，我們對於文字的研究多麼熱烈。我們向稱「文字之邦」，視文字爲瓊寶，研究得精湛透澈，十分可佩；但這裏也有個缺點，就是忽略了語言，用新的眼光看來，語言比文字更有研究的價值。

我國文字學的歷史，粗枝大略地分來，經過下列五個時期：

（一）蒙書時期 即舊小學的時期，據漢書藝文志：「凡小學十家，四十五篇。」這四十五篇中，除史

游的急就篇外，餘皆失傳，只存其名，像什麼史籀篇、蒼頡篇、爰歷篇、博學篇、訓倉篇、滂喜篇、凡將篇……這些書供蒙童習讀，用韻文寫成，缺少科學精神。

(二) 許慎時期 許慎奠定了中國文字學的基礎：一面糾正隸書之誤，恢復古文之本（至少部分地）；一面定六書之例，脫蒙書窠臼而進入真正的文字的研究。許慎生於光武末年，歷明章、安和諸帝，卒於順帝末年，以公元算來，生公元五〇年，卒公元一三〇年。許慎的生平，後漢書儒林列傳有簡略的介紹：「許慎字叔重，汝南召陵人也。性淳篤，少篤學經籍，馬融常推敬之。時人爲之語曰：五經無雙許叔重。爲郡功曹，舉孝廉，再遷除涿長，卒於家。初慎以五經傳說，臧否不同，於是誤爲五經異義，又作說文解字十四篇，皆傳於世。」他的說文解字名聞學林，內容不需要再贅的了。

(三) 遵許時期 在漢、魏、六朝、隋、唐之時。許慎的作品十分完美，轟動一時，研究文字學的都圭臬是奉，而編纂字典，如呂忱字林（亡）、顧野王玉篇，或註疏經籍，如鄭玄、陸德明等輩，都以許書爲標準，即使幼童也須一讀許書（唐制），可見名聲之大。

(四) 反許時代 大凡名聲過大，就容易遭到物忌，許書是一例。第一個創反許的是唐末李陽冰，竟根據隸書來解釋文字系統了，臆說謬論充斥，五代徐鉉（鉉弟）著說文繫傳闕祛妄篇來駁他，據正統的

人說，王安石的字說，戴侗的六書考，周伯琦的說文文字原，趙宦光的說文長箋等，都是反許之作。

(五) 漢學時期 宋、明二代立理學，對於經籍文字不求考據，故六書之學也不發達；顧炎武之後，許學重趨活躍；到清代，許學隨漢學而蔚爲大觀了。清代的許學家有四巨子：段玉裁作說文註，桂馥作說文義證，王筠作說文釋例與說文句讀，朱駿聲作說文通訓定聲。清代的其他許學著作：

校訂說文版本的……如鈕樹王說文校錄。

訂補段註的……如徐承慶說文段註匡謬。

考證說文引經的……如吳玉搢說文引經考。

雜論的……如胡秉虔說文管見。

考訂許書逸字的……如鄭珍說文逸字。

音韻學同近代的語音學相仿，而四庫把牠列入韻書類。在三部之中，音韻學興起較遲，原因是什麼？方東樹在他的說文雙聲疊韻序裏給了一個適當的回答：「古小學之事，形聲義三者兼併，而聲爲易。人之生也，有先得於聲而後始辨其形與義者，亦有同得於聲義而竟莫識其形者，故曰，聲爲易也。故兩漢以上，無專

求音之書；蓋其時去古未遠，文字亦少，皆有以得其正聲本音；大抵假借譬况，第曰讀若，而已明矣。世降而音殊，所以讀是音者，有案之心與目而了然，接諸口與耳而茫然者；則所以求是音也，不能不爲書以專著其事矣。」我國音韻學種類繁雜，大別之可分爲下列四種，每種附以簡單史跡。

(一) 今音研究 音韻學上所謂「今音」指魏晉唐宋四朝的音讀，而研究的作品就是通常所說的「韻書」。我國最偉大的韻書首推宋代的廣韻，但魏李登的聲類爲其嚆矢，亦爲最古的音韻學專書。聲類與廣韻之間的韻書數目很多，可惜大半湮沒了，有名目可考的計：呂靜韻集，段宏韻集，李概音譜，周研聲韻，杜臺卿韻略等屬隋前；隋時有潘徽韻纂（三十卷），陸法言切韻；唐時有孫緬唐韻（五卷）。韻書中的二大特色，反切與四聲，其歷史如下：反切創自魏孫叔然，著爾雅音義時用之（有云漢末應劭亦用此法）；四聲起自齊沈約，代表作爲四聲譜，但淵源則更遠，如晉有張諒撰四聲韻林，而與約同時的有周顒四聲切韻，夏侯詠四聲韻略，王斌四聲論等，因爲沈約善詩，把四聲普遍應用，名就噪。

(二) 古音研究 第一個研究古音（魏以前之音）的是宋吳棫（才老）作韻補，分古音爲九韻，繼之而起的有鄭庠，曾刊古音辯，今已佚。明代的古音學家有楊慎作轉注古音略與古音略例諸書，陳第作毛詩古音考與屈宋古音義。上述諸家，或小疵疊出，或語焉不詳，到顧炎武出，古音學才放異彩；音論，詩本

音，易音，唐韻正，古音表五書爲顧氏的畢生貢獻。以後，如江永古韻標準，戴震聲類表，孔廣森詩聲類，嚴可均說文聲類……都是古音學著作中的佼佼者。

(三)國音研究 國音卽北音系統，爲元明以還的音讀，與韻書相仿，常見的有元黃公紹古今韻會，周德清中原音韻，明樂韻鳳，洪武正韻，蘭廷秀韻略易通，清樊騰鳳，五方元音等。在近代，這方面的研究也有不少。

(四)等韻研究 所謂「等韻」指研究音的組織而言，性質如通論。唐守溫三十六字母是個大發明；這之前，有切字要法，謝靈運十四音訓敍。等韻學始於宋，有七音略與韻鏡，楊中修切韻指掌圖；往後，研究者更絡繹於途，如劉鑑切韻指南，潘耒類音，江永四聲切韻表與音學辨微等，而李汝珍的音鑑尤見特出。

第二節 中代

這裏的「中代」不僅包括了通常所稱的中古時代，且指一直到十七世紀爲止的時代。本時代的語言學範圍擴展了，但方法未能科學化，觀念也陳舊不堪。像與整個文化史一樣，這時期在語言學史上是個黑暗時期，同時又是個可貴的萌芽時期。本時代的語言學上的進展有如下的概況。

基督教在歐洲歷史上有着很大的作用，除了使「番人」生起宗教信仰外，更領導他們過着一般文
化生活，創造民族語言便是其中一端。我們能夠這樣說，要是沒有基督教，歐洲人民不用說不能「與主更
加接近」，恐怕到今天也不會有 a, b, c, d 了吧。基督教所引起的語言學的研究有二：

一、介紹各種民族語言。爲了傳教的需要，教士要認識外國語言，再搜集起來，便成了標本式的語言學
書了，這個有趣的文獻便是禱書 (Lord's Prayer)。禱書告訴我們，每逢一次新的發刊，增多民族語言的
認識，如皮別良德 (Theodoro Bibliandro) 一五四八年輯時 (De Ratione communi omnium
Linguarum et Literarum Commentarius, Tiguri) 只集了十四種語言，到一五九一年洛卻
(Roccha) 輯時 (Bibliotheca Apostolica Vaticana, Romæ) 便有二十六種，翌年梅琪賽路司
(Megiserus) 輯 (Specimen XL Linguarum et Dialectorum ab Hieronymo Megisero &
diversis auctoribus collectarum quibus Oratio Dominica est expressa, Francofurti) 增至
四十種，再一年原作者輯 (Oratio L diversis linguis, Francofurti) 卽有五十種。這種標本式的研
究在下一代還很風行。

二、研究各種民族語言。基督教既創造了民族語言，除介紹外，也要去研究。這現象極好，足以打破「希臘·羅馬」文化與「番人」文化間不合理的障礙線，使語言研究一視同仁。這方面最有名的人物是烏斐拉斯（Dittias），他的努力在哥德語上；斯諾里（Snorri）記載了古北歐語的狀貌；但丁神曲的作者，注意到意語，且作一篇俗語論（De Vulgari Eloquentia）抒述已見，其中有節最有名，「我們所稱的俗語，是從嬰兒開始能辨別語言以後在伴侶中學得的；或者，簡單地說，不依照任何規則而從奶媽那裏學來的。由這種俗語，又產生了給羅馬人稱爲 Grammatica（文言）的第二語言。希臘人及其他人民也有這種第二語言，但並不是一切人民都有的。然而，要是不化費時間和學習去受訓導，誰也不能通曉牠的；所以，慣用牠的人非常少。因此，這兩種語言之中，俗語更可貴。爲什麼呢？因爲這是爲人類所用的最早的東西，爲一般人民所用的東西；Grammatica 乃是人爲的種類，不及俗語對於我們那樣自然。」文藝復興時期，歐洲產生了民族文化，民族語言的研究更發達，尤其是在開化較早的英法二國。

英法二國在中代所欲研究的語言問題是文法，這個研究在英法二國雖有些著作出來，對於語言學的科學化並無一些輔助，有時反變成一種累——當然，牠於國語的建立有功業。

在文藝復興的時候，拉丁語又趨活躍，希臘語也跟着重受到人們的注意，這兩個古典語言在初等學校裏也要修習，至今英國叫「小學」爲 Grammar school（文法學校），丹麥爲 Latinskole（拉丁學校），一似我們把文字學當作啓蒙讀物名爲「小學」一樣。由此，中代的文法研究有兩個特色：

一、古典文法的模倣。因爲古典語言的得勢，編訂本國語言的文法也要模倣牠們，其實本國語言沒有這種文法範疇，結果，如英，法，丹，意各語的名詞，語尾上沒有格的變化，免強要做古典語的文法加上格的區別，這缺點在初立文法時原來難免，我們的馬氏文通不是模倣英語文法的嗎？這能夠算科學化的嗎？

二、文法卽語言教育。在那時候，一個受過教育的人，說希臘語要說得像柏拉圖，說拉丁語要說得像西賽羅，而說本國語言也要說得溫文典雅，簡直要脫口成詩，或一開口就是一截三段論法。爲這語言教育，法，班等大陸國家設立學院，編纂字典，只集文人學士的用語，其他俚語方言一律排除，否則語言將失「純粹性」。文法研究也照這個路線。文法的規則依據使用（Usage），怎麼樣的「使用」，「優美的使用」（Bel usage），上流社會裏的，客廳裏的，宮廷裏的話才是立規則的式楷。文法的定義變成了 *Ars bene dicendi et bene scribendi*（說話說得好及作文作得好的藝術），或像斯卡里謝（*Scaliger*）說的「樣」，*Grammatici unus finis est recte loqui*（文法的唯一目的是說話正確）。法國出了不少

學者努力於文法的教育化上，斯加里謝（Port-Royal）是哲學文法的作者霜梭（Sanchee）也是英國沒有什麼學院，這種惡傾向比較少見，那時的文法學家有李里（W. Lily, 1527）史密斯（Thomas Smith, 1588）倍洛（J. Bellot, 1580）布洛卡（Bullokar, 1586）史托窩（Stock-wood, 1590）琪麥（A. Gill, 1621）休衛司（J. Hewes, 1624）梅松（G. Mason, 1622）勃德勒（C. Butler, 1634）丹恩（Daines, 1640）以及約翰生（Samuel Johnson, 1640）。把文法學與論理學或教育學混作一塊，原沒有可疵的地方，只是距科學太遠了，不值識者一駁，希望我國今日的文法學家注意這點。

基督教興起，泛人類的觀念消滅了偏見，比較語言學逐漸擡頭。因為基督教源於希伯來，所以與希伯來語同系統的許多閃語被人注意，如一五三九年安勃羅西奧（T. Ambrosio）的 *Introductio in Chaldaicam Linguam, Siriticum, atque Armenicam, et decem alias Linguas, Papiæ* 便着重在閃語的研究。那標本式的研究（假使也算牠做比較研究）除禱書的輯印外，尚可加入瑞士人蓋

① 錄自 Jespersen, *The Language*.

司奈 (Gesner) 的 *Mithridates* (1555) 在十六世紀出版的可足道的比較語言學著作，可舉倍利翁 (Perion) 的 *Dialogorum de Linguae Gallicae Origine ejusque cum Graeca Cognatione*, Parisii, 1544 亨利·埃斯金 (Henri Estienne) 的論法語與希臘語之相似性 (1566) 十七世紀有好幾部，如季夏爾 (Guichard) 的語源之和諧 (1608) 斯加里謝的歐洲語言分佈論 (1610) 杜萊 (C. Duret) 的此世界內語言史之寶庫 (1619) 梅那石 (Ménage) 的字源 (1650)。

這是比較語言學開山的時期，系統的歸類當然難免錯誤。皮別良德把威爾斯語歸於希臘語，說是希臘語傳到馬賽經法蘭西入威爾斯；波斯人是閃姆的後裔，所以他們的語言應屬閃語；塞爾維亞語與喬其亞語被他當作希臘方言；至於亞美尼亞語，據他說，與卻爾地亞語 (Chaldee) 無別，而土耳其語亦屬亞美尼亞語，因為他根據保司爾 (Postel) 說亞美尼亞地方有土耳其語。又如倍利翁採用聖經的故事，說世界上有七十二種語言從巴別塔 (見創世紀第十一章) 分出來，獨有法語不在內，所以法語應該隸屬希臘語 (在他，法語衍自高盧語，高盧語則與希臘語一樣) 並引凱撒的話 (De Bello Gallico, vi.14) 說祭師長 (Druids) 用希臘語，由此衍成近代法語。亨利·埃斯金推翻法語衍自希臘語的說法，但說法語所以與意語近似，因為法語借進了許多意大利語詞的緣故。福梭 (Claude Fauchet) 法蘭西語言與詩歌

的起源的作者，首述法語衍自拉丁語，但說法語是高盧語與拉丁語的混合作。季夏爾分語言爲四族，第一族有希伯來語，敘利亞語，卻爾地亞語，第二族有希臘語，第三族有拉丁語，意語，法語，班語，第四族則有德語，佛萊芒語，英語，都很正確，只是把希臘語衍自希伯來語錯了。斯加里謝的地理化的比較語言學錯誤很多，他把歐洲的語言分成十一種，四種是主要的，他以「上帝」一詞的讀法名之爲deus語，theos語，gott語，dos語，亦卽說，拉丁語，希臘語，日耳曼語，斯拉夫語，阿爾巴尼亞語（在他稱Epriotic語）給包括進去，愛爾蘭語算是獨立的一支，但威爾斯語又是獨立的一支，他更歸了巴斯克語（在他稱Cantabrian語），韃靼語，匈牙利語，芬語，後四語非印歐語，他尋不出可以比較的痕跡，竟說這十一種語言沒有任何關係了。杜萊的錯誤一似前人。梅那石沒有正確的方法，錯誤特多。在上述諸人外，我們還能夠加入二個：伏爾甘牛斯（Bonaventura Vulcanius），他在一五九七年比較了四種語言，共二十二語詞，把日耳曼語與波斯語比較過，實際上，這二語言雖同屬印歐語，却沒有直接的連繫，這種奇怪的比較，像波斯語 Bad 與英語 bad，波斯語 xuda 與德語 Gott，自然只有帶來錯誤；第二個是立陶宛人 米卻隆（Michalon），他在一六一五年說立陶宛語與拉丁語一系，實則也沒有直接的連繫，對於作爲直接的連繫的斯拉夫語，他反而取了反對的態度。

因爲這時代的語言學隨基督教而發生，各種對於希伯來語的附會謬說紛紛出現，最普通的是把希伯來語當作一切語言之源，這種神話化的語言起源學在那時候產生原不足奇，介紹於下，以博一燦。

創始記第二章中有言：上帝造成萬物後，用泥土造人，賦以生命，名之曰亞當；亞當住在樂園裏，上帝先同他說不可食智慧之果，再教他說話。上帝所用的語言教育法是直接法：「耶和華上帝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樣走獸和空中各樣飛鳥，都帶到那人面前看他叫甚麼；那人怎樣叫各樣的活物，就那是他的名字。那人便給一切牲畜，和空中飛鳥，野地走獸都起了名」（創世紀）。亞當說那一種語言大概是希伯來語，因爲舊約用希伯來語寫成的。

聖傑羅米 (St. Jerome)，這位有名的聖經譯者，在一封給達馬蘇斯 (Damascus) 的信裏說：「一切文獻證明了寫成舊約的希伯來語是人類的最早語言。」(Initium oris et communis eloquii, et hoc omne quod loquimur, Hebraeam esse linguam qua vetus Testamentum scriptum est, universa antiquitas tradidit) ①亞烈耿 (Origen) 有了同樣的意見，他說：「原由亞當傳下的希伯來語，依舊留在上帝選定的一部分地方，並非像其他地方那樣由天使管轄的。」(Mansit lingua

per Adam primitus data, ut putamus, Hebraea, in ea parte hominum, quae non pars alienjus angeli, sed quae Dei portio permansit) ① 這都是太遠的記錄，不料在十六七世紀時還有人相信。

季夏爾是最有名的一個。在那時候提倡希伯來語是歐洲語言之源的人，在比較中，常把希伯來語任意刪落幾個音或添加幾個音，有的竟把希伯來字母的數值來遊戲，然都不及季夏爾那樣「聰明」他說：希伯來語是從右寫到左的，把牠倒讀，就得到希臘語，所以希臘語必須是希伯來語變化出來的。托馬辛 (Thomasin) 也是這個學說的擁護者。

出於自大的觀念，有好些學者把本國語言捧作天堂裏上帝，亞當，或夏娃所用的語言，這是宗教狂了。哥洛庇護世·倍加那斯 (Gropius Becanus, 1518-1572) 相信荷蘭語是天堂語，因為他自己是荷蘭人；他的立場如此有趣，竟被人立了一個「哥洛庇護士主義」來取笑與他同病的人。安德烈·剛柏 (André Kempe) 不贊成哥氏的說法，主張在天堂裏上帝向亞當說瑞典語，亞當則以丹麥語回答，那可惡的蛇向夏娃說話時用法語——剛柏看他的名字想必是法人，為什麼這樣敵視法語？據卻廷 (Charadin) 的記載，

① 俱錄自 M. x-Müller, The Science of Language.

東方的基督教徒有新的「見解」，亞當與夏娃用波斯語（這教徒一定是波斯人了），大天使用土耳其語，蛇用阿拉伯語（多兇的敵視）。丹麥文法學家西夫（Peder Syv, 1631-1702）在所著論丹麥語更巧妙地用了「哥洛庇護主義」，他先證明丹語與希伯來語的相似性，如丹語 Barin（或丹麥方言 裴德蘭語 ban）相等希伯來語 ben「兒子」，希伯來語古丹語亦古，言下好像丹語有資格升為天堂語。天堂語的迷信到十九世紀還有人相信，愛羅（J. B. Erro）在所著原始世界（El Mundo primitivo, 1814）裏宣稱，巴斯克語是亞當說的語言，這是一個道地的「哥洛庇護主義」了。

本時代較有客觀性的語言學工作，有布斯倍克（Burbeck）一五八九年刊印關於殘留於克里米亞的哥德語的研究，十四世紀初葉皮別爾華斯（Gautier de Eibelsworth）第一個作了關於英法二近代語言的文法研究，柯爾德莫（Cordemoy）於一六六八年刊語言之物理論可說第一次作了語音學的嘗試，窩當（Oudin）父子的研究法意班三語態度冷靜值得給以稱揚。

第三節 近代

我們把十八世紀稱爲「近代」，這概念在語言學史上是正確的，因爲當時的學者的確做了一番真正的探討研究，頭腦冷靜，功夫深沉，與十六十七世紀時大大異趣，無怪彼德生要說，「在十八世紀我們遇見了一個新的精神。」^①在十八世紀，語言學的方法論還沒有達到科學化的地步，因此語言學的真歷史起於十九世紀而非十八世紀，這一點不得不聲明一聲。

十八世紀研究語言學的人不是專家而是一批所謂墨客 (Dilettante)——這是造成不正確的方論的主因——有哲學家，旅學家，傳教師，甚至一國之君，熙熙攘攘，也十分熱鬧；他們的成就，歸納起來，可成二大種，一卽語言哲學的研究，一卽語言標本的蒐輯，現把牠們來約略談談。

語言哲學的最早代表應該是英國哲學家洛克 (Locke)，他於一六九〇年出版人類悟性論已談到這個問題。哲學家歡喜談思想，而語言又是思想的表號，語言與思想的關係便成爲語言哲學的主要課題，

①見所著 *Linguistic Science in the 18th Century*.

洛克亦然。在洛克，人類藉語言而與獸類分離，因為語言是抽象思想或一般觀念的符號，獸類都沒有聽他說：「這我可以確定的，就是抽象的能力在動物界是一點沒有的，有一般觀念澈底劃分了人獸界限。這是明顯的，我們在動物那裏尋不到爲普遍觀念而用一般符號的痕跡；由此，我們有理想像，牠們沒有抽象或創造一般觀念的能力，因為牠們未曾使用語詞或任何其他一般符號。」^①代表一般觀念的語詞怎樣起源的？洛克的回答符合了他的先唯物論的哲學思想，他說：「如果我們追溯語詞的起源，我將毫不遲疑地說，在代表感官所不能及的事物的一切語言中，我們會發現牠們的起源在可感覺的觀念上。由此我們便可以推測，充滿在語言始用者心中的是何種觀念，又怎樣繁衍開來；而且，當在事物命名之際，他們無意中對人提示了他們一切智識的本源和原則。」^②這已近語言起源的大問題，但比以往的合理得多了。

繼洛克而起的語言哲學家是恭第耶克 (Condillac)，他是「百科全書派」的一個，於一七四六年刊認識起源論，其第二編即專論語言的問題。像一切語言哲學一樣，恭第耶克給語言的起源許多注意，理論是呼聲說（即因自然的需要而發出聲音，）但又混有身勢說的分子，下面是一段典型的話：「例如，有一個人，需要一樣東西而達不到而感受痛苦，就不能自制地發出叫聲來；他爲要得到牠而作許多努力，如

①② Locke, An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

搖動自己的臂膀或其身體的任何部分……這些人既然獲得了把某種觀念同任意的符號連結起來的習慣，自然的叫聲就給他們造出新的語言的模式。他們發出新的聲音，並重覆多次，伴以某種可以指出他們所需的對象的手勢，他們就習於給事物以名稱。」^①事物的名稱，第一是名詞，尤其是有關他們生活的事物，如「樹」，「葉」，「火」，牠們是可以感覺的，又代表一般觀念（代表分析觀念的名詞後起，故先有「樹」，後有「幹」，「枝」，「葉」等）；第二有形容詞和動詞等詞品。至於語言與思想的關係，他認為是一個東西，文法不過是思想的藝術的一部分——這種理論統治每個語言哲學家，他們因此愛創造人造語。

盧梭（J. J. Rousseau）十八世紀法蘭西的天才，曾探究過語言起源的問題（聞故後發表的論文論語言的起源）。盧梭用了他的民約論裏的哲學體系來解決語言起源的疑竇，他想像原始人爲了社會合作的需要一定會精巧地建造出一個語言。「這顯然是非常困難的」，耶斯柏森下了「一個批評」，「本來沒有語言的原始人如何會感到語言的需要，他們本來沒有交通的工具如何會同意某個聲音代表某個觀念」。盧梭氏觀察這一問題的整個態度實在太疏陋了，在語言學史上很難有真正的重要性。」（見所著

① Condillac, *Essai sur l'origine des connaissances humaines.*

The Language)

我們再要介紹兩個研究語言起源的人，仙備都是英籍，一個叫亞當·史密 (Adam Smith)，一個叫杜加·史蒂華 (Dugald Stewart)。他們的理論有個共通點：「依照他們，人類有一時期過着啞吧的生活，唯一的交通工具只是身勢與面部表情，直至觀念大大地增多不能再以手指表示的時候，他們才覺得要用人造記號了，這個人造記號以自然的承認表示意義。」(Max-Müller, The Science of Language) 這個語言起源時的景象的確難以設想：人類真有個啞吧時期的嗎？所謂「自然的承認」怎樣產生的呢？在這樣的出發點上，他們研究那種詞品先發生而各走一途。亞當·史密，一個經濟學家，在文論語言的起源（附於處女作一七五九年出版的道德情操一書內）說動詞先發生，因為實物可以用手指或摹擬行動則不能；名詞，依據他的意見，先有代表分析觀念的一種，綜合之，再產生代表一般觀念的一種，這與非第耶克適相反。杜加·史蒂華承認先有名詞，後有動詞，因為動詞可用手勢代替，譬如一頭狼來了，原始人不呼叫「牠來了，牠來了」，而叫「狼」。

被語言起源打動的許多語言哲學家中間，我們不得不提出德國人海爾德 (J. G. Herder) 一七七二年因撰語言的起源而得「柏林學院」獎金文章一開頭，即攻擊語言由上帝造成的邪說，他說，如果語

言由上帝造成，一定更合邏輯，更能供給理性的活動。正文可分三部來講。第一部述人的本質：人在體力及本能力上不及動物，但人有強大的注意力，善於同外界事物接觸，能產生反省的思維。第二部，根據這一前提，發表了有名的羣聲說：「人看見一頭羊……羊站在他的面前，依他的感覺判斷，是白的，柔和的，有毛的。人的善感的善反省的靈魂找尋着一個清晰的記號——羊咩了——記號找到了。咩聲，一個最強烈的印象……留在他的靈魂裏，羊又回來了……羊咩了，現在靈魂認識牠了。哈，你是咩的動物，靈魂向自己說：於是咩的聲音……變成羊的名字……我們整個語言不就是這類語詞的集合嗎？」（轉錄自麥克司·總勒 *The Science of Language*）第三部則描寫原始語言的形狀，如富於譬喻力，有情感的成分混在內，同義詞極多等，稍有科學的價值。

德儒萊布尼茲 (Leibniz) 在十八世紀歐洲思想界的地位是十分重要的，他不單寫歷史，擅法學，精微積，攻宗教，習哲學，且在語言學上下了不少工夫。萊布尼茲的語言學分二部，一部分語言哲學，另一部分語言科學，茲先談前一種。萊布尼茲不相信希伯來語是人類語言之源以及各種「哥洛庇護士主義」他在一封給鄧才耳 (Tenzel) 的信裏說：「叫希伯來語為原始語，猶似叫一棵樹的桠枝為原始枝，或像設想某地方的砍下來的樹幹像活樹一樣會生長。這種觀念極易想得，但不符合自然的定律以及宇宙的和

語，即神聖的智慧。」^①可是，不幸得很，萊布尼茲採取了另一面的「希伯來主義」，他相信人類語言從一個語言分佈出來的，這實在是個不容易實證的假設。他又認可洛克的說法，說語詞代表一般觀念：「我敢勇敢地承認，一切語詞原都是一般稱謂，因為決不會發生，清楚地而不帶思考地，人發明一個名字去指這一或那一個體。我們可以說，個體事物的名字是種的名字。」^②萊布尼茲在語言哲學上的另一工作是人造語的企圖，他在逝世前二年（即一七一四年）寫信給蒙摩（Remond de Montmort），預備創造一種「普通語」（Spœieuse générale），惜天不假以年，未立任何方案。

許多人說萊布尼茲是人造語之父，實際上應屬英人威爾金主教（Bishop Wilkins），威主教在梵語的研究上也有很多功績，在這個語言哲學上更享盛名。他早於一六六八年在「皇家學會」提出一篇論文，題為論真正文字及哲學語——萊布尼茲引用過裏面的話，權威史家都這麼說。威爾金的哲學語的構造大概如下：符號一部分，計二千六百個，做音樂符號，有些表示文法的衍化（如作名詞用，動詞用，）以移動符頭的空間表示，另些表示文法的添接（如性，格，數等，）聲音一部分，依照哲學的範疇，分世界上一切可以實證的或可以想像的存在物為六類（即超越觀念，實體，重量，性質，動作，關係，）內涵四十目，無

①② 俱錄自 Max-Müller, The Science of Language.

數差異及綱目，每個給以一定聲音，變化增長，足夠表現任何思想。作爲一個試驗，威爾金用他的「哲學語」譯了伊尼埃德（Æneid）的起首一百五十行詩。

威爾金之後的十八世紀，人造語的企圖出現很多，如貝海（J. J. Becher），達格拉諾（Dalgrano），安德烈·穆勒（Andreas Müller），較具體的則有一七九六年薛伽爾（Sicard）所立的一種，全用標記，可把任何國語標記化；伏爾開（O. H. Wolke）於一七九七年立了一種，全用數字，彷彿漢字的電報號碼。到十九世紀，這類人造語的運動更興盛，如前半葉伽倍倫茲（Gabelenz），配茨（Paic），巴赫梅耶（Bachmaier）的方案，一八五二年許萊友（Schleyer）的 Volapük 有了實現，一八八七年柴門霍夫的 Esperanto 出，人造語到了最高峯，此後更有許多，最近則有耶斯柏森所創的 Novial，我們把這期間的人造語開列於後，以後也不再述，又下表錄自化魯先生「論文」（在國際語運動一集叢內），不敢掠美，特誌。

1888 S. Bernhard: *Lingua Franca Nova*

1888 A. Landa: *Kosmos*

1888 M. Henderson: *Langua*

- 1889 P. Hořnix: Anglo-Franca
 1889 T. Stempli: Myrana
 1890 A. Liptay: Langue Catholique
 1890 J. Lott: Mundlingue
 1893 F. Mill: Antivolapik
 1893 E. Heintzeler: Universale
 1894 T. Starnfi: Communia
 1894 J. Brakmann: Mundolince
 1895 E. Beermann: Noviatin
 1897 J. Puchner: Nove-Roman
 1900 F. Kürschner: Lingua Komun
 1901 M. Henderson: Latinese
 1901 E. Isly: Linguanum Italianum

- 1902 K. Fröhlich: Reform-Latin
1902 E. Molee: Tutonian
1903 Peano: Latino Sine Flexione
1903 Molenaar: Universal (Pan-Roman)
1904 Humler: Mundlingua
1905 Zakazewski: Lingva International
1906 Trisehen: Ekselesiora
1907 Trisehen: Ulla
1907 Beaufront: Ido
1907 Spitzer: Pala
1907 de la Grasserie: Apolema
1907 Thautst: Langue Simplifié
1907 Houghton: Master Language

1907 Darde: Logo

1910 F. de Saussure: Antido

1919 F. de Saussure: Esperantido

末一個要給我們提起的語言哲學家是德人 邢尼希 (D. Jenisch) 一個柏林牧師，語言美學或表現學的先驅。我們在前一節說過，語言學常被認為必須研究「優美的使用」，在法國特別得人崇拜，常想使語言回到「偉大的世紀」(Grand siècle) 到十八世紀發展得可怕，如一七九四年格來高勒 (Grégoire) 做了一篇論文，題為論消滅方言及普及法語使用的必要性與方法；邢尼希不落舊窠，所論一，但另闢蹊徑。一七九四年他中了「柏林學院」獎金文，在出版時的題目叫古今歐洲四十種語言哲學而批判的比較及優劣。該文的「序言」最見特色：「在語言中，一人的整個教養與德操都可顯示出來。文如其人，東方人說得一點不錯。希臘人在思想上是細緻的而在情感上又是精湛的，羅馬人不善玄想而傾向於嚴肅及實際，法國人通俗而長交際，英國人深厚，德國人哲學化，這幾個民族的語言也如此。」^①然後，他提出理想語言的四個條件：一豐富，二有力，三清楚，四悅耳。他是沒有偏見的人，不像以後有不少西方學者說東方語言

① 轉錄 Jespersen, The Language.

最低等（中國語當然被評爲低等裏的低等）他說德語最不合理想，如語詞次序的不自然，冠詞紛亂，缺乏前置詞，輔助動詞多而分離，他反而歡喜鄰國的法語。他在以歌德等人爲首的國民運動的狂飈時期，是一個獨特的人才，與提倡德語爲世界最優語言的海爾德彷彿如水與火。

語言標本的蒐輯在十八世紀也是一個特色，這工作無疑地開始於萊布尼茲。

萊布尼茲既推翻了希伯來語爲人類語言之源的懸測，便從事一種新的研究，方法須首先確定，且一看他所用的方法：「語言的研究，不能用其他的原則，除了正確的科學的原則。爲什麼不從已知的開始而反從未知的開始？這是絕對合理的，我們必定要從在我們能力之內的現代語言的研究開始，彼此比較，發現牠們的差異性及相同性，然後進到前代研究過的語言，介紹牠們的親屬關係及起源，再一步一步追溯最古的語言，由此我們有了可以相信的結論。」○這樣，像科學家所常用的，他儘可能地搜集一切現存語言做成標本而研究。爲這目的，他請求他所認識的人幫助，有傳教師、旅行家、大使、親王、皇帝等。駐中國的耶穌會教士曾替他工作；旅行家魏德孫（Wisson）給他霍屯督語的禱書，這份禮物相當可貴，使萊氏感謝

○ 錄自 Max-Müller, The Science of Language.

不止，魏氏後又有信給萊氏報告蒙古語與韃靼語的相似性；俄皇彼得大帝及副首相夏菲洛夫（Scharf）都接到他的請求賜給材料的信。一七一〇年他寫成 *Miscellanea Berolinensia* 而爲「柏林學院」的第一篇論文。在黑暗裏摸索，連作爲比較語言學最基本的一步的語族分類，也犯了錯誤，如把芬語與韃靼語混入印歐語族便是一個證據；但他的精神總值得敬佩，何況他也有些優秀的見解，如說語言自東入西，分別印歐語（在他稱耶弗特語）與閃語等。

彼得大帝沒有語言學的興趣，但整個十八世紀，俄國並未中止這個語言標本的工作，如司德拉倫堡（Strahlenberg）的歐亞洲之東北（1730），梅塞舒密特（Messerschmidt）的西伯里亞旅行記（1729-31），巴赫梅司德（Bachmeister）的 *Idea et desideria de colligendis linguarum specimenibus*（1773），裘爾登許岱德（Guldenstädt）的高加索旅行記，英教士杜馬來司克（Dumaresq）的東方諸語之比較語彙（未見流傳），都在俄國研究出來，悉論各種冷落語言的狀況。到迦德鄰女皇，工作得了高潮。迦德鄰女皇初登極，不思掠奪，在語言學上生了莫大的興趣，想繼續萊布尼茲未竟之志，甚至閉門近年來做這部「比較字典」。這裏是一封她給齊茂曼（Zimmermann）的信，日期是一七八五年五月九日，或有史的趣味：「你的信把我從孤寂裏救出來，我已把自己關了快九個月，不思一動。你將猜不出我在

做些什麼。我來告訴你吧，因這事不是平淡無奇的。我正在做一張表，立了二三百個基本俄語，再把牠們譯成我能找到的許多大小語言。每天我選了二三個語詞，代入我搜集到的語言裏。這個工作使我知道凱爾特語怎樣像阿司斜基亞語 (Ostjakica)；一個語言意爲天，另一個意爲雲、霧、上帝一詞在某些方言裏意爲善，至高的，在別些則意爲日或火。（這裏改用法語，再夾一行德語）我對於我的癖好已厭倦，當我讀了你的論孤寂的書之後。（再用法語）但因為我捨不得把這堆東西丟進火裏——因為我的房間只六呎長，已很暖了——我請巴拉司教授 (Prof. Pallas) 來看我，在誠意懺悔我的過失後，我們同意發表這些搜集，或可使那些對別種玩意兒厭倦的人消遣消遣。我們現在只等着東部西伯利亞更多的方言。日後世界對這工作能否看出一些價值，全靠他們的心地，與我毫無關係。」○如此，俄國駐外大使忙了，德國學者尼古萊 (Nicolai) 給她文法書與字典的目錄，美總統華盛頓也親送印第安的語言給她。一七八六年至一七八七年，這部「帝國字典」出版了，定名 *Glossarium comparativum Linguarum totius Orbis*，由巴拉司主編；一七九〇年至一七九一年再版發行，由米里夫 (Miriévo) 主編。這一字典含二百八十五個語詞，在初版時，分配給二百語言（歐洲語言五十一，亞洲語言一百四十九）在再版時，依字母

○ 錄自 Max-Müller, The Science of Language.

排列，分配給二百七十九語言（亞洲一七一，歐洲五五，非洲三〇，美洲二三，）一說分配給二百八十語言（亞洲一八五，歐洲五二，非洲二八，美洲一五。）

海爾伐司 (Lorenzo Hervás y Panduro) 的語言標本的蒐輯也很有名，雖在一八〇〇年出版，精神上仍屬十八世紀，藉此一併介紹了。他是西班牙人，耶穌會教士，生活於一七三五年及一八〇九年，從美洲傳教回到羅馬後，藉各處教士的幫助，輯成一部以班語著成的六大卷的語言錄 (Catalogo de las lenguas de las naciones conocidas)。這部書集三百語言，內容很豐富，且注重文法的比較，材料也可靠。海爾伐司自己通四十國語。同時又否定了一切語言出希伯來語的論調。海爾伐司的貢獻有下面幾點：(一) 依據文法，確實歸併各閃語；(二) 第一個認識中國語與其他印支語的親屬性；(三) 發現句語，拉布尼亞語 (Lapponian)，芬語間的親屬性；(四) 說明巴斯克語不是凱爾特方言，而是居於西班牙的一種古代民族的獨立語言；(五) 首先建立馬來·玻璃尼西亞語族——遙遠如這個語族，海爾伐司居然有這見解，像紀念功績似地，且錄一段原文：De esta península de Malaca han salido enjambres de pobladores de las islas del mar Indiano y Pacifico, en las que, aunque parece haber otra nacion, que es de negros, la malaya es generalmente la mas dominante y

extendida. La lengua malaya se habla en dicha península, continente del Asia, en las islas Maldivas, en la de Madagascar (perteneciente al Africa), en las de Sonda, en las Molucas, en las Filipinas, en las del archipiélago de San Lazars, y en muchas de las del mar del Sur desde dicho archipiélago hasta islas, que por su poca distancia de América se creían pobladas por americanos. La Isla de Madagascar se pone á 60 grados de longitud, y á los 268 se pone la isla de Pasgan 6 de Davis, en la que se habla otro dialecto malayo; por lo que la extension de los dialectos malayos es de 208 grados de longitud. ① 海爾伐司亦把希臘語與梵語比較,如希 Theos 與梵 Deva (神)及動詞「是」但他從他的教友巴德洛梅奧(P. de S. Bartholomeo)那裏得到太少的梵語材料,竟使他不能走進真正比較語言學的門限,仍徘徊在標本式的研究上。

標本式的末部著作是阿德隆(Adelung)的四卷的 Mithridates oder allgemeine Sprachen Kunde。這部書的材料,一半依據海爾伐司,一半依據俄國方面。阿德隆一八〇六年故,第一卷剛出,第二

① 轉錄 Max-Müller, The Science of Language.

卷由伐德 (Vater) 於一八〇九年發行，第三第四卷由伐德與阿德隆之子分頭於一八一六及七年發行。這時期科學的比較語言學已肇基，此書那裏有影響？牠把語言按地理而排列，最近的語言如斯坎的納維亞語也有可笑的錯誤，印歐語族的存在根本沒有想到——却也難說，牠說日耳曼語與波斯語極近似，日耳曼人簡直能直接讀波斯語的作品，實重蹈了伏爾甘的錯誤——沿襲「古典語」的觀念，特別強調希臘語與拉丁語的關係，建立一個希奇古怪的「斯萊西亞·倍拉司其亞·希臘·拉丁語族」(Thracian-Pelagian-Graeco-Latin Family)。

與上述語言標本蒐輯略有不同的工作在本世紀也可見到，可統名之為原始的比較語言學。

第一種是較小語族的研究，如一七〇二年盧杜耳夫 (Job Ludolf) 比較當時可知道的各閃語，一七〇七年呂特 (Lhuys) 討論活着的凱爾特語，伊雷 (Ihre) 比較瑞典語與哥德語於一七六九年發表 Glossarium Suió-Gothicum，家馬蒂 (Gyarmathi) 於一七九九年根據文法證明匈語與芬語的血統。

第二種是猜測的比較語言學。一七七三年法人謝倍朗 (Göbelin) 刊了一部有趣的書，名為原始世

界與現代世界和論相較，其中語言學一部分，盡了猜測之能事，如說波斯語、亞美尼亞語、馬來語、科布德語（Coptic）都是希伯來方言，巴斯克語是凱爾特方言，能在美洲土語裏找到希伯來語、希臘語、英語、法語。英國的蒙波獨伯爵（Lord Monboddo）刊一部六大卷的論語言之起源與進步（再版，一七七四年），才妙語驚四方。蒙伯爵說，人是一對猿的子孫，人的語言則由埃及神祇造成。那時，梵語已有所聞，當他比較梵語與兩個「古典語」若干數詞、名詞、動詞「是」後，彷彿中了雷擊似地動搖起來，但仍堅持成見，強辯道：「我將能清楚地證明希臘語衍自 Sanscrit 語（梵語），這個語言是埃及的古語，由埃及人偕同其他藝術帶入印度，同時偕同移民帶入希臘。」①（一七九二年）稍後，他知道了希臘語非衍自梵語，而是同源的兩個方言，但那個祖語呢？他說了：「這個語言非別的乃是埃及語，由奧西利神（Osiris）帶入印度，至於希臘語，如我已證明的，無疑也是埃及的一個方言。」②（一七九五年）哈爾德（Halded, 1751-1836）是第三個要提起的人。他是「東印度公司」的一個僕人，學問却不錯，於一七七六年根據波斯語譯出一本重要的梵語法律書 Code of Gentoo's Laws，一七七八年又作一本孟加拉語的文法書，在這本書的序言裏，有這樣一節：③「我非常驚奇，發現梵語語詞有許多與波斯語、阿拉伯語，甚至拉丁語、希臘語相同

①②③ 俱轉錄 Max-Müller, The Science of Language.

這些不僅發現於或因藝術及風尚的交流而介紹進去的技術及哲學的用語；且發現於語言的基本架構單音綴語詞，數詞，以及在文化初起時即已認識的事物的稱謂。但哈爾德的猜測還可原諒，他只把梵語與阿拉伯語混淆了，他大概誤把這二語言裏的假借詞當作原有的了。

第三種是梵語的研究。因為梵語用於印度，歐人很遲才知道牠；本世紀，歐人與神祕的印度往來極密，梵語也就給他們知道了，研究也興起了，聞名的「亞洲學會」在一七八四年也成立了，這些事蹟我們留後再講。梵語的研究帶來比較語言學的曙光，重要性極大，但有人否認牠的價值，杜加·史蒂華是一個。他是一個哲學家，又藉蘇格蘭，懷疑性固強，一見梵語扶搖直上，為文駁斥極烈；他根本否認梵語的存在，說梵語是依照希臘語與拉丁語的式樣磨造的，出諸騙子與婆羅門教徒的手，而整個梵語文獻都是一個大大的欺騙。到十九世紀，基於梵語的印歐語學已確立，反對的仍大有其人，我們可舉兩個英人為例：一名約翰·克勞馥 (John Crawfurd)，作論文論雅里安語或印度·日耳曼語；一名海威特·凱教授 (Prof. F. Hewitt Key)，作一篇論文發表於語言學會刊，有了一個極長的題目，梵語為語言科學之基礎，德國學派之工作言過其辭否？他們的理論毋需駁覆，只是叫人注意，一個新的真理出現時反對的勢力常出來阻礙，我國甲骨文初問世時不是有人說牠村人想發財而偽造的？

第四節 現代

我們終於寫到十九世紀了。從無論那一方面來說，十九世紀對於人類是個最重要的世紀：人類的文化，經過長時期的掙扎，到十九世紀才得了解放，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一一興起，假使叫一個希臘思想家復活，一定會不相信竟有這樣長足的進步表現出來。十九世紀的生活也許不允許這樣樂觀，但十九世紀的科學總是可以樂觀的。

這裏單看語言學，在十九世紀所表現出來的進步也是驚人的。

在前述的三個時期裏，語言學不過是個掙扎，有玄學的摸索，直覺的武斷，神話的懸測，雖偶而打通了一條路，也只是小路而已，大路的建成是在十九世紀。誰鋪這條大路？大路鋪成後又怎樣？這就是本節所要討論的事實。

十九世紀的語言學所以能夠得到解放，全靠有了歷史的方法，而歷史的方法必然地誘導出比較語言學（一作比較文法學，或歷史語言學）梅葉說得對：「比較文法學是十九世紀依自然及社會現象的

歷史發展論建成的全體方法研究的一部分。」比較語言學是語言學的解放，那麼，誰創造比較語言學？誰是語言學的解放者？不用說啦，菲力德里希·逢·希萊格爾（Friedrich von Schlegel）。

梵語與歐洲多數語言的相似性已給人發現（見第二編第一節，）但給以確切證實的，給以更新改觀的，是希萊格爾。希氏爲德人，曾至英國，後又至法國，悉心研究梵語，結果刊了不朽作論印度人的語言與智慧（Ueber die Sprache und Weisheit der Indier）時，一八〇八年。阿德隆於這時期刊Mithri-lates，但與希氏的作品一比，彷彿如馬車與汽車，一個陳舊古老，一個嶄新簇異。麥克司·繆勒這樣形容論印度人的語言與智慧：「這部作品像魔術師的杖，牠指出一個可以開出礦物的地方，牠一出現即刻有當時最優秀的學者開了礦道掘出礦苗。」（見所著 The Science of Language）這一寶藏地就是比較語言學。

希萊格爾具有浪漫主義的熱誠，他的研究梵語的目的，本想給歐洲文化組織一個革新，如研究希臘語造成文藝復興的時期，這個初衷却給了語言學一個革新。他發現梵語與希臘語，拉丁語，日耳曼語十分逼近，這不是偶然的巧合或出於假借，實有一種原始的親屬性，也即說，一個歷史的事實。這些語言（現被叫做印歐語）的親屬性，希萊格爾以文法證明了，所以他第一個用「比較文法學」一名字，聽他說：「比

較文法學將給我們關於語言家譜的新智識，一如比較解剖學給博物學光明。」^①

研究比較語言學的人都知道，文法的比較還不足夠說明親屬性，須輔以語音的比較，這一點，希萊格爾也注意到。「以歷史方法證明了連繫的地方，」他說，「我們可以把 *siorno* 衍自 *ties*，而當班語常以 *ti* 代替拉丁語 *ti*，或拉丁語 *ti* 在日耳曼語同一語詞裏變成 *ti* 及 *o*。常變成 *ti* 的時候，這比之其他不明顯的例子更可以作比較研究的基礎。」（轉錄 Jespersen, *The Language*）希氏沒有深入，但當比較語言學之父總無愧了。

在別些語言問題上，希萊格爾也有涉獵；如語言形態的分類上，他分語言爲二，一種是有機的，有文法變化，另一種是無機的，沒有文法變化；又如語言最初的起源上，他採取多源說，有些起自羣聲，有些起自呼聲，而有些起自高等的理性（如梵語。）

人是錯誤的動物，希萊格爾不免患了些錯誤，如有時誤用浮面的類同，誤信日耳曼語與波斯語的直接淵源；然從大體上說，從精神上說，希萊格爾功多於過，英名能永垂千秋。

之後，印歐語比較語言學如雨後春筍，名家輩出，如拉斯克 (*Rask*)、布普 (*Bopp*)、格林 (*Grimm*)、

① 轉錄 Pedersen, *Linguistic Science in The 19th Century*.

波特 (Pott) 希萊赫 (Schleicher) 直至費克 (Frick) 他們都是這塊園地上的主人，他們的工作我們要
在後面專闢一編來討論。在這些主人中間，我們不能忘了一個園丁，就是希萊格爾的兄弟奧格斯德·威
廉·逢·希萊格爾 (August Wilhelm von Schlegel)，一個詩人，以一支生花之筆把印歐語學通俗
化。

費克之後，印歐語學有個變動，時一八七〇年及以後，這是所謂「新文法學家」時期，我們也要放在
後面討論。

印歐語比較研究的道路鋪成後，各種建築都可在牠上面樹立起來；牠又像一種刺激劑，經牠一觸，本
來麻木無人識的研究都活躍起來。具有這種刺激力的研究家是洪堡德 (Wilhelm von Humboldt)。
洪堡德是普羅士的政治家，但精通許多語言，所用的是比較方法，目的却在解決一般語言現象，他是
從分析走到綜合上去的。洪堡德的代表作自然是爪哇島上的加衛語研究 (Ueber die Kawisprache
auf der Insel Java)，一八三六至四〇年出版，時洪氏已卒。這部作品的影響有兩方面。

一、這部作品的本身上說，牠推廣了比較語言學的範圍。這是實情，比較語言學從印歐語推到閃語，恰

語以及其他語族，這些非印歐語的比較語言學在十九世紀中葉「一出現，且構成語言學史上寶貴的一頁，而可以寫在第一行上的是研究這個加衛語的洪堡德。非印歐語的比較語言學我們留到第三編。

二、這部作品的「序言」上說，牠建立了前所未有的一般語言學，在語言學史上也是寶貴的一頁，這一個，同樣地，要留後討論。洪氏作品的「序言」是論人類語言構造的種種形相及對於人類精神發展的影響（*Ueber die Verschiedenheit des menschlichen Sprachbaues und ihren Einfluss auf die geistige Entwicklung des Menschengeschlechts*）。洪氏承認語言是個活動，不是靜的，一成不變的，這是他的名言：「語言不是一個工程，而是一個行動」（*Sie selbst ist kein Werk, 'erwor, sondern eine Tätigkeit, 'erpreve*）。^①語言沒有優劣之別，簡單的有牠的威嚴，而複雜的有牠的明晰；語言是一個民族精神的表現，同時又是人類精神的表現，因此一切語言有些語詞不約而同。他想建立文法的共通原理，反對純粹演繹的研究（這裏可參閱他的論變數的論文）。他分人類的語言形態爲四（這在他一八二二年發表的論文文法形式的起源及對於觀念發展的影響裏已提及）孤立的，屈折的，膠着的，抱合的；但他對於屈折語與膠着語的認識未充分，不免有了誤斷。洪氏曾分析語言變遷的原因，

① 轉錄 Jespersen, *The Language*.

爲受人的精神力的決定，有時也由於生理力（如聽覺不靈）而語言常由情感變成理智化，由複雜變成簡單化。在語言起源上，洪氏取了人造說，人創造語言並非受自然的刺激，全依自己的智力，故有了這一句名句：「人所以是人因爲有語言；人所以能有語言因爲已是人」（Der Mensch ist nur Mensch durch Sprache; um aber die Sprache zu erfinden müsste er schon Mensch sein）^①

麥克司·繆勒把語言學通俗化，誌此紀念。

① 參見 Jasperson, The Language.

第二編 印歐語學史

第一節 雅里安語

一 梵語

關於梵語，我們首先要知道四件事：（一）梵語並非代表整個印度地方的語言，但傳統上却如此代
表着；（二）梵語是古印度語，今已死去；（三）現在活着的各種印度方言，與梵語沒有深切的姻緣，因此，
學者爲便利計常叫新印度語爲高丁語（Gandian）；（四）古印度語，除梵語外，更有土語，要一併討論。

梵語經過兩個時期：（一）吠陀的梵語，起自紀元前一五〇〇年；（二）巴尼尼的梵語，起自紀元前
三〇〇年。如果要好記些，可把第一期叫宗教的梵語，第二期叫文法的梵語。

土語分無文法及文法的兩種。無文法的土語亦名阿婆羅門婆語（Aparahrasas），意即各地的
地方語，主要的包括 Abhiri, Avanti, Gaugari, Bāhlikā, Sauraseni, Māghadi, Odri, Gaudī
Dākshinātyā, Paippālī 等語。佛教的所謂混合梵語或詩語（Gāthā）也屬本類。阿輸迦王的銘誌自然

用牠，重要性却高於一切。文法的土語，其成分，據他們的文法學家說，有三：即共通語（Tatsamas），爲土語與梵語共有的；假借語（Taddhavas），即借自梵語而加以改造的語詞；以及溯源語（Desi），乃本是土語裏的語詞而可以推出梵語源流的。文法的土語最主要的是婆羅門教的「大王國語」及佛教的巴利語。

新印度語複雜非凡，據漢萊博士（Dr. Hömle）的見解，可分二類：（一）演自 Sauraseni 無文法土語的一類，分二支，西支包括 Sindhi, Gujarâti, Panjâbi, W. Hindi 等語，北支包括 Garhwâlî, Kumaonî, Naipâlî 三語；（二）演自 Mâghadî 無文法土語的一類，亦分二支，東支包括 Bihârî（E. Hindi）, Bengâlî, Urîyâ, Assâmi 等語，南支包括 Marâthî 語。

梵語給語言學的影響太大了，可說近代語言學的研究直接由梵語引起來的，所以我們必須考察梵語的發現的經過。

什麼事都從希臘開始，梵語的發現亦然。希臘歷史家海卡蒂阿斯（Heratacor）與喜洛多德斯曾提起過印度這個地方；克泰西阿斯（Ktesias）——曾居波斯王大流士宮內——說起印度所用的什麼語；梅加斯代尼士（Megasthenes）寄居印度時寫過一部書，可惜失了許多，只剩了人名地名，要不然，梵語

的性質或可早給世人知道了。

接着是個極長的空白時間；但回教世界與梵語接觸不絕，而中國也因佛教的狂熱信仰起自漢唐已與梵語發生親密的關係。

當一四九八年五月九日伽馬在科利庫特登岸時，倍特羅（P. Pedro）跟着傳教，不幸殉難；往後，教士一批一批去，沒有一個提起梵語。

聖芳濟（S. F. Xavier）可以說是第一個學習印度語言的人。他在一五四二年到果阿去傳教，從土人學語，研究印度的宗教與哲學，且能同土人辯答。

四十年後，一個意大利學者薩賽蒂（F. Sasseti）說，印度一切經書都用一種叫做 Sanscrita（現作 Sanskrit）的語言寫的，十分難學，有幾個數詞像意大利語。

諾比里（R. de Nobili, 1577-1656）是個極耐心的梵語學習者。他出身望族，二十三歲時到印度，即熱心學語，後即混作婆羅門教徒，對於梵語的作品甚至最艱難的也了解；他這樣研究下去，教皇責他叛教，真是可惜；他以一個盲目的老人死於印度。

洛德（H. Roth）一個耶穌會教士，也曾費六年功夫學會梵語，一六六六年返羅馬，把梵文供諸世人。

十八世紀到了歐洲也知道這個東方古國有着豐富的文學蘊藏，探討趨於加緊，法國的耶穌會尤其努力，常把報告寄給學士院發表，現略記於下。

加爾美特神父 (Père Calmette) 是那時懂梵語的神父中最有名的一個，連吠陀也能讀幾節。他在一封信裏說過，吠陀的語言是 Samouscroutan，同拉丁語一樣，古得沒有註解便不能讀下去；他還預備組織一個「東方圖書館」搜集古書——那時候，歐洲人休想得到任何婆羅門教的經典。一七四〇年間，另一位教士朋神父 (Père Pons) 報告梵語的文化狀況：四部吠陀，文法論，六派哲學，天文學等，但系統的語言的研究，闕如。

到一七九〇年，巴德洛梅奧 (P. da S. Bartolomeo)——俗名約翰·腓力普·魏爾廷 (Johann Philip Werdn)——在羅馬發表了一部完全的梵語文法，原名 Sidharubam seu Grammatica Samserndamica。這部書雖有錯誤，但這是破天荒的第一部著作哩。他對於其他梵語典籍的研究，至今尚有鈔本留着。

另有兩位被巴德洛梅奧提起過的梵語教士是東巴 (Tomba) 與漢萊頓 (Hanleden)，前者一七五七年至印度，據說繞道西藏於一七七四年返羅馬，且譯了幾本書，但無流傳後者（一七三二年卒）。

對於梵語的譯著十分多，但只是譯著而已，比較的研究還沒有開始。

比較的研究要到「亞洲學會」（加里各答，一七八四年成立）諸會會員努力後才開始，而其中最垂不朽的是苟爾杜神父（Père Coeurdoux）他是法國耶穌會教士，一七六七年，應巴岱萊米方丈（Abbe Barthelémy）之請，寄到巴黎一部梵語文法與字典，附了一個備忘錄，題爲「答巴岱萊米方丈及「文學與銘誌學院」其他會員所提問題：「爲何那個 Samscroutane 語言裏有許多語詞共通於拉丁語希臘語，特別是拉丁語？」他比較了梵 Deva 與拉 Deus（神），Dānam 與 Donum（禮物）等，而最出色的是動詞「是」直陳式與虛擬式的比較——文法的比較才是真的比較研究。

英人說威廉·琼斯（William Jones）是比較的梵語研究的始祖。梵語的空氣在那時已非常濃厚，琼斯爵士在一七七〇年已有信說明歐洲語言源於東方的假設（見琼斯爵士傳，卷一，頁二九九），待到印度，更證明假設的可能，這樣，在一七八六年——注意，苟爾杜神父的報告給擱了四十年才發表——他向「亞洲學會」發表了偉大的論文，下面是最聞名的一節：「不論多麼古老，梵語是個奇怪的語言；比希臘語更完備，比拉丁語更豐富，又比二者都更嚴密；但與二者有着緊緊的相似性，如在動詞語根及文法形式上，這決非偶然的巧合；真是緊緊地相似，致使沒有一個語言學家在考察牠們三者時不會覺得牠們

發源於同一的源流，這一源流當然現已不再存在。因此，雖不很有力，也有理由可以假設……那哥德語與凱爾特語跟梵語是共源的；古波斯語或可加入這個語族。」（轉錄 Pedersen, Linguistic Science）我們這裏把其他「亞洲學會」會員的貢獻寫在下面：一七八五年 Bhagavadgita 由威爾金主教翻譯出；一七八七年威爾金譯 Hitopadesa；一七八九年琼斯譯沙貢特拉；文法一方面更多，計一八〇五年可爾布洛克 (Colbrook)，一八〇六年加萊 (Carey)，一八〇八年威爾金，一八一〇年福司德 (Forster) 等。

人們需要的是系統的著作，故比較語言學的真正始祖是在一八〇八年刊論印度人的語言與智慧的德國學者希萊格爾。一八〇八年是個值得大書特書的年頭，因為就在這年，梵語的研究達到牠的理想境地，而舉世聞名的印歐語比較語言學也昂然站起來，從遙遠的希臘時代起經過這許多年歲。

從希萊格爾之後，研究梵語的空氣大盛，每個比較語言學家都得埋頭於梵語，人名多得不堪勝記，專攻的則有衛斯德加 (Westergaard)，般飛 (Benfey)，保德林克 (Böhtlingk)，格拉斯曼 (Grassmann)，輝特尼 (Whitney)，瓦克那格 (Wackernagel)，蘭孟 (Lanman) 等人，其中以瓦克那格的三大卷古印度語文法及保德林克的七大卷梵語字典最偉大。據說現在美國至少有十二座大學研究梵語，盛況可

見一般了。

研究梵語以外的印度語言的人也有不少，最著的是漢萊博士、布洛希（Bloch）、達爾維（D'Alvins）、契爾賓（Childers）、哥爾希密（Goldschmidt）。1886年，格里孫博士（Dr. G. A. Grierson）在維也納的「東方學會」建議，研究印度境內的一切語言，該會把諮文送上印度政府，工作就在一八九四年開始，二年後格里孫集稿，一九〇三年初稿成，一九二七年出版，定名印度語言調查錄，浩潮巨著，建功極偉。

作為印度語言之一的而不在印度境內的是吉布賽語（Gypsy），因隨流浪人到歐洲，研究牠的早於十六世紀已開始，即伏爾甘牛斯其人，十九世紀研究牠的則有波特（Pott）、米克洛希契（Miklosich）、芬克（F. N. Finck）諸氏。

二 伊朗語

伊朗語是語族的名稱，波斯語只是牠的一支而已，別的許多支也包括在內。我們現在先把波斯語的一支來談談。

波斯語分古代、中古、近代三時期；古代波斯語行於阿契門（Achaemenian）王朝，歷史自紀元前五

Kisan) (二) 現存的，阿富汗語，俾路支語，達第斯坦語 (Dardistan)，庫爾特語 (Kurdish)，奧賽德語 (Ossetic) 等。

作爲伊朗語主要一支的波斯語是被零零碎碎地發現的；古代波斯語（即楔形文）的發現在十九世紀，我們將在文字學史裏討論；中古波斯語（即阿味斯太與曾德）的發現則經過一段漫長而迂迴的道路。希臘與古波斯的接觸太密了，對於這個祆教，希臘人早就知道，如祆教教主瑣羅阿斯德 (Zoroaster)，倍羅梭斯，柏拉圖，阿里斯多德都有記載；羅馬人知道祆教，如博物學家布里奈 (Pliny) 等輩。祆教經典的西漸始於十六時期；伏爾甘牛斯第一個企圖比較波斯語與日耳曼語；一七〇〇年海德 (T. Hyde) 有古波斯宗教史；第一個真正研究這經典的語言的是法人倍龍 (A. du Perron)。倍龍從英國得到一份無人認識的副樣鈔本，便想到有大批流放的祆教徒避居着的印度去研究，由法國政府出費，到達目的地，先學會近代波斯語，再誘祆教教士教他這個神聖的語言，留居印度七年，一七六一年返國，校閱鈔本，十年後（即一七七一年）發刊曾德·阿味斯太·倍龍的書一出，學者議論紛紛，說他根據的是近代波斯語的本子；不過，波斯語與梵語的近似性却因此顯明了。

繼倍龍之後，研究這個祇教語言的不絕於途。拉斯克赴印度，得了不少原鈔本，且否認了波斯語爲梵語方言的謬說；衛斯加德利用了拉斯克得到的鈔本重刊經文，後又經該德納（Geldner）重校（今通行本）；米爾斯博士（Dr. Mills）專譯讚頌的一部菁格（Haug）編了一部倍利維語字典；傑克孫（W. Jackson）寫了一部實用的文法；而巴德洛梅（O. Bartholomae）二千頁巨著的古伊朗語字典可說是空前絕後的；其他則有布洛好斯（Brokhaus）、希比格（Spiegel）、達梅斯德（Darmesteter）等。

以比較方法研究波斯語的，法人布爾奴夫（Burnouf）是不可遺忘的一個。

其他伊朗語小支的研究，綜合的著作則有巴德洛梅的中古伊朗方言的認識，分析的在康居語上有高蒂奧（Gauthiot），塞語上有珂諾（Konow），阿富汗語上有脫隆布（Trumpp），俾路支語上有該格爾（Geiger），達第斯坦語上有萊德那（Leiner），康爾特語上有裘司第（Justi），奧賽德語上有克拉波洛德（Klaproth），蕭格林（Sjögren），米勒（V. Miller）等。

第二節 日耳曼語

多數學者依據謝雷（Schlerer）的分類法來分日耳曼語，但麥克司·繆勒以嚴正的立場認牠強爲

把日耳曼語分做獨立的四支：哥德語，斯坎的納維亞語，低日耳曼語，高日耳曼語。

哥德語是日耳曼語的老姊妹，歷史起自四世紀，今已死去，在當時分四方言，即東哥德語，西哥德語，文達爾語 (Vandal)，勃良第語 (Burgundian)。

斯坎的納維亞語散佈在北歐，說古代有一共通的古北歐語的存在，現在已沒有人相信，可相信的只是該語分二部，西部是挪威語與冰島語，東部是瑞典語與丹麥語。

低日耳曼語分下列四部：(一)古代撒克遜語 (九世紀)，衍為平德語；(二) 盎格羅·撒克遜語 (七世紀)，衍為英語；(三)古代佛里西亞語 (十三世紀)，衍為近代佛里西亞語；(四)古代荷蘭語 (九世紀)，經中古荷蘭語 (十七世紀)，衍為近代荷蘭語。

高日耳曼語即德語，分古代 (八到十二世紀)，中古 (十二到十六世紀)，近代三時期。德語方言分歧，此地可不能記載了。

哥德語的主要文獻是烏斐拉斯 (Ulfilas) 於四世紀所譯的聖經，已殘缺，只剩四部福音，聖保羅書，詩篇，以斯拉尼希米記的斷章，發現在新文化開始之期，從威爾頓 (Werdon) 主教之手，到瑞典女皇克利斯丁娜，經過荷蘭又以銀裝了藏於「烏潑撒拉大學」的圖書館，裘紐斯 (Junius) 校後發刊 (一六六

五年)一六七一年又有司丁希姆(Stienhielm)的刊本,一八五四年烏布希德倫(Uppström)加上新發現的約翰福音的哥德語註釋重刊。

哥德語聖經譯文的一段

manne suns ahta twans sununs.....
of men a certain one had two sons.....
 jah disdailida imma . swes sein jah
and he divided between them property his; and
 afar ni managans dagans brahta
after not many days brought
 samana allata sa juhiza sunus jah
together every thing the younger son and
 aflaitth in land fairra wisandō..... jah
went away into a country distant being..... and

usstandands kyan at atin seinamma
arising he came to father hiss;
nauh thanuh than fairra wisandan gasalo

still far being saw

ina atta is..... kwath than sa atta du shalkara

ham father his..... said them the father to servants

seinain sprautó bringith wastja tho

hiss: quickly bring ye clothing the

frumiston jah gawasjith ina.

best and away ham.

斯坎的納維亞語的文獻也不少，除用羅尼文記錄的銘誌外，有遐邇聞名的埃達 (Edda) 屬十二世紀之物。

低日耳曼語各語的文獻分述於下。古代撒克遜語有基督教史詩救主 (Heliand) 屬九世紀；平德語

沒有什麼文獻。盎格羅·撒克遜語最早的作品是一張許可證，屬六七九年；英語的古典作品無疑是史詩 蜂狼 (Beowulf)，是七世紀之物。古代佛里西亞語的著作是格言，尼生 (Nissen) 輯；近代佛里西亞語的命運在消滅中。古代荷蘭語的文獻很多，最古的是卡羅林詩篇，隸九世紀；中古荷蘭語則多數是法語作品的翻譯。

高日耳曼語（德語）的古代式見於希爾德勃蘭歌，中古式則是尼勃龍根歌，而近代式則起於路德的翻譯聖經。

日耳曼族的記載初見於凱撒及泰西陀斯 (Tacitus)；烏斐拉斯與日耳曼族的交往產生了語言的研究；斯諾里 (Snorri) 散文埃達的作者，描述了一些古北歐語的讀音及文法，而與他同時代的呂丕利基 (Rubrikus) 記述了那時還活着的行於克里米亞的殘餘哥德語；此後，因為日耳曼語是歐洲主要語言之一，記述與研究很多了。

哥德語的最早研究是布斯倍克與伏爾甘牛斯，時十六世紀，但把哥德語當作梵語一樣加以研究的是格林，時一八一九年。格林利用哥德語建立日耳曼語比較語言學（格林氏比較了不同的十五個日耳

曼語) 同時也整個地把印歐語比較語言學改觀，因為格林氏第一個建立音變的原則。格林之後，研究日耳曼語的都得與哥德語親近，專究的則有烏倫倍克 (Uhlenbeck) 與費司脫 (Feist)。

斯坎的納維亞語的研究首推拉斯克，名著是一八一八年得獎的論古北歐語或冰島語的起源 (Dansk undersøgelse om det gamle Nordiske eller Islandske Sprogs Oprindelse)。在這本書裏他先驗地應用了音變的原理。近代則有考克 (A. Kock) 主編的專門雜誌北歐語學的成就 (Arkiv för nordisk Filologi)。

低日耳曼語的研究集中於英語及荷蘭語。英語的文法研究在十六世紀已有英人寫了，如李里 (W. Lily) 布洛卡 (Bullökar) 到約翰生 (S. Johnson) 則大備。近代關於英語的研究直如汗牛充棟，詳備的有耶斯柏森 亨來 (V. Henry) 杭恩 (Horn) 史德德 (H. Sweet) 道賽 (D. Orsey) 各赫 (Koch) 西維 (Siewers) 等人的作品。荷蘭語的研究以法郎克 (Frank) 為權威，曾著中古荷蘭語文法 (一八八五年) 及荷蘭語字源 (一九一〇年)，他如茄萊 (Galle) 也相當聞名。佛里西亞語的研究以尼生最有成績。

代表高日耳曼語的德語，研究林立，專門而具比較研究價值的有希萊赫 格林 謝雷 舒哈爾德 (Schau-

chardt) 浮司德曼 (Fürstemann) 倍哈該 (Behagel) 諸氏之作。由保羅 (H. Paul) 波勞奈 (W. Braune) 西維三氏合編的雜誌 *Beiträge zur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Sprache und Literatur* 自然是個有名的東西。

因格林的刺激而引起的日耳曼語比較語言學成績亦多。著名的有諾靈 (Noreen) 史特萊特堡 (Streitberg) 克路該 (Kluge) 婁威 (Loewe) 由保羅主編的日耳曼語學大綱已出三卷，分論各語，集其大成。此外更有一本年刊 *Jahresbericht über die Erscheinungen auf dem Gebiete der germanischen Philologie* 可供不少資料。

第三節 溫德語

一 波羅的語

同通用的名稱一比，麥克司·繆勒所用的溫德語 (Wendic) 簡單而清楚了。溫德語分二支，波羅的語與斯拉夫語，現在先論前一支。

波羅的語分三系：(一)來特語；(二)立陶宛語；(三)古普羅士語。

來特語在拉特維亞國，通用於科爾蘭(Kurland)及里逢尼亞(Livonia)，文獻起自十六世紀。

立陶宛語在立陶宛國，約擁二十萬人口，最早的文獻是一五四七年的教義問答（小部份），但語言裏保存了最多的印歐語古態，如「兒子」一語詞：

	主格	對格	屬格
立陶宛語	sūnūs	šūny	sūnūš
哥德語	sunnus	sunn	sunnans
梵語	sūnūś	sūnūm	sūnūś
印歐語	*sūnūs	*sūnūm	*sūnūns

古普羅士語的文獻時期也是十五六世紀，是三個教義問答及約莫八千字的一個語彙，牠已於十七世紀死滅。

來特語的研究多數由原籍學者擔任，文法研究及比較研究不可不讀一九二二年出版的英茲林

(Endzelin) 的著作，字典則可閱繆倫巴 (Mühlenbach)。

立陶宛語的研究最有價值，不僅有助溫德語學，且於印歐語學也有關係。拉斯克第一個把立陶宛語在印歐語族佔了一個獨立位置；希萊赫在艱苦的環境下到立陶宛農民那裏去研究，聽到這語言的光榮形式仍在使用而覺得快樂，終於在一八五六年刊了立陶宛語手冊，給了這個語言一個科學的記述；而到立陶宛人科夏德 (Kurschat) 之手，研究才照射出新的光芒。科夏德是一個牧師，一個開明運動者；他在一八四九年出版的作品裏注意到立陶宛語特有的音調，且區別出升與降兩種，這得到希萊赫的熱誠感謝，但希萊赫不再在這點上深究。科夏德的音調研究得了三個反應：(一)科夏德自己以此編了一部字典及一部文法，且應用到新約譯文及一份通俗周刊流浪者 (Kelivis)；(二)擴充到印歐語的現象，有佛納 (Verner)，來司建 (Leskien)，倍春堡格 (Bezenberger)；(三)以此與斯拉夫語連起來，創自蘇秀爾 (F. de Saussure)。在立陶宛語上專攻的尚有維德曼 (Wiedemann)，本德 (H. H. Bender)，高蒂奧 (攻方言)。

古普羅士語上最早的有意義的作品由普羅士人納塞爾曼 (Nesselmann) 於一八四五年出版，最詳備的則屬倍納克 (Berneker)。這個語言的研究興趣倒不如說在文獻學上。

二 斯拉夫語

作爲溫德語又一支的斯拉夫語，分東南南西三部，分述於下。

東斯拉夫語卽俄語，又分三方言：小俄語、大俄語、白俄語。

南斯拉夫語分二系：保加利亞語、巨哥斯拉夫語。保加利亞語有古代及近代二式。巨哥斯拉夫語有三方言：塞爾維亞語 (Serbian)、克洛西亞語 (Croatian)、斯洛文尼亞語 (Slovenian)。

西斯拉夫語包括四部：(一) 波希米亞語，又分捷克語及斯洛伐基亞語；(二) 卽波蘭語，含卡書俾契 (Kashubish) 及斯洛溫濟契 (Slovintzish) 一方言；(三) 叔爾比亞語 (Sorbian)，分上下勞西茲 (Lansitz) 二方言；(四) 卜拉比亞語 (Polabian)，已滅。

整個斯拉夫語的文獻起於九世紀，那時基督教傳入，息立爾 (Cyrillos) 與梅托德 (Methodios) 兄弟去佈道，用一種新的字母譯了聖經，雖根據古保加利亞語，但通用全體斯拉夫語，故又名「教堂斯拉夫語」，一似中古時代的拉丁語。至於各個斯拉夫語的文獻，歷史很遲，略述於後。

俄語的文獻最早的是十一世紀的宗教論文涅斯托 (Nestor) 的年史，屬十二世紀，是最有用的一種。

俄語被普遍地用到文學上始於詩人普希金，那已是十九世紀了。

保加利亞語，南斯拉夫語的第一系，最古的文獻自然是那部息立爾與梅托德的聖經，而其近代的文獻則創自國民詩人跋佐夫，十九世紀人巨哥斯拉夫語的三個方言各有歷史；塞爾維亞語的文獻起於十四世紀，而復興由於民族主義的伏克（Vuk Stephanovitch Karajitch），在民族主義潮高漲的十九世紀；克洛西亞語的文獻與塞爾維亞語相仿，等巨哥斯拉夫締國後，語言亦漸趨統一；斯洛文尼亞語在十九世紀時有了文獻，成爲一種具體的民族語言在一五八四年鮑霍立克（Bohorics）編定文法。

西斯拉夫語的文獻狀況報告如下：婆希米亞語的文獻是十世紀的約翰福音，十九世紀才有捷克語和斯洛伐基亞的獨立文獻出現；波蘭語於十四世紀才有文獻，但一到十九世紀牠的文學非常發達，引起世界的注意；說叔爾比亞語的人民約有十五萬，最古文獻是一五二二年印就的天主教禱書；卜拉比亞語會遠及日耳曼語的領地易北河，可是很快就消滅，今只剩斷片的字彙，讚歌，禱書。

斯拉夫語的研究起於所謂「教堂斯拉夫語」，因爲牠名義上是共通的，實際上代表保加利亞方言，須追出牠真正的古斯拉夫語形式，方可與現存的各種斯拉夫語比較。這個工作由婆希米亞人杜布洛夫

斯基 (Joseph Dobrovsky) 開始了。他是一個非常沉毅而冷靜的人，他的鉅著斯拉夫語的法則 (*Le-titutions linguae Slavicae*) 在一八二二年於維也納出版後，即刻博得斯拉夫人民的愛戴，因為那時斯拉夫人正有着民族自決的覺醒。現在杜氏已被尊為婆希米亞文學之父，或從科學上說斯拉夫語學之父。

杜布洛夫斯基過後，古斯拉夫語的材料陸續有發現，研究還繼續下去，有來司建、米考拉 (*Mikkola*)、微克 (*Wijk*)、第爾斯 (*Diels*) 等人。

以科學方法從事斯拉夫語比較語言學的，奠基於斯洛文尼亞人米克洛希契。他學了格林的精神，利用印歐語的根基，編了四卷斯拉夫語文法 (一八五二年至一八七五年) 一部古斯拉夫語字典 (一八六二年至一八六五年) 一部斯拉夫語字源 (一八八六年) 嗣後在這方面研究的頗不乏人，有梅葉、馮德拉克 (*Vondrák*)、勃洛赫 (*O. Broch*)、倍納克、舒哈爾德。

別些斯拉夫語的研究上也有些佳作。如巨哥斯拉夫語上，有倍利茲 (*Belic*) 編的雜誌 *Južnoslovenski filolog*、米克洛希契所集的塞爾維亞文獻 (*Monumenta Serbica*, 1858)。伏克除收集塞爾維亞民歌，傳說，格言及確定緩音法外，又編了一部字典，一八一四年刊的文法由格林譯成德語 (一八二四

年)可畢太爾(Kopitar)研究斯洛文尼亞語文獻，曾刊Glagolita Clezianus(1836)。西斯拉夫語各語上，婆希米亞語的研究者有胡伊爾(O. Hujer)及雜誌Časopis pro moderni filologi。波蘭語可閱許多作家合編的見於波蘭百科全書卷二卷三的Język polski i jego historia。卜拉比亞語唯一的研究是希萊赫的卜拉比亞語的語音學及形態學(聖彼得堡，一八七一年)，但錯誤很多。

至於作為斯拉夫語「大哥」的俄語，研究者當然衆多，以俄人自己居多，常人能讀的有鮑依埃(Boyer)與斯倍蘭司基(Speranski)以法語著的俄語手冊(一九〇五年)雜誌有聖彼得堡出版的Izvěstija otdělenija ruskago jazyka i slovesnosti。

在泛斯拉夫的觀念下，塞爾維亞人耶奇契(Jačić)編了一部斯拉夫語學百科全書(Enciklopedija slavjanskoj filologiji)，未印完，又出版一種雜誌斯拉夫語學的成就(用德語)，卒後，由倍納克續編。一九二二年巴黎新出一種用法語印的雜誌斯拉夫語研究，自有不少便利。

第四節 凱爾特·羅曼司語

一 凱爾特語

依最近的研究，凱爾特語與所謂羅曼司語（即拉丁語、意語、法語、班語等組成的一團）可以合成一族，所以把這二系語言的名稱複疊成一個。這裏就來討論凱爾特語一支。

凱爾特人在歷史初起之時，有過最大的勢力，但往後逐漸消失，日耳曼人與斯拉夫人得勢；凱爾特語也在衰退中，愛爾蘭語要竭力復活牠，說牠的人也不過五十萬，那已是最大的凱爾特語了。凱爾特語的分佈如下表：

A. 茄愛立克語 (Gaelic)

1. 愛爾蘭語 (Irish)

2. 曼語 (Manx)

3. 蘇格蘭語 (Scotch-Gaelic)

B. 不列松語 (Brythonic)

1. 畢克特語 (Pictish)

2. 威爾斯語 (Welsh)

3. 康語 (Cornish).

4. 不列東語 (Breton)

C. 高盧語 (Gaulish)

茄愛立克語有奧干文 (Ogam) 的銘誌 (四世紀) 未記音, 有用的文獻屬七世紀的以及稍後的文字作品, 多數在愛爾蘭。

不列松語裏, 畢克特語與康語已完全死滅, 威爾斯語與不列東語尙存, 文獻起自八世紀。不列東語是唯一在歐陸上活着的凱爾特語。

高盧語原在歐陸上, 牠的人民在歐陸上武力鼎盛, 足跡及西班牙、黑海、意大利北部、巴爾幹, 甚至小亞細亞; 紀元開始, 高盧語忽滅, 小亞細亞在聖傑羅米 (391—420) 時代尙有殘餘的高盧語, 然也是最後的呼吸了 (注意, 不列東語不是高盧語的嫡系。) 高盧語的文獻未有留存, 除地名人名可供考釋外, 只有發現

於各利尼 (Colligny) 的不充分的銘誌。

凱爾特語是種異常奇怪的語言，一面表示牠最後發展以還的獨特性，另一方面也保存了最濃厚的原始性，綜錯複雜，大費學者腦筋，而學者也在這方面忙碌了，形成了「凱爾特狂」，如法國一八〇五年設立「凱爾特語學院」便是明證。

凱爾特語初看上去一點不像一個印歐語，無怪拉斯克要疑或牠的屬性了。布普第一個確認牠爲印歐語，刊論文 *Ueber die keltischen Sprachen vom Gesichtspunkte der vergleichenden Sprachforschung* (1838)，根據點是愛爾蘭語的詞首音變。凱爾特語的全部動詞變化形式未被普布解決，最大的功臣應該是另一個德人曹以斯 (J. K. Zeuss)。

曹以斯是個小學校長，學問淵博，但當地（巴伐利亞）大學不容他去當教授，他便利用他的一切餘閑與貯蓄，悉心研究凱爾特語。曹以斯知道愛爾蘭人在中世紀在大陸上做過不少文化事業，就到各圖書館探訪他們的遺稿，得了三件，裏面所用的語言比任何文獻純粹而清晰，加以校讀（已是一件難事），再與最古的各不列松語文獻及高盧語比較，在一八五三年刊了空前的創製，即那部用拉丁語寫的凱爾特

語文法 (Grammatica Celtica) 「像雅典娜全部武裝地從宙司額上躍出」(彼德生的譬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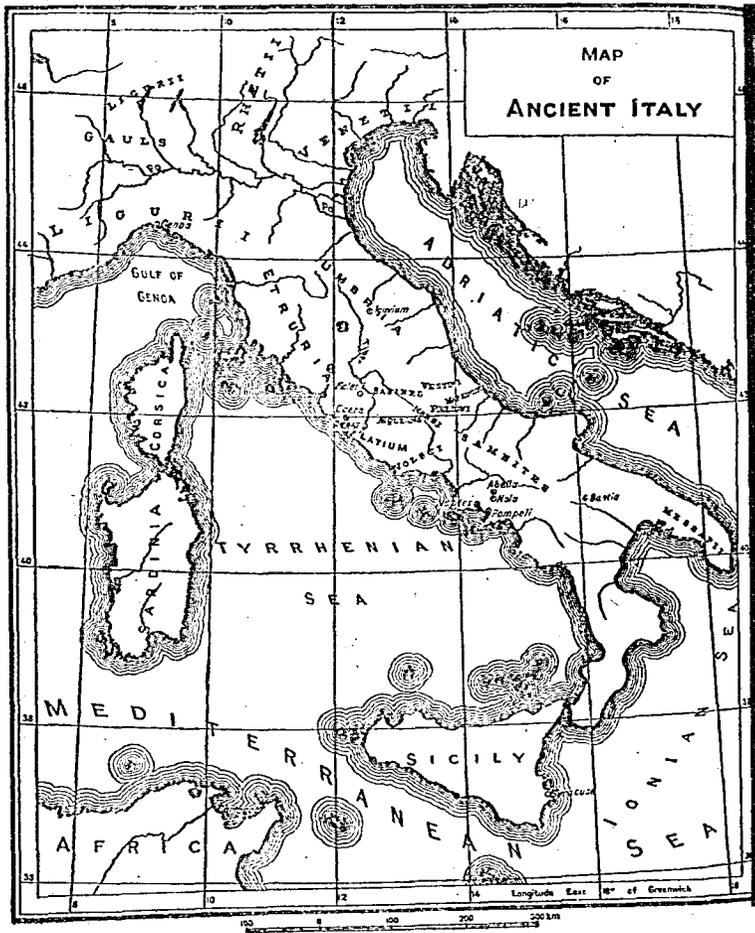
凱爾特語文法是凱爾特語研究的聖經，但不是唯一的，許多小的問題沒有得到解決：對於曹以斯，今愛爾蘭語混用了 ni ceil 與 ni cheil bermi 與 berme，殊不知古愛爾蘭語裏有分別的，ni ceil 意「他不藏」ni cheil 「他不藏牠」bermi 「我們帶」berme 也是「我們帶」但用於子句裏。研究尙待擴展，特別是古愛爾蘭語，這樣，我們又逢到另一批學者，如司托克斯 (Stokes) 阿司珂利 (Ascoli) 齊茂 (Zimmer) 吐乃生 (Thurneysen) 彼德生 的凱爾特語比較文法學 (1909—13) 洋洋二卷是最高成就。

個別的凱爾特語的研究者也可介紹幾個：威爾斯語 上有司德拉慶 (Strachan) 陸特 (J. Loth) 莫里斯·琼斯 (J. Morris Jones) 呂司 (Rhys) 不列東語上有亨利·高盧語 上有妥當 (Dotin)。

研究凱爾特語的期刊，法國有 Etudes celtiques，德國有 Zeitschrift für keltische Philologie。

二 羅曼司語

羅曼司語可以這樣分成兩個集團：帝國羅曼司語，俚俗羅曼司語。



帝國羅曼司語即羅馬帝國本部的語言，到現在已沒有一個留在活人的口邊。牠可分成作爲國語的拉丁語及方言兩種。拉丁語原來也是一種方言，共和時代之末發展成國語；牠何時死滅尙無定論。羅馬帝國內的方言極多，除不屬印歐語的愛特羅司干語 (Etruscan) 外，可大別爲二：(一) 未確定的，有立古里亞語 (Ligurian)、西可利亞語 (Sicilian)、威尼斯語 (Venetian)、梅賽比亞語 (Messapian) 四種；(二) 屬羅曼司語的，除最大的窩布里亞語 (Umbrian) 及奧司干語 (Oscan) 二種外，更有小的，如法立司干語 (Faliscan)、伏爾西亞語 (Volscian)、薩平語 (Sabine)、愛揆亞語 (Aequian)、馬爾西亞語 (Marsian)、梵斯第尼亞語 (Vestinian)、馬盧西尼亞語 (Marrucinian)、貝利尼亞語 (Pelignian) 等等。

· 俚俗羅曼司語即帝國解體後出現於各地的語言，牠們是從拉丁語繁衍出來的，但只有一個意語還在拉丁故鄉，分九種：葡語、班語、布羅溫斯語、法語、雷托羅馬語 (Rhetoromanic)、意語、達耳馬西亞語 (Dalmatian)、羅馬尼亞語、加達隆語 (Catalan)。這九種裏面只有五種得勢，其他四種：布羅溫斯語與加達隆語降爲方言，雷托羅馬語只用於瑞士兩個村落，達耳馬西亞語已滅——末一個會說這種語言的是個老人叫安東尼·烏底那 (Anthony Udina) 一八九八年死於礦穴爆發中，他與末一個會說康語的

百另二歲老人道萊·潘屈利絲 (Dolly Pentecost, 1675—1777) 在語言學史上同爲佳話。

拉丁語的文獻很古，紀元前三世紀已見，銘誌則可溯至紀元前六世紀；帝國的方言中，高布里亞語與奧司干語的文獻及銘誌較豐富。

俚俗羅曼司語的文獻史如下：葡語，十二世紀；班語，十二世紀；布羅溫斯語，十世紀；法語，九世紀；雷托羅馬語，十六世紀；意語，十二世紀；達耳馬西亞語，無；羅馬尼亞語，約中世紀；加達隆語，未詳。

羅曼司語的研究，像牠的分支一樣，一部分在帝國羅曼司語，而另一部分在俚俗羅曼司語。

帝國羅曼司語的研究，又可分爲兩部，即拉丁語與帝國境內各方言。拉丁語的研究，向被視爲「古典的」，從中世紀一直下來未曾中輟；可是當印歐語比較研究成立後，新舊學者間的衝突不免時有發生，像舊派責新派外國化或印度化，而新派批評舊派把希臘語與拉丁語攪作一個「古典語」是錯誤的；現在的趨勢大致是這樣的，拉丁語語言學的研究概照新派，而拉丁語文獻學的研究照舊派；我們這裏只談前一種，後一種留待討論文字學史時。研究拉丁語多數採用歷史法，因爲拉丁語在印歐語族要加以新的確定，牠的歷史過程必須清楚，這樣，有了梅葉與埃爾奴 (Ermout) 撰的拉丁語字源，史托茲 (Stolz) 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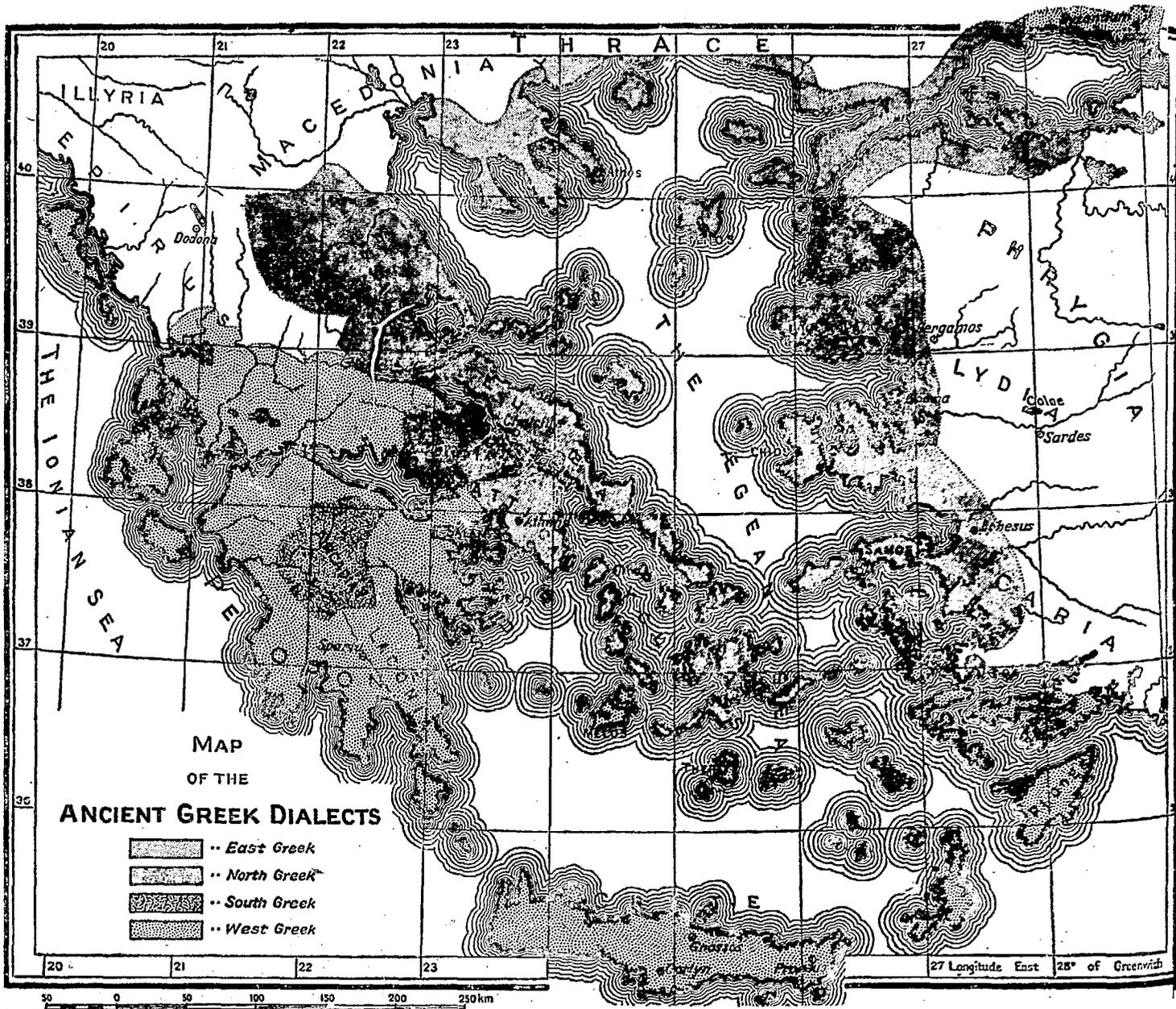
拉丁語歷史文法、埃爾奴的拉丁語歷史形態學，這些請看附於書後的書目表。關於帝國境內的方言文獻學的究研較多，這點也要過後再論；語言學的研究却也有些，像柏蘭達 (Planta)、布克 (C. D. Buck) 等人的工作。

俚俗羅曼司語的研究，各原籍的學者常有個別研究，但有價值的在與整個羅曼司語比較，這工作由德人第茨 (F. Diez) 完成，代表作是羅曼司語文法 (1836—44) 及羅曼司語字源 (1853)，他以後有立德烈 (E. Littré)、里 (G. Paris)、梅以爾 (P. Meyer)、阿司珂利、梅以爾、呂柏克 (Meyer-Lübke)、尼洛柏 (Nyrop)、曹納 (Zauner)、蒲西愛 (Bourciez)、梅耶岱 (Millardet)。
雜誌如法國的 Revue des langues romanes、德國的 Zeitschrift der romanische Philologie 及 Germanisch-Romanisch Monatschrift 當然可供我們參閱。

第五節 希臘語

希臘人的出現早在紀元前二千年，但自己有文字記載始於紀元前七世紀。

古希臘語的分佈極廣，但自歷史時代起，只剩了四部，如下：東希臘語，包括愛奧尼亞語及阿蒂克語；北



希臘語，爲伊奧利亞語；南希臘語，包括阿凱地亞語，潘非利亞語，西普羅語；西希臘語，即道利亞語。

說到文獻，南希臘語可以說毫無；北希臘語有個時候很發達（最早的可溯至紀元前七世紀）特別在詩；西希臘語有銘誌，但文獻很劣；東希臘語，愛奧尼亞語的文獻始自紀元前六世紀，阿蒂克語的遲一世紀，而從阿蒂克語發展成希臘國語（Koiné），再傳至今日。

今日的希臘語帶了很重的人爲性，學校一方面極力擬古，但在民衆間這個語言的生命已消失，加以音讀已變，而綴法仍沿用舊的，自然的美很少能表達出來了。

希臘語的研究，必然地，從荷馬的兩部史詩（伊里亞特與奧特賽）開始。自這兩部史詩給西歐人民知道後，大家都說牠們是荷馬一個人做的，但荷馬是什麼地方人？什麼時代的人？大家不能決定。民智稍展，有人說牠們只是民歌的總集，同我們的詩經一樣。胡爾夫（F. A. Wolf）於一七九五年第一個創立此說；拉赫曼（K. Lachmann）於一八四六年從日耳曼民歌上求一研究方法；基爾煦霍夫（Kirchhoff）在一八五九年及牟倫陶夫（Wilamowitz-Möllendorf）在一八八四年企圖尋出這些民歌的來源地。荷馬的語言是個爭論不息的問題，以公平的理論判來，可以是這樣的：這些民歌先流傳於伊奧利亞人間，

後再傳至愛奧尼亞人，牠們先由口傳，俟文字興起，才把牠們錄下，可是錯誤也就發生，初有文字時已難記其古音，往後的再記更難了。在荷馬用語的研究中，費克於一八八三至六年做了一次驚人的工作，即把這些詩譯到伊奧利亞語，因這語言的智識太少，恐怕不能有最大的滿意吧。

柯修斯 (Curtius) 於一八五二年出版一部希臘語文法，舊派學者克呂該 (Krigger) 攻擊他，他却被目為用新方法研究舊語言的第一人，這部書在他逝世前就銷了十六版；一八五八年他出版希臘字源概論，專論音的變化，名大噪，至萊比錫講學，初以為只有二三十人聽講，後竟增至三百餘人，且使萊比錫成為語言學研究的中心，直至今日。柯修斯的學生布羅克曼 (Brugmann) 也以印歐語學的方法研究希臘語，成績極佳。其他的學者有霍夫曼 (O. Hoffmann)，萊特 (J. Wright)，通姆潑 (A. Thumb) 等。

在近世紀，希臘語學已趨向於希臘語演化史的研究，已有好些優秀的結果，如德人克龍姆巴赫 (K. Rumbacher) 在比贊廷時代的希臘語，希臘人哈齊達基司 (Hatzidakis) 與通姆潑在近代希臘語。希臘方言也是研究的課題之一，興趣毋寧說是在文獻學上，因此要到文字學史一編時來談了。

第六節 阿爾巴尼亞語

這裏的一種語言以及後面的三種語言都不是「古典語」，也不十分爲常人知道，且給拉入印歐語族爲時亦很遲；但我們並不因此把牠們略去，因爲牠們的研究表示語言學在近代有怎樣的進步。

阿爾巴尼亞長時間在異族的壓迫下。阿爾巴尼亞南部即古之愛比羅斯 (Epirus)，北部即古之列利亞 (Illyria)。以列利亞在紀元前二三百年間爲羅馬所治，直至中世紀後爲斯拉夫、北歐、意大利之奴隸。土耳其來侵了，加司脫利奧達 (Kastrioti) 奮起抵抗，尋卒，國亦亡。二十世紀初阿爾巴尼亞得到自由，今又在阨隘中了。

阿爾巴尼亞語非常不純粹，充滿了外來語（拉丁語、斯拉夫語、近代希臘語、意語、土耳其語）但牠的分佈極廣，遠及雅典、南意、西西里、達耳馬西亞、米德洛未查 (Mitrovitza) 等地。

阿爾巴尼亞的最古文獻屬十五世紀，限於北部，南部則延至十八世紀。在十九世紀的起首八十年，阿爾巴尼亞的文字尙未確定（圖A）一八七九年愛國詩人薩米·貝 (Samî Bey Frasheri) 創製一種文字，共三十六個，一字一音；但因在國內土耳其其人壓制甚烈，書籍不得不移到國外出版，就用拉丁

(B) Sami Bey's alphabet

Gum' e barge kjo dite
Per ridge Qqipearet,
Do na sjele ne dite,
Qe s' e klein te parat.
Kjo dite do na bjere
Te gida miresite,
Be gide dot' i ngrere
Demet' e marrezite.

(C) Latin alphabet

Shum' e bardhe kjo dite
Per gjithë Shqipëaret,
Do na sjelle një dite,
Qe s' e kishin te parat.
Kjo dite do na bjere
Te gjitha miresite,
Dhe gjithë dot' i ngrere
Demet' e marrezite.

Very happy (is) this day
For all Albanians;

It will bring us a light,

such as the earlier (races) had not.

This light will bring us

All blessings,

And (it) will/make up for/all
Damages and follies.

阿爾巴尼亞語已經過猛烈的變遷，特別是語尾，非用語言學的眼光，難以尋出印歐語的語源，下面是兩個例子：

阿爾巴尼亞語	nlk-u	nat-a	miell-te
德語	der wolf	die Nacht	das Mehl
英語	the wolf	the night	the meal

在別種印歐語得到應有的所屬的時候，阿爾巴尼亞語獨沒有拉斯克與波特說牠不是印歐語。希萊赫第一個研究牠（見所著 *Die Sprachen Europas*, 1850），斷定牠是印歐語，但把牠列入拉丁語與希臘語，錯了。一八五四年，布善發表論文，說阿爾巴尼亞語不隸任何印歐語語系，牠在印歐語族上自成一系列，這個歸類法證明無誤。

研究阿爾巴尼亞語真正成功的是古斯泰夫·梅以爾（*Gustav Meyer*）。他以比較語言學的立場於一八八三年至一八九二年決定阿爾巴尼亞語的語音定律，而鉅著則是一部字源（一八九一年）。當他著此書時，他遇到不少困難：第一，材料散漫四處，不易得到；第二，爲了區別本土語與外來語，須通全部巴爾幹半島上的語言及意大利方言。古斯泰夫·梅以爾著一部文法（一八八八年），使研究阿爾巴尼亞語的便利不少。這個印歐語族中的螟蛉子由這位德國人一手扶養成了，研究可說已到了完美的地步。

一本意語的雜誌 *Studi albanesi* 有時也刊阿爾巴尼亞語研究尤克爾 (Jok) 在阿爾巴尼亞語上也有獨特的成績。

第七節 亞美尼亞語

亞美尼亞語不限於今日的國疆，牠的西線可迤北經小亞細亞而至敘利亞海岸，其他則與土耳其語間雜着，在康士坦丁堡，士麥那，洛獨司托 (Rodosto)，蘇却伐 (Sutchava)，洛司托夫 (Rostov) 等地，更有小股亞美尼亞語散佈着。

亞美尼亞語在五世紀時有了文獻；書寫這些文獻的字母計三十六個（後增多二個），由梅司洛布 (Mesrop) 創製，雖依據希臘字母，式樣已大變（見圖）。

亞美尼亞語經過古代、中古、近代三個時期的演化；但即使牠的古代體已與原始印歐語大相逕庭了。阿爾巴尼亞語亦經過猛烈的變化，但 cy 與 tre 二語詞，比亞美尼亞語的 erku 與 erekh 更容易認得出是「二」與「三」話又得說回來了，原始印歐語詞變化的系統，亞美尼亞語保留得比阿爾巴尼亞語更多，雖不及梵語、立陶宛語、哥德語那樣明晰。

因為亞美尼亞語容納了許多波斯語，早期的研究者誤把牠當作伊朗語之一。拉斯克把牠列為獨立

Եւ առաքել երկու յաշակերտաց անտի
 եւ սակ ջնտաւ. երթայք է քաղաք, եւ կրբէւ ճաւ-
 շիկէք է քաղաքն պատահաց շնոց ձեզ այք սի որ սա-
 վոր ջրոյ յաւ օճնիցի, երթայք զՏեա նորա :

Evo arak'ē erkus y-asakertac' anti evu asē c' -nosa:
 and he sends two of disciples the and says to them:
 er'tayk' i k'atak', evu ibrevu mtanic'ē: i k'atak'-n.
 go ye to the town and when you enter into town the,
 patahesc'ē dzez ajr mi or sap'or d'xroy y-us
 there will meet you man a, who a vessel of water on (his) shoulder
 evoc'is, er'tayk' z-het norc
 hes. go ye after him.

的印歐語，且說明了牠的音變定律之一（p 變成 p'，如亞美尼亞語 hayr 「父」與 bur 「火」相等）
 希臘語 pater 與 pyr)。希萊赫却把牠列入伊朗語（見所著 Die Sprachen Europas, 1860）未免

可笑了

十九世紀的八十年代，比較語言學昌明，音變定律越受人注目，亞美尼亞語的屬性也日趨明確。許布喜曼 (H. Hubschmann) 在一八七五年至一八九七年之間陸續發表了一批專著，區別了外來語及本土語，指出基本的音變定律，亞美尼亞語的研究才大備。法人梅葉也是這方面的傑出人才。巴黎有一份亞美尼亞語研究雜誌（一九二〇年創刊。）原籍者，在新得解放之後，常刊古籍，字典，及語言研究。

第八節 喜底德語

喜底德語是小亞細亞的印歐語，這個屬性的確定在二十世紀之初，挪威人努春 (J. A. Knudtzon) 首倡此說，捷克人洛茲尼 (F. Hrozný) 繼之，而近代作印歐語研究的已沒有人把牠放棄了。

喜底德是個大帝國，聖經上已見這個名字，亞述人則稱之爲 *Assur*。在這帝國內，語言各異，但有一個主要語言存在，這就是這兒的喜底德語。

喜底德人用過兩種文字，一種是楔形文，一種是象形文；而在語言學上有用的是前一種，因為牠雖是亞述楔形文的借用，語音却因此有了記錄。關於這兩種文字的發現，我們自有專頁交代。

約紀元前一九〇〇年時，喜底德語就見使用，經過七百年，忽告寂滅，所以是印歐語族上死滅最早的一系。

喜底德語在形態學上是屬印歐語的，但比雅里安語簡單得多。喜底德語富喉音，且與諸西部印歐語所用的無甚差異。基本動詞及名詞，說明喜底德語是印歐語的嫡裔；可是命名動詞及名詞的數表示借自別的語言，到底借自什麼語言，現尙未詳。

利西亞語二例

- (1) ebeñe xupa me-ti pññawatē Pumasza
 this grave (and) built Pumasza
 Erteliyeseh tideimi
 Erteliyeg's son
 hrppi ladi ebi Uwinste xumetiyeħ
 for wife his, Uwinste xumetiyeħ's
 zrimazi se tideime ebiye

gavan-daughter(?) and children his.

(2) *Purimeti-ti pñāwate*

Purimeti built,

Masasa tideimi

Masasa's son,

Xupə ebeñe hrppi atli ehhi

grave this for self his

se tideime ehbiye,

and children his.

由於解釋銘誌，許多分佈於小亞細亞的語言又爲世人知道。牠們的研究更另詳，且記牠們之名：
(一) 用楔形文記錄的：

愛朗語 (Elamitic)

考西亞語 (Cossæan)

米坦尼語 (Mitani)

梵恩語 (Van)

蘇美利亞語 (Sumerian)

(二) 用類似希臘字母記錄的：

利西亞語 (Lycian)

加利亞語 (Carian)

牠們都與喜底德語有親屬性，彼德生說：「問題十分重要，因為不僅牽涉到卡派獨謝 (Cappadocia) 一地。克萊契默 (P. Kretschmer, Einleitung in die Geschichte der griechischen Sprache, 1896) 無疑是對的，他根據了地名人名堅決主張彼此非常近似的語言必通行於整個小亞細亞的中部與南部。假使卡派獨謝的喜底德語是印歐語，這是可以同意的事，該地全部說印歐語。」(Pedersen, Linguistic Science in the 19th Century) 因材料欠缺，牠們還少被利用。

第九節 托加利亞語

托加利亞語 (Tolharian) 在我國很少有人知道，但又早就知道，是中亞細亞的一個印歐語。牠分東西二部；東部近焉耆 (Karashar)；西部近龜茲 (Kutcha)。東部較遲於西部；現在兩個都成死語。牠用印度的婆羅米文記錄；文獻多數是佛經。據學者說，懂了幾行托加利亞語之後，就能知道牠是印歐語了。梅葉也說：「根據文法或根據語彙，托加利亞語是印歐語，且可找出印歐語某些最古的特徵。」(Meillet, *étude com. des langues in-eu.*)

印歐語學發展到十九世紀末，在方法論上已臻於科學化，所需要的只是發現失蹤的姊妹語：阿爾巴尼亞語、亞美尼亞語、喜底德語都在這個衝動下給帶了出來，托加利亞語亦然。

十九世紀末，加爾各答、聖彼得堡、倫敦等地，都收到來自新疆的斷片文獻，各國探訪隊不約而同地到中亞細亞去，連俄國也派了阿爾登堡 (Oldenburg)，日本也派了京都「本願寺」的橘瑞超。他們走遍在我國歷史上稱爲西域的各地，發現無數的文獻，如屬於英印隊的匈人史坦因 (M. A. Stein) 發現手鈔

本達五百立方英尺，德國隊的勒各克(A. von Le Coq)及格倫衛台爾(Grünwedel)得數百箱，法國隊的有名東洋學家伯希和(Pelliot)所得亦鉅。這次探訪的貢獻有三：(一)有助西域史的研究；(二)有助梵語文獻的研究，因為梵語文獻在印度本國最早的屬於十一世紀之物，即在日本向被視為最早的一個(兩張貝葉)也屬七世紀，而在新疆則有屬於一世紀的；(三)有助印歐語的比較研究。

探訪隊在新疆發現兩個未知語言都以婆羅米文記錄的文獻：一個在北部，吐魯蕃(Turfan)附近；一個在南部，和闐(Khotan)附近。南部的一個未知語言，經牢埃曼(Leumann)及珂諾(Konow)二氏的研究，知道是伊朗語之一名之為塞語；北部的一個即托加利亞語。

托加利亞語一名係繆勒(F. W. K. Müller)所定，有許多人反對這個名稱的正確性，但贊成的也很多。東托加利亞語一面最好的著作是舒爾資(Schulze)、西格(Siegel)及西格林(Siegling)三氏合著的托加利亞語文法(一九三一年出版)。西托加利亞語的研究者有梅葉及西爾文·萊維(Sylvain Lévi)。

我們這裏用托加利亞語一名，好像十分生疏，如果用牠的舊名覲貨羅、吐火魯，或大月氏，就覺得熟悉了。說這語言的人民在西域，遠在漢代已與我們來往，最早通西域的張騫，其目的地就是大月氏，史家說，中

國與西域的交通由此開始的。我國的接受佛教，亦由大月氏引導。我們早就知道托加利亞語了，爲什麼到今天一點不提起牠了？牠的地點在國門之內，爲什麼我們不研究而由西人來？我們事事落後，又好新騫遠，結果什麼都不成，這是我們談到末一個印歐語時不能自禁而發出的感喟。

第三編 非印歐語學史

第一節 烏阿語

語言的認識到十九世紀中葉以後又大大增加其數目，使學者要重新做一番標本式的工作，這樣，可以舉出弗力德里希·繆勒 (Friedrich Müller) 的語言學大綱 (1876—88)，芬克 (F. N. Finck) 的地球之語族 (1909)，梅葉及高恩 (Cohen) 的世界的語言 (1924)，威廉·希密德 (Wilhelm Schmidt) 的世界的語族及語系 (1926)。其中以語言學大綱最屬上品，先記述各語言的親屬性，後介紹各該語的研究書，再給每一語言一個素描及實例，比之海爾伐司及阿德薩的作品不啻天壤之別。我們這裏談語言學的歷史，許多非印歐語的語言研究自屬不可省，那麼這些標本不得不按語族略加討論，現在先述烏阿語族 (Ural-Altaic) 及其研究史。

烏阿語族，像牠的定名一樣，分烏拉爾語及阿爾泰語二支，每支又分許多小語，分述於下。

烏拉爾語分二系：芬紇語 (Fino-Ugric) 及薩滿語 (Samoyedic)。芬紇語包括下列各語：

丘特語 (Chudic)

a. 芬語 (Finnish)

b. 拉布尼亞語 (Lapponian)

c. 喀來里亞語 (Karelian)

d. 伏西亞語 (Votian)

e. 愛沙尼亞語 (Estonian)

f. 凡布司語 (Veps)

g. 里逢尼亞語 (Livonian)

伏爾加語 (Volga)

a. 切萊米西亞語 (Cheremissian)

b. 摩爾維尼亞語 (Mordvinian)

柏米亞語 (Permian)

a. 西家尼亞語 (Syrjänian)

b. 伏却基亞語 (Votjakian)

奧司斜基亞語 (Ostjakian)

伏古利亞語 (Yugulian)

匈語 (Hungarian)

屬於薩滿語的有五語：(一)尤拉基亞語 (Yurakian) (二)道幾亞語 (Tavgyan) (三)葉尼塞語 (Yeniseian) (四)奧司斜基亞·薩滿語 (Ostjako-Somoyede) (五)伽馬西尼亞語 (Kamassinian)。

在這許多烏拉爾語裏，多數給漁人或獵人用，有文獻的只有芬語、愛沙尼亞語，及匈語。匈語文法最複雜，單說名詞的格，就以二十計，下面舉出六個：

單數	複數	英譯
主格 hajó	hajók	ship(s)
內格 hajó-ban	hajók-ban	in the ship(s)
出格 hajó-ból	hajók-ból	out of the ship(s)

入格 hajó-ba

hajók-ba

into the ship(s)

近格 hajó-hoz

hajók-hoz

toward the ship(s)

與格 hajó-nak

hajók-nak

for the ship(s)

阿爾泰語包括三系主要的語言：土耳其語、東胡語、蒙古語。土耳其語分佈廣大，方言亦多，彼此却近似，除了最特別的朱伐希語（Chuvash）及耶古特語（Yakoot）。東胡語，除一部分在西伯利亞外，更及於我國滿洲。蒙古語方言的閼隔極少。

阿爾泰民族以武力見稱，都建立過大帝國，但他們的文獻並不多，也不古。土耳其語最早的文獻可溯至八世紀，其文字自成一體，容後再論。說到語言組織，東胡語與蒙古語非常簡單，土耳其語却很繁複，全部膠着，巧妙如蜂房。

這一語族的研究，爲行文便利計，也分兩部說。

烏拉爾語的最早研究者是家馬蒂（Gyarmathi），於一七九九年著書說明匈語與芬語的親屬性。拉斯克研究芬語，著一部拉布尼亞語的文法，並歸併諸芬語。湯姆生（Vilhelm Thomsen）專攻芬語。

中的假借語於一八七〇年刊有名的 *Ueber den Einfluss der Germanischen Sprachen auf die Finnisch-Lappischen*。此書且成爲假借語一般研究的原則。芬人加斯脫倫 (Castrén) 是烏拉爾語學的唯一權威，不，整個烏阿語族都是他的研究對象。其他人士在這圈內努力的有：衛克倫 (K. B. Wiklund)、尼爾生 (K. Nielsen)、賽戴萊 (Setälä)、叔南 (H. Paasonen)、布丹茲 (Budenz)、杜奈爾 (Donner) 等。一本法語的雜誌 *Journal de la société finno-ougrienne* 及一本德語的雜誌 *Finnisch-ugrische Forschungen* 都在芬京出版。

阿爾泰語的研究，在土耳其語上較有貢獻，如湯姆生研究語音，梵倍利 (Yämbert) 及拉特洛夫 (Radloff) 研究語源，巴叔南攻朱伐希方言，而梵語專家保德林攻耶古特語，蘭司岱 (Ramstedt) 與貢波資 (Gombocz) 把滿蒙二語比較研究，功高一切。

第二節 高加索語

高加索語的分歧很深，至少有三十種以上，即在希臘時代，已被斯德拉波稱爲「方言之山」。高加索語可以分成三部：東部，以乞欽切亞語 (Chechentian) 爲主，其他較大的則有卡西·可米基亞語 (Kasi-

庫米基亞語 (Avarian) 等西部，包括三語，即阿白哈西亞語 (Abkhassian)、西爾加西亞語 (Circassian)、烏皮赫亞語 (Ubykian) 南部，以喬其亞語 (Georgian) 為主，較小的有明格來里亞語 (Mingrelian) 及司華內西亞語 (Svanetian) 二個。

在這三十幾個語言內，有文獻可徵的唯有喬其亞語，牠的文字據說也是梅司洛布創造的。說高加索語的人民約二百三十五萬，多數是山民。

高加索語的研究者，有不知疲倦的希夫納爾 (A. Schiefner) 於一八五六年至一八七三年間，詳細描寫了八個不同的高加索語；後有愛爾可特 (R. von Erckert) 著高加索民族的語言 (奧京，一八九五年)，只是一個目錄，錯誤不少，但比希夫納爾描寫了更多的語言；到了第爾 (Adolf Dirr) 手裏，高加索語的研究更見進步，除編輯雜誌 *Caucasia, Zeitschrift für die Erforschung der Sprachen und Kulturen der Völker des Kaukasus* (萊比錫，一九二四年創刊) 更著專書 *Einführung in das Studium der kaukasischen Sprachen* (1928) 帶來一線比較研究的曙光。俄人，因為政治的關係，在高加索語學上貢獻也很大，如陸百丁斯基 (Lopatinsky) 以俄語著了供記述高加索人民及居地

用的材料集刊，馬爾 (Marr) 則在高加索語上鑽究一生，且以此形成「耶弗特語學說」，認高加索語爲殘剩的語言，可惜他的著作多數用俄語，這個學說在西歐語言學界引不起廣大的注意，甚至他的名字也很少被人提起。

第三節 閃含語

閃含語族以閃語與含語構成，現在先論閃語。

閃語分三支：阿拉米亞語 (Aramaic)，希伯來語，及阿拉伯語。阿拉米亞語有兩個最古的語言，巴比倫語與亞述語，在古代東方是國際語，傳到迦南的阿拉米亞語叫做卻爾地語，耶穌基督實在用這語言；薩馬利坦語 (Samaritan) 與曼地亞 (Mandaean) 同樣屬阿拉米亞語；敘利亞語屬阿拉米亞語，分古代及近代二式，近代敘利亞語是唯一的活着的阿拉米亞語。希伯來語有許多死語，如腓尼基語，迦泰基語，摩阿語 (Moabitic)，非力司丁語 (Philistine)；耶路撒冷本是希伯來語的中心，但受了異族的蹂躪，已消滅了去；今日猶太人所用的希伯來語不是純粹的，可以另名之曰猶太語。阿拉伯語爲了回教的關係，勢力鼎盛，今日通用的一種，衍自七世紀。這樣說來，現存的閃語只包括景教的敘利亞語，猶太教的猶太語，以及回教的

阿拉伯語。

關於文獻，各閃語的狀況如下：（一）阿拉米亞語一支，巴比倫語與亞述語用楔形文，可溯至紀元前四千年；卻爾地語亦很古，文字記錄最先見於舊約的起首五章；薩馬利坦語的文獻是舊約起首五章的翻譯，而曼地亞語的文獻是十世紀左右的亞當之書；古代敘利亞語有一銘誌，發現於西安，爲七八一年之物，但聖經的翻譯已始於二世紀。（二）希伯來語一支，腓尼基語於紀元前七世紀有銘誌，摩阿語於紀元前十世紀有銘誌，舊約當然是狹義的希伯來語的文獻。（三）阿拉伯語一支，可蘭經自然是，但更有屬於回教興起以前之物，如於達母提克（Thamudic）發現的銘誌屬紀元前，柴白脫（Zabad）的三語對照的銘誌屬五一三年，哈蘭（Harran）的二語對照的銘誌屬五六八年。

含語用於非洲東北海岸，西延至塞乃加河，分三支：埃及語；柏柏語（Berber）；戈希德語（Cushitic）。埃及語用於埃及，爲最古的含語，可溯至紀元前四千年；三世紀時出現了一種新的語言，常叫牠做考布德語（Coptie），今以通用阿拉伯語，只用於教堂。

柏柏語內部含二三十種小語，可分成三部：南部，卡姆語（Kham）較大北部，有奧恩語（Auen）；海康（Heikam）等；中部，有十一方言，喜契華語（Hiechware）與那龍語（Naron）較著。柏柏語在北非海岸

有幾個短的銘誌，所用文字不一，有拉丁文，希臘文，里比亞文，布尼克文（Punic），時期屬羅馬時期。柏柏語之一的杜愛雷格語（Tuareg）——在撒哈拉——有文字記錄，法人梭來（Saulcy）與亞萊維（Halévy）研究過牠，字體如下：

⋆⋆⋆⋆	⊙	⋆⋆⋆⋆	⊙
(a)ytwt	nrznb	whb	
tawiyā (壞鏡)	ibanzaren (灰色)	abehaw (灰色)	

（自右讀至左）

戈希德語是南合語，分十幾種小語，如畢哈利語（Bihari），那馬語（Nama），馬撒依語（Masai），阿謬語（Agaui），丹客利語（Dankali）等，較大的有加拉語（Galla）及索謀里語（Somali）。戈希德語有一部分在阿比西尼亞。

說到阿比西尼亞，使人想起閃含二語混淆的情形。在極早的時候，一閃族從舍俾亞（Sabea）——這地方有銘誌——湧到非洲的後被稱為阿比西尼亞的地方。這個地方，在埃及與奴比亞（Nubia）——這裏也有銘誌，據說出自舍人——之南，就產生出一種新的語言，名字叫愛西屋皮亞語（Ethiopic）。^三

四世紀時，有了愛西屋皮亞語的聖經以及別些銘誌，到九世紀時，卻又死滅了，於是有一種阿姆哈力克語 (Amharic) 起來代替，但滲入了含語的成分。現在阿比西尼亞有些語言，如底格黎語 (Tigre) 與哈拉利語 (Harrari)，學者還難把牠們歸入阿姆哈力克語的變體還是獨立的系統。

不僅在語言分佈上，即在語言性質上，閃含二語可能合而不分，如索謀里語與阿拉伯語加於動詞前面表示人稱的接頭語：

阿拉伯語

'a-我

ta-你

ya-他

ta-牠

na-我們

ta-你們

ya-他們

索謀里語

ahai 我是

tahai 你是

yahai 他是

tahsi 她是

nahai 我們是

tahin 你們是

yahin 他們是

數詞一方面，彼此也近似，事涉專門，不談了。

閃語的研究在過去原很盛行，用科學方法的，在十九世紀，如楔形文的訓釋（另詳），把整個閃語作比較研究，有勒南（E. Renan）作閃語一般及比較文法學，諾爾台克（Noideke），萊特（W. Wright）作一部同性質的書（一八九〇年，劍橋出版），布洛凱爾曼（C. Brockelmann）作閃語比較文法學概論（1908—13）而有標準作之稱。

含語的研究，除訓釋埃及聖書字外（另詳），由各語言學家分別擔任：戈希德語上，有盎克維司脫（Almkvist），亞萊維，柏萊都留司（F. Pratorius），萊布修斯（Lepsius），漢恩（Hahn），萊因尼希（Lee Reinisch），柏柏語上，有哈諾圖（Hanoteau）及白賽（Rene Basset），馬因霍夫（C. Meinhof）的含語學（一九一二年）所論極廣大，可稱傑作。

閃含語的整個研究有德人般飛（Benfey），依據考布德語，解釋埃及語與含語的親屬性；荷爾馬（H. Holma）與恩勃（Ember）曾作語源之考察，但後者一九二六年失慎稿焚而人亦斃；埃爾曼（Adolf Erman）在最近研究最力，日後可望有優良的結果。

第四節 巴斯克語

巴斯克語現於比利牛斯山二麓近比司開灣爲五十萬人民所用，最古的文獻屬十五六世紀。

巴斯克人是伊卑利亞人 (Iberian) 的子孫。伊卑利亞人留下銘誌，休柏納 (Hübner) 把牠們搜集起來，舒哈爾德作伊卑利亞語名詞變化 (1907)，證明與今日的巴斯克語有關係。

倍恩 (Beain) 地方有個故事，上帝爲了懲罰魔鬼引誘夏娃，叫他到巴斯克去，學會那個地方的話才赦他；魔鬼苦心學習，七年過去，上帝叫魔鬼出來，那知魔鬼一跨出加司德隆杜橋 (Castelondo)，把巴斯克語一古腦兒忘了。巴斯克語的難可想而知。在巴斯克語，表示現在完成時的輔助動詞（如英語 have, has, had）有一百五十個不同式樣，不僅與主語合，且與直接及間接賓語合，如英語 I have given the woman the apple（我已給這個女人蘋果）作：

eman diot emaztekiari sagarra

given I have to the woman the apple

如把「女人」換成「你們」，「蘋果」換成「許多蘋果」，這個 I have 就要作 danzkiznet 與 diot

完全不同了；又如英語 he has seen it, me, us, you (plural) 其中 he has 在巴斯克語裏就依次作 du, nau, gaitu, zaituzte 了。又以方言分歧，巴斯克語不能怪狡猾的魔鬼也學不成了。

巴斯克語的研究有下列三方面：

(一) 研究來源，已述，如休柏納與舒哈爾德。

(二) 研究方言，波那巴德親王 (Prince L.-L. Bonaparte) 曾集不少有用材料，後荷人依司 (Van Bys) 作巴斯克方言之比較文法學 (1879)，烏倫倍克 (C. C. Uhlenbeck) 於一九〇三年也作了一部。

(三) 研究屬性，尚未定局，托龍貝蒂 (Trombetti) 把牠歸入高加索語，而舒哈爾德把牠歸入含語，

如例：

巴斯克語 sei 六 sañei 七

考布德語 son zazpi

據一般意見，巴斯克語是人類語言譜上獨立的一家，雖然分佈地是那麼小。

巴黎有部專門雜誌 *Revue internationale des études basques*，可以在此地介紹。

第五節 印支語

印支語（我們漢語在內）的分類到現在還不曾確定，大致說來，可分下列四支：

暹支語

（一）泰語 分東南西三部方言約七種

（二）越語 有三個方言

（三）漢語 約有十大餘類方言

藏緬語

（一）藏語 內外喜馬拉雅山十八種方言

（二）緬語 二十幾個方言

南亞語

（一）驃語

（二）扶南語

(三) 捫達語

南印語

四主要五偏僻方言

海爾伐司第一個認識印支語的存在（閱第一編第三節）馬士曼（Marshman）因作論文論漢語的文字與聲音（一八〇九年）確證漢語與暹語、藏語、緬語、語音上的相近而有印支語學之父的聲譽。爲了語言的複雜、艱難，地理的寥遠、廣闊，原籍人民的文化低落，印支語到目前還沒有看見系統化的研究結果發表出來，而我們實負一半的過失。在一切印支語學者間，瑞典人高本漢（Carl Ben）及日人新村出成就較大。在個別的語言上研究的自然有些，且舉幾個：

泰語 福郎克夫德（Frankfurter）格里孫。

越語 馬伯樂（Maspero）有一代表論文越語歷史語音學研究（1912），加基埃爾（Cadière）也有名。

漢語 研究者特別多，在日本有所謂「支那通」，在西洋有「漢學家」（Sinologist），而我們自己，因爲語言學沒有普遍發展，精密的研究還屬罕觀，西洋的「漢學」範圍極大，幾包括全部中國文物的研

究，有的則指中國經書的譯述而言，而且常與整個東方研究混在一起，所以起初沒有純粹的漢語的研究，更談不上什麼比較方法。

高本漢說：「中國語言歷史的研究，久爲學者所忽略，於近年來乃引起一般人不少的興味。最初有 Edkins, Volpicelli, Kühner 這幾個人的探考，但不能稱爲專門之學，到了一九〇〇年 Schank 在 巴黎通報 登一篇 Ancient Chinese Phonetics，總算是較有科學條理，較有價值的了。」（林語堂 譯刊所著 語言學論叢 頁一六二）這門作爲比較研究重要分子的古音學，可知在本世紀之前在西洋沒有任何發明。商克 (Schank) 把漢語學分成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缺少系統，一切近乎信手拈來之嫌，如明代 利瑪竇 (Matteo Ricci) 的 西字奇蹟，金尼閣 (Nicolas Trigault) 的 列音正譜（入 西儒耳目資）以及後來的 艾約瑟 (Joseph Edkins) 的 中國上海土語文法 (1853) 與 中國官話文法 (1857)，武披齊利 (Volpicelli) 的 中國音韻學 (1896) 等。這些著作爲當時漢語的研究，未達歷史漢語的門限，價值自然低。在第一階段中想嘗試歷史漢語學的是前面說過的 馬士曼，但他根據 康熙字典 的字母切韻要法（即鏡花緣裏用來責難一個老塾師的東西）推測古漢音未免太不可靠。

第二階段開始於 艾約瑟 一九〇〇年出版的那本 古漢語音學，根據更古的音韻學書建立原理，據羅

幸田先生說（見中國音韻學的外來影響，刊東方雜誌三二卷十四號）艾氏的貢獻有三：

(1) 介紹進聲母〔j〕（就是附顎作用）的觀念。

(2) 提出古雙唇音在三等合口前變唇齒音的條理。

(3) 發現一二等沒有i介音，三四等有i介音。

繼商克之後，出現了兩位有耳共聞的漢語學家，一即馬伯樂（H. Maspéro），一即高本漢（B. Kar-Igren）。馬氏的著作有二：安南語音史研究（論文，一九一二年，推隋唐音），唐代長安的方言（論文，一九二〇年）。高氏作品尤多，尤見精闢，悉關古音學，計漢語音韻學研究（1915—26），古漢語的再建（論文，1922），上古漢音各問題（論文，1928），詩經研究（論文，1932），老子韻考（論文，1932），古音學（專著，1926），九二六年出版，賀譯中國語言學研究，一部漢語分析字典（1923）也非常特出，最近則有漢語詞系（論文，1934），可以說是一個結論。高氏的中國語與中國文（一九二三年，張譯）則屬通論性質。

除這二巨子外，我們更見不少西洋古漢音學家，如西門（Walter Simon）作論古漢語詞末子音的再建（論文，1927），卓古諾夫（Dragunov）獻於古漢語的再建，法人伯希和（Pelliot）與尤良（S. Julien）也有佳作發表過。在日本，支那古韻史的作者大島正健是有名人物。

並不限於漢語古音學，卻作廣泛研究的，也有不少學者，以德籍居多，如孔好古 (Conrady)，格魯白 (Grube)，西蒂希 (Sittig)，繆勒 (F. W. K. Müller)，牟倫陶夫 (Möllendorff)，而加倍倫茲 (G. elantz) 的漢語文法更爲有名，瑞士 有戴密微 (Demieville)，頗著聲望；俄國 有華西里夫 (Vassiliev) 是早期的漢學家，所論多數屬中國文字學，論文漢語與中亞語言的關係立論很是正確新穎；英人 如派克 (Parker) 與翟爾士 (Giles) 也不惡，翟氏 更有一部出色的字典。

方言一面，歐人 給了不少注意，尤其是傳教師，編有極多字典或文法，如Eriiel 於粵語，Rey 於客語，Maclay 於閩語，Douglas 於廈語，Gibson 於汕語，Montgomery 於溫語，D. H. Davis 於滬語等，請閱林語堂語言學論叢 (216—217)。

研究漢語的專門期刊有大亞年刊 (德)，漢學 (德)，中國記錄 (英)，皇家亞洲學會華北分部學報 (英) 等。

藏語 研究者有老佛 (Lantier) 及富戈 (Foucaux)，高本漢與西門更以藏漢二語的比較聞。

緬語 蘭茲台爾 (Landsdale) 的緬語文法 (一八九九年) 可以說是專著。

暹語 斯蒂文司 (Rev. Stevens) 研究文法，布拉貢 (Blagoen) 研究語音，是雙璧。

扶南語 有馬伯樂、阿才馬 (Azmar) 等。

捫達語 剛倍爾 (G. Campell)、馬松 (Mason)、萊維 等人統是。

南印語 南印語 的屬性所說不一，牠居印度南部，因為那個地方有辛哈爾語 (Sinhalese)，便給歸入印歐語；又有人把牠歸入高加索語，把牠獨立成家的也有之；但把牠歸入印支語較合理，此說首創自拉斯克 (見全集三二三頁)，呂開 (Ruckert) 繼之 (一八四三)；萊維 把此說鞏固。南印語 上的最好作品是考威爾 (Caldwell) 的南印語比較文法學 (一八五六年)。

印支語 的雜誌有下面幾部：法國遠東學院叢刊 (河內)；亞細亞雜誌 (巴黎)；通報 (巴黎)；東洋學會會刊 (買加拉)；東方雜誌 (巴黎)；東方語言傳習所年刊 (柏林)；東洋學報 (日本)；其他更有一般性質叢刊語言學論文的雜誌，俱略。

第六節 海洋洲語

海洋洲語，即馬來·玻璃尼西亞語，也是一個分佈廣闊的語族，包含三支：印度尼西亞語，玻璃尼西亞語，美拉尼西亞語。

印度尼西亞語的主要語言有菲列濱語、西里伯語、婆羅洲語、馬來語、爪哇語、蘇門答臘語、馬達加斯加語、台灣語等，有幾個已有文字。

玻璃尼西亞語約有十幾個語言，都很近似，可以說是海洋洲語裏面最統一的一支，且看下面一個比較：

	夏威夷語	伐加爾語	薩摩亞語	東加語	拉洛東加語	大海底語	邦古希伐語	新西蘭語	曼加列文語
	Hawaiian	Fakaalo	Samoa	Tongan	Rarotongan	Tahiti	Mukuhiva	New Zealand	Mangarevan
1	tahi	tasi	tasi	taha	tai	tahi	tahi	tahi	tai
2	tua	tua	tua	ua	rua	rua	rua	rua	rua
3	tolu	tolu	tolu	tolu	toru	toru	toru	toru	toru
4	ha	fa	fa	fa	a	ha	fa	va	a
5	lima	lima	lima	nima	rima	rima	ima	rima	rima

美拉尼西亞語分佈在新喀里多尼亞、蘇羅門、加羅林、馬紹爾等地方。

澳大利亞、達司馬尼亞、新幾內亞、阿達曼諸地的語言，是否屬海洋洲語族，還沒有一定的見解。

海洋洲語的比較語言學沒有專著，略事工作的有孔恩 (E. Kuhn) 及希密德 (W. Schmidt)。海爾伐司是最早的海洋洲語的研究者；布善也曾染指於此，未有成就。加倍倫茲最堅決承認海洋洲語族 (1831—73) 的存在。

在海洋洲語上作個別研究的有好幾個：洪堡德研究爪哇語最早，近來則有不少荷蘭人研究牠，鏗恩 (J. H. C. Kern) 最有名；馬來語因有文化研究牠的也很多，如佛朗 (Ferrand)，溫德司台得 (Windstedt)，柏萊費 (Playfair) 則研究台灣語；白朗飛 (Bloomfield) 在菲列濱語上貢獻亦大，所以印度尼西亞語一支的研究比較發達。玻璃尼西亞語一支，雷伊博士 (Dr. Ræe) 曾有精彩之作發表在玻璃尼西亞雜誌。美拉尼西亞語的研究較少，有專著的只能查到考屈林頓 (Coddington) 一人。

澳大利亞語上摩爾 (G. F. Moore) 於一八四三年刊了一字彙梅以爾 (A. B. Meyer) 攻新幾內亞語。

第七節 非洲語

非洲大陸上，除尋出一支含語外，可別出另外三支：（一）南非，以霍屯督語（Hottentot）及布餃語（Bush）為主；（二）東非，以班圖語（Bantu）為主；（三）西非，以蘇丹語（Sudan）為主。這三支語言的親屬性至今仍是個大問題，所謂「非洲語」只是一個地理的概念。

每支語言又分成無數小語，這裏無法詳述了。

馬因霍夫（Meinhof）在非洲語的研究上必須首先提出，因為他曾經作了廣大的考察。教士也時有報告，只是散漫各處，難以統計。

分開來講，布利克（Bleek）在南非語上有特殊的成就；東非語上，研究者較多，有鮑依司（Boyce）、愛百爾耶特（Appleyard）、安倫德（Torrend）、撒克樓（Saclenz）等人。西非語上，我們只知道兩位研究者，米喬德（Migeod）與威斯德曼（Westermann）。

第八節 美洲語

美洲語純粹是個地理概念，因為牠並不指一個統一的語族。美洲究竟有多少語言？海爾伐司說有一個，未免見識太少；後人說有四五百種，又嫌太多。美洲土人約計四百萬，散居各處，多數文化低落，沒有團結，語言越分越多。有位教士在中美巴倫克 (Palenque) 給土人編了一部字典，十年後，他再去舊地，發現這部字典整個地不能用了 (S. F. Waldeke, Lettre à M. Jomard des Environs de Palenque, Amérique centrale, Il ne pouvait se servir, en 1833, d'un vocabulaire composé avec beaucoup de soin dix ans auparavant)。不靈頓博士 (Dr. Brinton) 的記載也可介紹：「美洲印第安人表現出難以置信的散漫。這是極普通的事，男女二性對於同一東西有不同叫法，貴族與常人，祭師與庶民，長輩與小輩，卽連已婚者與非婚者，都是這樣使用在外人聽來是完全不同的表現。」^①這不是言過其實，且聽萊蘭 (Leland) 的實際報告：「常老人在一起談話的時候，年青人只能懂他們半數的話。老人的古話無限長，但新來的一代把牠們縮短。年老的巴薩馬夸第 (Passamaquoddy) 印第安人說是的爲 Chew-dech-a-1oh，而他們的兒子用 a-ha」^② 在這種情形下，把美洲土人的語言歸類顯然極困難。

了；通常地，牠們有下列四個中心：（一）美洲北部，愛斯基摩語亦在內；（二）墨西哥；（三）中美；（四）比魯。

美洲語的研究在胚胎時期，因為即連分類也沒有得到頭緒。士人所用的文字系統已略有研究，拙譯比較文字學概論裏有些不完備的記載可查。美國人對於美洲語相當注意，教士以外，有薩俾爾 (Sapir)，屈隆波耳 (Trumbull) 等人；鮑亞 (Boas) 主編的美洲印第安語手冊公認是不可或缺的讀物；歐洲人研究美洲語的罕見，烏倫倍克與旁蘇 (Ponceau) 是僅有的代表。

第九節 其他

一 日語

日語通用於日本本部，但據說琉球的語言與日語也近似。

日語的文獻相當遲，約始於八世紀。

研究日語的以日人自己爲主，著作爲數不少，而安藤正次國語學通考可算上品，其他用歷史法研究的更有安藤正次古代國語の研究，大島正健漢音吳音の研究，福井久藏日本文法史。假名研究，略了。溫克勒(Winkler)把日語歸入烏阿語族（見所著 *Der Uraltaische Sprachstamm, das Finnische und das Japanische, 1909*），已引起濃厚的興趣。有好些日人稱日語屬日耳曼語，那是道地的附會。

二 韓語

韓語用於朝鮮，向被視爲獨立的一個小語族。說到文獻，韓語比日語早四個世紀。

日人研究韓語頗力，通論的不計，小倉進平的朝鮮語學史尤稱佳作。金澤(S. Kanazawa)於一九一〇年所創的日韓二語同源說，恐怕不是出於公正的比較語言學的立場。

三 蝦夷語

薩哈連之南，北海道，千島羣島，居住着蝦夷人，像他們的人種一樣，他們的語言沒有系統可歸。薩哈連之北，阿摩爾河下游，有吉利亞克人（Gilyak）居住着，他們的語言與蝦夷語是遠親。

蝦夷語的研究日人擅長，金田一京助與知里真志保合著的アイ又語法概說是佳構；西人研究這個語言的只有巴契勒（J. Batchelor）一人。

四 北極語

北極語指千島羣島極北，堪察加北部直至北冰洋一帶的語言，分三支：

- (一) 堪察台語（Kamchadale）一千人用。
- (二) 朱克乞語（Chukchee）一萬人用。
- (三) 可利亞克語（Koryak）一萬人用。

專門研究北極語的著作，未詳。

五 愛特羅司干語

愛特羅司干語在意大利，創造了可觀的文化，只是牠的屬性未能確定。牠是一種死語，但歷史起自何時也難斷定，因為愛特羅司干人以一族中最長壽的人的死期爲紀元。

據史家喜洛多德的記載，或希臘人給這族的名稱 (Tyrs-ēnos, Tyrh-ēnos) 的方法，愛特羅司干人來自小亞細亞的利底亞 (Lydia)。

愛特羅司干人留下幾千塊銘誌，多數是苦燥的人名，用的是希臘字母，最古的可溯至紀元前七世紀。可作愛特羅司干語最好的研究材料是用文字寫的一粒骰子，文字的排列如下：

max—zal

θu — huθ

ka — ci

牠們到底算什麼數目？——二，三——四，五——六，還是——六，二——五，三——四？學者希望在別些

銘誌上再發現這些數目，可是徒然；否則，根據數詞很容易尋出牠的屬性。

繆勒 (C. O. Müller) 於一八二八年從許多古意大利方言中把愛特羅司干語廓出來；到十九世紀後半葉，研究者更多，有德人狄克 (W. Decke) 與保利 (O. Pauli)，挪威人托爾柏 (A. Torp)，瑞典人丹尼爾孫 (Danielsson)。

狄克把牠歸入印歐語，只是個假設；湯姆生 (V. Thomsen) 於一八九九年把牠歸入高加索語，同樣是個假設，不過較近理而已。

小亞細亞的萊姆諾司語 (Lemnos)，意大利的雷西亞語 (Rhaetian)，據說與愛特羅司干語同系。研究前一語的保利，布列阿爾 (Breal)，布其 (S. Bursse) 等人是；研究後一語的有保利。

第四編 比較語言學史

第一節 舊時期

一 拉斯克

比較語言學是語言學中最重要的一個部門，而實際上，牠的意義只是一個方法論。我們所以專闢一編來討論比較語言學，有三個理由：（一）爲了歷史；（二）把幾個巨子作一番較詳細的介紹；（三）乘此摘述他們所用的方法，或能指導我們去建立比較語言學——在我們，最好的莫過於印支語學。我們要聲明，這裏的比較語言學指印歐語一方面，因爲截至今日爲止，最完備的比較語言學還是在印歐語。印歐語比較語言學發展到一八七〇年有一個新的變動，本節則限於這年代以前的發展的記載，讓我們從丹人拉斯克開始。

辣司末斯·克利奧·拉斯克 (Rasmus Kristian Rask) 一七八七年生於丹麥一個農人之家，自幼卽有語言學天才，當學校獎他一本冰島語的世界之環 (Heimskringla) 之後，他不用字典或文法書

的幫助立一冰島語的動詞變化表；進了「哥本哈根大學」他便專攻語言學，懂了不少語言，最心愛的還是冰島語，他的處女作便是一部冰島語的文法（一八一—）一八一三年他赴冰島遊歷，適值「丹麥科學學院」舉行論文獎金，他就把論古北歐語或冰島語的起源寄去，時一八一四年—一八一七年論文獲獎，但他已早一年出外旅行（以印度爲目的地）又一年，論文付梓，因丹語國際地位較低，拉氏對於印歐語學的貢獻在當時沒有給人發現，今舊事重提，拉氏的名聲全靠這篇論文；一八二三年拉氏返國，貧病交迫，九年後卽與世永訣。

這篇論文的體例是：「以適宜的例子，根據歷史的判斷，研究且說明古斯坎的納維亞語確實從那個源流繁衍出來；敘述語言的性質，牠的從古代至中古時代與許多斯坎的納維亞及日耳曼方言的關係；以及決定足以建立這些語言一切衍化關係和比較原理的基本法則。」^①這三條體例中，第三條具有真價值及真重要性。什麼是基本法則？^②拉斯克答曰文法。請讀他的「序言」裏的話：「經驗說明語詞間的一致十分不可靠。由於異族人民的接觸，許多語詞會從一種語言傳至另一，即使彼此的源流與形態各異也不管……文法的一致是親屬性或原始相同性的更可靠的證據，因爲一個語言，雖經混合，很少或竟從不用別個語言的形態樣式或變化規則。」^③那麼能建立語言親屬性的語詞比較可以不用了嗎？拉氏意爲

不然，所以接着說：「一個語言，不論多麼混合，還是屬於同一譜系，只要牠有最基本，最具體，最不可少的語詞——語言的基礎——與譜系相同。尋到了二語言間這種語詞的一致，且常常能抽出彼此字母（語音）變換的法則，那末二語言間就有了親屬性了，尤其是在有變化系統及語言一般構成法相似性輔助的時候。」^① 這個補充十分重要，往後的比較研究都注重語音轉換的定律。

接着拉斯克說明古冰島語屬日耳曼語系（在他稱哥德語系）並研究其他語言與牠的關係：放棄格林蘭語與巴斯克語；對於凱爾特語，他猶豫一番而放棄之（這時期之後，他仍拉進凱爾特語）；略論芬蘭語，發現牠的相似性是虛偽的，又放棄牠；於是論到同系統的各語：斯拉夫語、波羅的語、拉丁語、希臘語——希臘語乃古冰島語之源，拉斯克這樣說，雖抱了一些保留態度。

關於拉丁語與希臘語（在他合成一個，名曰斯萊西亞語系），拉斯克談得最長，佔一百三十九頁，更強調了音變的原則。他先這樣說：「假使我們來把斯萊西亞語……與哥德語，立陶宛語比較一下，且以文法及個別語詞為觀點，不僅發現許多語詞在某種形式及意義上彼此相同，且能從這些相同點上抽出字母變換的定律。」^② 他就考察音變（P.167—171），比較文法（P.171—275），立了一個包括三百五十二個

①—② 俱錄自 Pedersen, Linguistic Science in the 19th Century.

語詞的語彙(P. 275—300)在這四頁音變研究中，拉斯克發現了幾個最基本的：

p > f: 希 patēr, 古冰 faðir (父親)

t > þ: 希 treis, 古冰 þrír (三)

k > h: 希 cornū, 古冰 horn (角)

d > t: 希 damaō, 古冰 tamar (馴)

g > k: 希 gynē, 古冰 kona (婦人)

þ > b: 希 pherō, 古冰 bera (負)

θ > d: 希 thyrā, 古冰 dýrr (門)

x > g: 希 kholé, 古冰 gall (怒)

此外，他又舉出發現在語詞內部的音變二則(k > g, t > θ)。日耳曼語間的音變三則(p: pf, t: z, k: ch)。

拉斯克的音變研究並非完全無誤，且述兩個最重大的：(一) p 的音變他無法解決（這個音在印歐語上極少用）；(二)特殊的音變定律他沒有說明，如德語 setzen 等英語 set（放）為什麼英語

tread (踏) 在德語不依定律作 *treden 而作 treten。不過，時屬早期，這些缺點無損拉斯克的聲譽。拉斯克除這篇得獎論文外在語言學上尚有別些工作做，大要者計：(一) 個別語言的文法，古冰島語、盎格羅·撒克遜語、佛里西亞語、拉布尼亞語、丹麥語等；(二) 分類芬紇語；(三) 給波斯語所屬；(四) 發現兩個楔形文；(五) 認南印語不是梵語等等，有些已零星介紹，如欲深入，可讀他的全集 (Samlede Afhandlinger af R. K. Rask)。

二 布普

法郎茲·布普 (Franz Bopp) 一七九一年生於德國 梅因資，一生沒有大事蹟，完全過着學者的生活。二十一歲之時他到巴黎求學，悉心研究梵語，於一八一六年發表他的處女作，在德國譽之爲印歐語學的第一部著作，因爲他用動詞變化系統把梵語與其他印歐語比較研究。

布普這部著作的全稱是：Ueber das Conjugationssystem der Sanskritsprache, in Vergleichung mit jenem der griechischen, lateinischen, persischen und germanischen Sprache, nebst Episoden des Ramajan und Mahabharat in genauen metrischen Ueber

setzungen aus dem Originaltexte und einigen Abschnitten aus den Vedas (1811) 〇年譯成英語，一八八八年轉載於國際一般語言學雜誌第四卷。從第一頁至一五七頁，他作比較研究；但從一五七頁至三一二頁（末頁），他以梵語作品的翻譯填塞了。同拉斯克的作品一比，布普的作品多了梵語與波斯語（近代體），缺了斯拉夫語與波羅的語。布普的拉進梵語有利亦有弊：利在正式建立印歐語學，弊在使他蒙了方法論上的錯誤。拉斯克沒有跨進印歐語學的堂奧，錯誤卻少；布普跨進印歐語學的堂奧，錯誤卻多。

布普把文法（動詞變化系統）當作比較研究的唯一材料，而這個文法又須根據梵語文法，他這樣說：「首先我們必須了解古印度語的動詞變化系統，再把牠與希臘語、拉丁語、日耳曼語、波斯語的動詞變化比較；這樣，我們將在其中看到同一性以及從單一的語言組織中出現的繼續不斷但逐漸的破壞運動。」〇這個「破壞運動」究竟怎樣？布普認梵語的動詞變化最完全，別些則殘缺破碎，非追尋出牠們的原始形式不可，他說了：「婆羅門教徒的語言，比之最古的文獻或銘誌，更能使我們摸索出希臘語與拉丁語的原始形式。」〇——對了，摸索動詞變化的原始形式是布普的主要任務。

根據布普的意見，一切動詞形式都可歸到「是」一個動詞，下面一段話足以代表一切：「一個動詞，在最嚴格的意義下，是詞品的一部，依此主語與述語能夠連結起來。依照這個定義，世界上只有一個動詞，即實體動詞，即拉丁語的 *esse*，英語的 *to be*……拉丁語動詞 *dat* 表示「他給」或「他正在給」的意思，字母 *t* 表示第三人稱，是主語，*da* 表示述語「給」，文法上的「繫語」省了。動詞 *Potest* 寫出繫語，包含了語言的三要素，*t* 主語，*es* 繫語，*pot* 述語。」^①這樣的分析直與測字無異，如拉丁語 *facere*，*edere* 是兩個不定動詞，語尾有一 *e*，布普出來解釋：「在拉丁語裏，*e* 本是自動不定式的語尾；語根 *s* 所以變成 *esse*，因為加了 *e*。再把 *s* 重疊。這個語尾 *e* 解釋了希臘語的 *ai*，*einai* 等不定動詞。」^②尋不出 *esse* 的時候，布普怎樣辦呢？下面是一個例子：如在拉丁語裏，*amat-ur* 與 *amant-ur* 都有被動的意義，這個 *r* 實是 *s* 的轉換，如第二人稱的 *amaris*，所以 *amat-ur* 應該是 **ama-sut* 而 *amant-ur* 也應該是 **ama-sunt*。總之，布普的眼光中，每個動詞語尾在牠的原始時代是一個獨立的有意義的語詞，可用邏輯去解釋。

在古音學上，布普一敗塗地。他把音變認為可有可無的事，或者只是偶然發生的現象。德語 *schwitten* 與英語 *sweat* 有什麼關係？他說德語有了一個多餘的 *ch* 罷了。他又說，梵語因綴法過劣，故有這

麼許多^a，在說話時必成「短的意大利式的^b與^c。」這樣假定之後，他說：「印度語 *skāra* (短 a) 因此常常等於希臘語的 *ε* 與 *ο*，如 *aati* (他是) 卽 *εcī* *patis* (丈夫) 卽 *φός* *ambaras* (天) 卽 *buBpos* (雨) 等。」^d 說句實話，布普爲了飾非起見，在古音學上竭盡迂迴曲折之能事，竟使文章出乎常人理解程度之外。

難道布普一點價值都沒有嗎？不，他第一個比較了所有的印歐語，他的價值就在這裏。他的工作在進了「柏林學院」之後開始的，結晶便是一部比較文法學 (*Vergleichende Grammatik*)。

比較文法學計一千五百頁，出版時間佔十九年 (1833—1852)，後又再版 (1857—61)，而三版 (1868—70)，布氏已卒 (1867)，有法語譯本 (1866—74)。布普不放過任何一個印歐語；最先發表的一部分裏 (1833) 有梵語、古波斯語、希臘語、拉丁語、立陶宛語、哥德語、德語；嗣後一部分裏 (1835) 加入了斯拉夫語；再版裏，出現了亞美尼亞語，未收入書內的語言則有論文，如凱爾特語 (1833)，阿爾巴尼亞語 (1854)。

梅葉給了布普一個評語：「像哥倫布因爲找尋印度航路發現阿美利加一樣。」 (Meillet, *Étude com. des langues in-eu.*) 布普實際上想從印度的語言解釋動詞形式，卻因此發現了印度語比較語

①—④ 俱錄自 Jespersen, *The Language*.

言學的新土地。

三 格林

耶各·格林 (Jacob Grimm) 一七八五年生，律師之子，習法，受薩微尼 (Savigny) 的影響極深，氏竭力主張民衆與傳統的力量，這與格氏的浪漫主義的信仰不謀而合。格氏研究德國民歌不遺餘力，一如其兄威廉。格林初習語源學，被與格斯德·希萊格爾抨擊甚烈，憤而窮究最古的日耳曼語。格林是語言學上的浪漫主義者，對於古典主義的語言學家，即專注意希臘語、拉丁語、上流社會的語言的人，無限痛恨。他在評論拉斯克的冰島語文法時（一八一二年）曾說：「每一個性，即在語言的世界裏，須尊之爲神聖的；這是必要的事，即使最渺小最卑劣的方言，也須讓牠存在，讓牠有自己的木色，不該用暴力壓制牠，因爲牠給最了不起的最受人尊敬的語言看不見的好處。」這短短的話，表示了格林爲學的兩面。

第一，格林只研究日耳曼方言，也即說，被人輕視的東西。在格林想來，被人輕視的語言反有真生命，農人的說話不是比論理學家的更自然。格林的名作日耳曼語文法 (Deutsche Grammatik) 就這樣產

◎ 鐵白 Jespersen, The Language.

出生來。

第二，格林始終敬仰拉斯克，這可見於日耳曼語文法的「序言」；他還深深受了拉斯克的語音研究的影響，而唯獨在這影響下，他被人譽為比較語言學新方法的創造者。日耳曼語文法一八一九年出版，全部論形態學，古音學上隻字不提，有之，也是任意的猜測；拉斯克的得獎論文公佈了，格林讀了如得天啓，所以這部書在一八二二年再版時，完全換了樣子，語音的研究增至五百九十五頁。

日耳曼語文法的體例，格林在再版本的「序言」裏說得明白：「我的出發點是去追溯我們這隨時隨地變的語言的不休止的因素，因此我需要交代一個一個方言，無間一視與我們同族的外國語言。」格林沒有談梵語等語言，對於印歐語學仍有貢獻：一則他創立了一個新的方法；二則他把日耳曼語一系研究得精湛透徹，無形中鼓勵別人也要這樣一系一系地研究清楚，再能綜合地使印歐語學進步。

由格林創立的新方法是什麼？就是「音變原則」(Lautverschiebung)，或曰「語音定律」，或曰「格林定律」。「格林定律」一術語欠善，因為這些日耳曼語音變現象拉斯克早已見到，格林加以公式化，更多的說明與例證而已。格林所立的公式如下：

希臘語	p	b	f	t	d	th	k	g	ch
哥德語	f	p	b	th	t	d	h	k	g
德語	b (v)	f	p	d	z	t	g	sh	k

如以 ϕ 代表緊音, ψ 代表中音, Δ 代表氣音, 可成下式:

希臘語	T	M	A
哥德語	A	T	M
德語	M	A	T

公式是有用的, 只要牠證明無誤; 但格林的公式錯誤很多:

- (一) 德語並無中音相等希臘語 ρ 及哥德語 f , 如希 $\rho\eta\sigma\varsigma$ 哥 $f\eta\tau\eta\varsigma$ 德 $f\eta\sigma\varsigma$ 。
- (二) 德語同哥德語一樣有 h 相等希臘語 k , 如希 $k\alpha\rho\delta\iota\alpha$ 哥 $hairto$ 德 $herz$ 。
- (三) 氣音的種類太雜亂。

格林曾經解釋這些例外, 但沒有一個正確的, 結果他說了: 「雖然音變是個大規則, 牠從不永恆地實現出來; 語詞留在古時期, 演變的波浪衝過牠們上面」(Die Lautverschiebung erfolgt in der masse,

語根。

格林的神祕主義在他的論文論語言的起源 (1851)裏表現得更多，如說名詞的陰性因婦女在創造語言上也參加一分工作，語言逐漸退步等，這裏當然毋需再搬古董。

四 波特

波特，「哈萊大學」的終身教授，他的研究限於語源學，代表作是印歐語領域上的語源研究 (1868—1869)，全一卷，再版時 (1879—76) 增爲十卷。

像一個道地的語源學家一樣，波特認爲書寫的語言（即文字）有其用處：「文字殺死生命，精神產生生命。」這句話在波特看來是不對的。他自己說：「在語源學的迷宮裏，文字比意義是一個更可靠的領路人。」波特也是一個古音學家，語音變化被他看得很重要，他說：「格林在日耳曼語上所做的語音轉化的工作，比之各種語言哲學，在語源學上更有價值。」波特完成了比較語源學，也完成了比較語音學。

①① 錄自 Meillet, *étude com. des langues in-en.*

這部語源研究像一部比較字典，主要點是三百七十五個動詞根的比較研究，先述一個梵語的，然後分述其他印歐語——不見梵語而見他語的在刪略之列。

波特的文章很拙劣，組織鬆懈，節外生枝，歡喜爭辯，行文零亂，令人難以卒讀；有人說他只是倒出他的智識而已。

波特否認拉丁語源出希臘語是個勇敢的革命。他實在有能力「再建」印歐語，惜沒有付諸實現。在吉布賽語，非洲語，姓氏，數詞，一般文法學，以及神話學上，波特費過一番心機的，錄此備考。

五 希萊赫

希萊赫是個聰明人，這是我們第一次提到他時要說的話。他能說各種語言，立陶宛語，捷克語，俄語都在內；他父親叫他說受過教育的人的話，他却學會了他的鄉下遊伴的俚語，且刊書發表牠。他研究哲學（先黑格爾，後達爾文），也歡喜自然科學，特別是植物學。他談比較語言學，對於一般語言學卻不曾放棄。

氏在比較語言學上的成就是印歐語比較文法學綱要，初版（1861—62），再版（1866），三版（1871），而四版（1876），可見轟動一般，而所以然者，因為這部書寫得清楚可誦，章目分明，遠勝波特的著作萬倍。

在綱要裏，形態學一部分留着布普的幾個古董，但在古音學一部分出現了新的花樣，那就是所謂「重建」這是比較方法上一個進步。

「重建」的正確意義是：「對等是唯一可靠的事實，所謂「重建」不過是一種記號，簡約地表示對等」(梅葉)。Les correspondances sont les seuls faits positifs, et les "restitutions" ne sont que les signes par lesquels on exprime en abrégé les correspondances) 譬如說梵語 hānti (他打) 或 śhānti (他們打) 在喜底德語裏作 kuenzi (他打) 而希臘語則有 θῆ (我打) 或 τέφαται (他已被殺了) 或 τεφον (殺) 拉丁語亦有 fendo 又如梵語 śharmāh 或 śarāh (熱氣) 即希臘語 θερος (夏天) 拉丁語 formus (熱) 亞美尼亞語 յերմ (熱) 這樣比較以後，我們得到一個對等系統：

梵 gh, h = 希 φ, θ = 拉 f = 亞 g, j = 寧 ku

對等系統是唯一可靠的事實，如要簡約地表示，我們可用 *gʷh 這個記號，而這個 *gʷh 就是印歐語一個語音的「重建」印歐語詞的「重建」也可能如「馬」一語詞，希臘語 hippos，拉丁語 equus。

① 見所著 *étude com. des langues in-eu.*

梵語 *advā-s* 古波斯語 *aspa-* 古英語 *eoŋ* 古愛爾蘭語 *ech* 西托加利亞語 *yakwe* 東托加利亞語 *yake* 比較且追究一番，我們就得到印歐語「重建」的語詞 **ekwō-s* (更正確些 **ekwā-s*)。

「重建」是比較研究的一個步驟，牠的功用有三：(一)表示各個語言後起的變化；(二)表示沒有一個語言是「母語」；(三)表示語音發展的詳情。

諸位如果要明瞭「重建」的方法，我們可舉一個例來說明。法語 *ménage* (家務) 怎樣來的？我們先看古法語，發現一個 *maisnage*。法語衍自拉丁語，我們要到拉丁語裏去找。拉丁語有 *mansionem*，不知怎的變成 **mansione*，再一變而為法語 *maison* (家)。那麼古法語的 *-age* 怎樣來的？我們再要到拉丁語的語尾裏去找，結果找到一個 *-aticum* (如在 *viaticum* 一語詞裏)。這個語尾經過幾個步驟變成 *-age*，但是在什麼時候 *maison* 與 *-age* 連結起來變成古法語的 *mais(o)nage* 再成近代法語 *ménage*，則不得而知。這裏「重建」是達到了 *ménage* 出 **mansionaticum* (更正確些 **mansione + -aticum*) 這個 **mansionaticum* 不是一個真的拉丁語，拉丁語從來不用牠的。我們所能說明的只是這一點：*ménage* 這個語詞假使在某一時(未知其詳)造成了，牠可以是 **mansionaticum*，如是而已。

一個「重建」的音綴或語詞包含着各時期的經過變遷的語音，只是一個記號，並不表示在某地方某時間說的真的語詞，使用起來要特別當心。

可是希萊赫亂用了「重建」。

希萊赫對於印歐語的祖語的古音作了一個「重建」的體系：

原始母音	a	i	u
首次增長	a ₂ (ā)	ai	au
二次增長	āa(ā)	āi	āu
子音	r	n	m
	j	v	s
	k	g	gh
	t	d	dih
	p	b	bh

這個體系，除數學的遊戲（出黑格爾的影響）外，帶着不少實際的錯誤。三個原始母音只是梵語裏

的音，其他尙不止此。第一行子音，我們看不見「實」，實際上，除雅里安語系混合「實」與「外」，別的語系則有分別的第二項子音，實與別兩個音不是同類的，而且印歐語沒有「實」只有「實」。末三行子音，希萊赫似乎根據希臘語而非梵語，因為希臘語有

k	g	kh
t	d	th
p	b	ph

而梵語有四級：

k	g	gh	kh
t	d	dh	th
p	b	bh	ph

最有趣的是莫過於希萊赫的一個印歐古語寓言（刊比較語言學叢刊第五期，一八六八年，）轉載於後，表示他對於「再建」的迷信，再附希萊赫的翻譯，因為只有希萊赫自己「懂」這個「語言」。

Avis Akvāsas Kā

Avis, jasmīn varṇa na ā asti, dadarka akvāms, tam, vāgḥam garum vāgḥantam, tam, bhāraṁ meḡham, tam, manum āku bharaṁtam. Avis akvabhjams ā vavakati: kard aghnutai mai vidanti manum akvāms agantam.

Akvāsas ā vavakati: kruḍhi avai, kard aghnutai vividvantsvas: manus patis varṇān avisāms karnanti svabhjam gharṇam vāstram avidbhjams ka varṇā na asti.

Tat kukruvants avis agram ā bhugat.

(Das)Schaf Und(Die)Rosse

(Ein) schaf, (auf) welchem wolle nie war [ein geschorenes schaf] sah rosse, das (einen) schweren wagen fahrend, das (eine) grosse last, das (einen) menschen schnell tragend.(Das)schaf sprach (zu den)rossen: (Das)herz wird beengt (in) mir[es thut mir herzlich leid], sehend(den)menschen(die)rosse treibend.

(Die)rosse sprachen: Höre schaf, (das)herz wird beengt (in den)gesehend-habenden

les thut uns herzlich leid, da wir wissen]: (der) mensch, (der) herz macht (die) wolle (der) schafe (zu einem) warmen kleide (für) sich und (den) schafen ist nicht wolle (die schafe aber haben keine wolle mehr, sie werden geschoren; es geht ihnen noch schlechter als den rossen.)

Dies gehört habend bog (entwick) (das) schaf (auf das) feld (es machte sich aus dem stanbe) ①

原始印歐語已在不可知論之中，希萊赫想把牠復活，不論有多少正確性，總是個枉費心機的舉動，因為我們最多只能「重建」某些語詞在較古時代的個別的音讀，全體語詞的「重建」不可能也不合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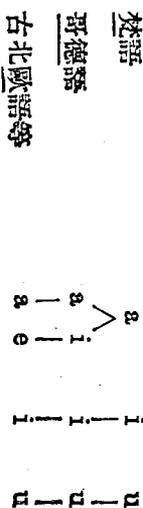
六 柯修斯

正當比較語言學急速發達的時候，一批文獻學家，也即說，希臘學家及拉丁學家，如海爾曼(Hermann) 鮑克 (A. Boeckh) 波特曼 (Buttmann) 洛佩克 (Lobeck) 克呂該 (Krüger) 哈虱 (Hase)

① 錄自 Jespersen, The Language.

等，對於這個新興科學生了無限的敵視心理，一味阻撓，使後代的人不禁失笑，而他們最可笑的地方莫過於把十六世紀亨利·埃斯金的作品翻印出來(1831—65)，或因布普的用拉丁語譯梵語作品有一失筆處而憤怒不止。在這個衝突中，柯修斯盡了仲裁者的責任。

柯修斯的研究對象是文獻學家的寶貝，希臘語，但用了比較方法，一種溫和的比較方法，我們可以這樣說，所以他能夠在大學裏講授。柯修斯的希臘語研究固然值得稱道，而更值得稱道的是他在古音學上的發現。格林的原始日耳曼語三原音 (a, i, u) 的說法，沒有人敢反對，柯修斯不以為然，說日耳曼語有一個 e，如「食」一語詞，古北歐語作 eta，撒克遜語及古英語 eƿan，近代德語 essen，相等拉丁語 edo (我食) 時一八六四年——在丹麥傑參 (B. Jessen) 於一八六〇年也創此說，見 *Tidsskrift for Filologi og pædagogik* (I. 218)。按諸現代研究結果，如梵語 ad-mi (我食) 及哥德語 itan (食) 這三原音的演化如下：



站在中間的人最苦痛，柯修斯後與他的變成「新文法學家」的學生大鬧一番，爲了柯修斯把音變分成「規則的及全盤的音變」與「不規則的及散漫的音變」而他的學生根本不承認有後面一種的音變。

七 費克

費克站在新舊交界的地方，用他來結束舊時期是最適宜的。

費克的作品是部字典，初版時（1868）名爲民族分裂前基本印歐語字典（Wörterbuch der indogermanischen Grundsprache in ihrem Bestande vor der Völkertrennung），顯然受希萊赫的「再建」的壞影響，以後各版就換成印歐語比較字典（Vergleichendes Wörterbuch der indogermanischen Sprachen）。這部書經二版（一卷，1870—71）三版（四卷，1874—76）已覺其老，四版時（1890）有合作者，費克氏作了第一卷。

比較字典的結構怎樣？牠分七編：

第一編 共通印歐語語彙

第二編 共通雅里安語語彙

第三編 共通歐洲語語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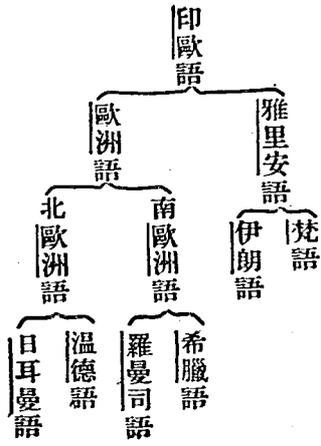
第四編 共通南歐洲語語彙

第五編 共通北歐洲語語彙

第六編 共通溫德語語彙

第七編 共通日耳曼語語彙

在費克的意念中，印歐語用二分法分成的：



這種意念，費克在他卷首的眉題中寫得明白：

“Durch zweier Zeugen Mund wird alle Wahrheit kund.”

費克的作品，經公平的批判後，至少有三錯誤：

- (一) 二分法沒有理由可以存在。
- (二) 忽略亞美尼亞語，阿爾巴尼亞語，凱爾特語（但在第四版時加入）。
- (三) 在費克看來，一個語詞必須見於共通語才能被採用，假使互見於二分支而不見共通語必須假設一個共通的；這樣，費克不把一個語詞當作共通印歐語裏的，假使牠只見於雅里安語而不見於歐洲語，或反之。實際上，語詞的產生先後不同，在今日看來，見於一大支的語詞，或散見於各小支而不見於大支的語詞，都可當牠作衍自共通印歐語。

作為一個插曲，我們介紹拉柏(K. M. Rapp)他的作品名為 Versuch einer Physiologie der Sprache nebst historischer Entwicklung der abendländischen Idiome nach physiologischen Grundsätzen，分四卷出版(1836, 1839, 1840, 1841)。這部作品的計劃是什麼依據書寫語言。

探討西方語言語音（在他稱「生理」）的變遷（從古代到中古到近代，亦即如希臘語，比贊廷希臘語，近代希臘語，或哥德語，古高德語，近代德語，拉丁語同此。）拉柏沒有談到梵語，更沒有「再建」無怪德國語言學界領袖都輕視他。

拉柏果真可以一筆抹煞嗎？他至少有二點需要給以再評價：（一）若干語音學上的發現，如發現斯坎的納維亞語的。及沒有母音的音綴（如 *litle*）（二）使用音標。

一八五二年出現了一本印歐語研究的專門期刊，即孔恩（A. Kuhn）主編的比較語言學學報（*Zeitschrift für vergleichende Sprachforschung K. Z.*）稍後，又有一本孔恩與希萊赫合編的比較語言學叢刊（*Beiträge zur vergleichenden Sprachforschung*），時一八五八年到一八七六年，這兩個刊物合而為一。在期刊上，學者自然常常有新穎的研究結果發表出來。

第二節 新時期

一 印歐語的顎音系統

在前一時期，印歐語的比較研究只是一個輪廓，內部還是空虛而雜亂；這個充實與整理的工作要留待到本時期。舊派學者常常感到不解：一個印歐語的 r ，為什麼在梵語裏一會兒有 r ，一會兒有 α ，另一會兒又有 s ，在拉丁語裏有 o （讀 u ）與 qu ，在希臘語裏更有 k, p, t 三個，他們也不懂：為什麼在日耳曼語裏 r 與 b, bh 與 d, dh 與 s 互相轉換？對於母音，他們益發困惑：印歐語三母音裏， i 與 u 容易明白， a 就討厭了；希萊赫的一個簡單的 a ，在現代研究下，呈現出無限的複雜，如下表（括弧裏拉丁語的 a 至今未詳）

印歐語（希萊赫）……………a

英語	a	a	i, a	i, u, a, 無母音 a (方言 o)
希臘語	e	o	a	e, i, o, u (a)
拉丁語	e, i (a)	o, u (a)	a	e, i, a
日爾曼語	e, i	o, u	a	u
哥德語	i	a	a	n, o (或 ö)
古北歐、芬、德語	e, i	a (或 ä)	a (或 ä)	i
立陶宛語	e	a	a	e, i, 無母音
斯拉夫語	e	o	o	

新大陸是發現了，墾殖沒有開始直至本時期，我們就來介紹幾個主要的墾殖工作。

在顎音研究上，首先可提出阿司珂利 (Graziadio Isaia Ascoli) 一個聞名的印歐語學家（別些語族上也很出色），曾做了不少發現。在他一八七〇年出版的語言學刊 (Corsi di Glottologia) 裏，他解決了布普與希萊赫認為不可解的 γ 的問題。他說，在祖語裏， γ 不止「一個」系統，而有「三個」不同的系統：

(一) 梵語 γ 與 δ 是一個；

(二) 拉丁語 q 與 qu (與希臘語 κ 與 ρ 等) 又是一個；

(三) 梵語 ζ 也是一個。

末一個阿司珂利失算了，因為梵語 ζ 雖是受了後一母音影響的 γ 變音，這個母音的性質很難決定，例如等於拉丁語 que 的梵語 ζa (與 γ) 除非說 ζ 古於 a 才能認可 ζ 的存在。

這個顎音的研究，費了學者不少心機：湯姆生 (V. Thomsen) 於一八七五年說印歐語只有兩個 γ 的系統；後有佛納 (Verner)、戴涅 (Tegner)、蘇秀爾 (Saussure)、柯立茲 (Collitz)、約翰·希密德 (Johannes Schmidt) 等人研究，於是完成所謂「顎音定律」約當一八七八年。這個定律的要點如下：

(一) 印歐語只有兩個 γ 的系統：

*k₁: 梵語 ś = 拉丁語 c (k) = 希臘語 κ

*k₂: 梵語 k = 拉丁語 qu = 希臘語 π

(二) 梵語 ś 仍是印歐語 *k₁，不過後面需要 *a 與 *i，就在這兩音之前，希臘語的 π 變成方言的 t。

雖然奧司托夫 (Osthoff) 與布其 (Bugge) 在一八九〇年重創第三系統 (當作 *k₂) 之說，得到多數承認的仍舊是二系統之說。

二 日耳曼語的子音音變

日耳曼語的子音音變由格林定下系統，其中有這樣三條：

1. 希臘語 (拉丁語) p = 哥德語 f = 德語 b (v)

2. ———— t = ———— th = ———— d

3. ———— k = ———— h = ———— g

因為牠們在格林的表上佔第一列，所以牠們被叫做「日耳曼語第一音變」。像註定的一樣，錯誤也就在

這三條中第一發現牠們的例外如下：

1. 希 penthēros (岳父) :: 哥 bindan (姻親)

拉 nepōs (孫子) :: 德 nefte (姪)

2. 拉 pater (父親) :: 德 Vater (父親)

拉 pater (父親) :: 哥 fadar (父親)

3. 拉 daaru-ma (淚) :: 古德 zahar (淚)

希 kardia (心) :: 德 herz (心)

哥 gast-s (賓客) :: 德 gast (賓客)

這是多麼不規則的音變！如此說，日耳曼語的音變乃是「重性的」：

德 1. b :: f 哥 德 1. f :: b

2. d :: t 2. th :: d

3. g :: h 3. h :: g

誰把這個疑謎解決？丹人佛納 (Karl Verner)。

佛納在發表他的「顎音定律」之前，刊了一篇有名的論文第一音變的一個例外 (Eine Ausnahm
me der ersten Lautverschiebung) 時一八七五年 (一說一八七七年) 這篇論文有三個發現：

(一) 發現更多的例外，如在德語裏：

findan (尋，現在時) : funtan (尋，過去分詞)

schneiden (刻，——) : geschnitten (刻，——)

slahan (打，——) : gislagan (打，——)

ziehen (推，——) : gezogen (推，——)

(二) 同時解釋 s 與 r 的互換，如：

(選，現在時) (選，過去分詞)

古北歐語 kjōsa : korinn

古英語 cēosan : coren

爲什麼會發生這種現象？據佛納的解釋，完全爲了重音的關係。印歐語本有重音的區別，在日耳曼語裏已早消滅，梵語却保存着，一對照，問題就解決了。英語 was 與 wore 的音變，由於梵語在少數時重音在語

根，而在複數時重音移至語尾。

(三)關於所謂「第一音變」佛納給以澈底的解決，同樣根據印歐語的重音問題，以德語 $d::t$ 及 哥德語 $th: d$ 爲例：

(兄弟)

梵語 $bhrā́tā$

希臘語 $frā́ter$

哥德語 $brṓthar$

古德語 $brudor$

(父親)

梵語 $pitá$

希臘語 $pater$

哥德語 $fadar$

古德語 $fater$

佛納影響於後代極多：第一，表示一個現象的研究能夠變成多麼細緻；第二，說明語音定律並無例外，一切例外也有定律統制着。

數學家格拉斯曼 (Grassmann) 在印歐語學上偶然也有貢獻，除一八六二年主張印歐語的語音十分複雜而衆多外，於一八六三年曾解釋哥德語 $f::p$ 的例外，如：

梵語 bāndhuh (雙親)希臘語 pentherós (岳父)哥德語 bindan (姻親)b
—
p
—
b

但據現代的研究，此說不能存在，因為梵語與希臘語一語詞不能容納二氣化音，而在古代有這可能，結果梵語 bāndhuh 可作 *bhāndhuh，希臘語 pentherós 可作 *phentherós，仍合原來的系統：

梵語 bh = 希臘語 ph (f) = 哥德語 b

日耳曼語的子音音變的舊說被如此修改過了，其他方面的舊說也要修改，且舉一個最重要的。

三 印歐語的母音系統

印歐語的母音系統，在格林手裏，是三個 (a, i, u)，在希萊赫手裏，多了兩次增長，實則極形複雜，有三
大類：真正母音，介音，複母音。

印歐語的真正母音不是 a, i, u 三個，而是 e, o, a 三個，i 與 u 屬於介音，這是一個很猛烈的修改。
印歐語三真正母音的對等如下：

印歐語	希臘語	拉丁語	羅國特語	日耳曼語	立陶宛語	斯拉夫語	亞美尼亞語	哥底德語	雅利安語
*o	o	o	o	o(i)	o	o	o	o	a
*o	o	o	o	a	a	o	o	a	a
*a	a	a	a	a	a	o	a	a	a

一看這個「再建」我們發現 *o 與 *a 不以東方的雅利安語為標準，而在過去牠被視為印歐語研究的經緯，難怪柯修斯要嘆喟着說：「梵語，會是新與科學的神示，且被深深地信仰着，現在給擱在一邊了；本來應該說 *ex oriente lux*，現在反說 *in oriente tenebrae*」（一八八五年的話。）^①

印歐語真正母音的新方案由阿美隆 (Amelung) 與布羅克曼 (Brugmann) 同在一八七六年建立。

布羅克曼患了一個錯誤，他說，在印歐語的 *o 上，雅利安語另有一個 *o* 同希臘語 *o* 及拉丁語 *o* 對等，這是另一件事，雅利安語的 *o* 是這樣的：

印歐語 *o = 希臘語 *o* = 拉丁語 *o* = 雅利安語 *a*

① 轉錄 Jespersen, The Language.

印歐語的介音有二類：一介母音；二介子音。介子音很平常，有六個：y, w, r, l, n, b 是也；但介母音怎樣？介母音不是真正母音，然也作爲一個音綴，用現在的音標標起來，就是 i, u, r, l, n, b 六個。

在這六個介母音裏，r 與 l 容易解決，餘四個就困難，第一個動手去解決的也是布羅克曼氏於一八七六年刊論文主要印歐語中的鼻化介音 (Nasalis sonans in der indogermanischen Grundsprache) 中心是研究 r 與 l 也順便說到 i 與 u 的存在。這四個介母音，梵語保存得很少，其他則多，如例：

*r: 梵語 r̥kṣā-s 希臘語 árktos, 拉丁語 ursus (熊)

*l: 梵語 vl̥ka-s, 哥德語 wulf-s, 捷克語 vlk (狼)

*n: 梵語 a-, 希臘語 a-, 拉丁語 in-, 哥德語 un- (否定接頭語, 如哥德語 un-kunth-s, 意“不知道”)

*ŋ: 梵語 śatś-ŋ, 希臘語 hekátōn, 拉丁語 centum, 哥德語 hund (出*humōn), 立陶宛語 šimta-s (百)

布羅克曼以外，更有洪倍丁克 (Humpendinck, 1874), 米克洛希契 (1875), 奧司托夫 (1876) 等人接觸到這個問題，可是他們（包括布羅克曼）沒有舉出充分的例，也沒有給以適當的考查，故在當時無

eu ou u

哥德語 bindan baud budum

to command I commanded we commanded

er or i

老語 varte vavarta vavirtimā

I turn I turned we turned

el ol i

古德語 helfan half hulfan

to help I helped we helped

這是一個非常機械的變法，一點沒有格林設想出來的神祕意味，並且也不限於語尾部分。我們這裏只說個概要，詳細的更有

et ot t

es os s

o ö a
re ro r

等形式，且能用來解釋名詞或別種問題，事關專門，不在討論之內；但讓我們記住，以此闡述印歐語母音系統的首創者是蘇秀爾，印歐語原始母音系統（1878）的天才作者。

末了，附帶說一說，複母音怎樣改變了原始印歐語語根的觀念。從印歐語學建立以來，大家都相信原始印歐語語根必定是簡單的，單音綴的，沒有複母音的；現在，根據 ablaut 的新觀點，原始印歐語語根包含複母音，又是多音綴。如梵語 dyāv-s，希臘語 Zeus，提供「天」或「大神」在印歐語裏是複母音的 *dyēu-s；又如古拉丁語 deivos 或後起拉丁語 deus，提供「上帝」在印歐語裏是複母音的 *deiwos。多音綴之說怎樣建立起來的？*dyēu-s 與 *deiwos 是一個語詞，第一個 y 後的母音及第二個 d，w 後的母音，必是這語詞的中心，因此，可以「再建」一個 *deyewe（或 *dāyāwā，或全沒有母音）與阿拉伯語的三音綴語根相仿。穆勒（H. Moller）創此說甚力，且主張閃語與印歐語可以合成一族。加倍倫敦在一八九一年帶諷刺地說，印歐語的古語（Ursprache）在希萊赫與布羅克曼二時期之間已大大變過了。

四 新文法學家

「新文法學家」的產生有段故事。柯修斯主編一個雜誌希臘語與拉丁語文法研究 (*Studien zur griechischen und lateinischen Grammatik*)，出到第八期，柯氏因出外遊歷，叫他的學生布羅克曼代編（名義上是合編）。布羅克曼在第九期上刊了那篇論文，主要印歐語中的鼻化介音，柯修斯讀了大不滿意，可是文章已印就，不得意，在編後裏說，對於這位合編者的意見不及評述，「我只得叫他自負文責。」第十期出版，封面上寫着兩位主編者的名字，布羅克曼却沒有作稿。柯修斯決定「抱歉地」停止出版。此後，柯修斯重編一刊物，而布羅克曼也同他的友人奧司托夫編了一本形態學研究 (*Morphologische Untersuchungen*)，不收外稿。

形態學研究的創刊號於一八七八年間世，卷首有一發刊辭，由二主編者署名（文章出自布羅克曼之手），新流派就這樣誕生下來。發刊辭的要旨是叫比較語言學家「遠離造成印歐語初型的裝滿假設的環境……來到現在的可以感到真實性的新鮮空氣裏」(Aus dem hypothesen-trüben Dunstkreis der Werkstätte, in der man die indogermanischen Grundformen schmiedet…… in die

Klare Luft der griefbaren Wirklichkeit und Gegenwart。○這話並無可疵的地方。發刊辭裏又說謝雷 (*Scherer*) 是新流派的先驅，這也沒有什麼關係；但是，因為謝雷 問題發生了；布羅克曼 不僅把他自己且把他許多知友引為謝雷 的信仰者，學者當然大為嘩然，以致奧司托夫 在這運動裏名存而實亡。萊比錫 的學者 (柯修斯 等) 羣起攻訐，希萊赫 的學生 (如約翰·希密德) 與費克 一系統 (如倍春堡格 與柯立茲) 都怒目相視。布羅克曼 的另一缺點是自立宗派，自稱 *die junggrammatische Richtung*，雖是襲用「萊比錫大學」給反抗柯修斯 的年青學生的譚號 (這使人想起新畫派的定名) 不免有自吹自打的傾向。

寬恕了這些偏激的舉動，「新文法學家」在印歐語 的研究上也舖了一段路程。

第二，「新文法學家」相信「語音定律」的常住性 (*Ausnahmslosigkeit*) 也即說，「語音定律」不容例外，如有例外，必有例外的定律。佛納 最先有這意思，他把過去的「沒有一條定律沒有例外」換成「沒有一個例外沒有定律」換句話說，「一語言裏的不合定律的例外必有一原因」(一八七二年的話) ① 三年後，佛納 再提此言，已較溫和，這樣說：「不規則的應該有個定律；問題是去發現牠。」② 就在同

①—② 錄自 *Pedersen, Linguistic Science in the 19th Century.*

年（即一八七五年）謝雷出來說：「我們在有文獻可查的語言史中觀察到的語音變化是依照一定的定律而行的，不受任何擾亂，除非與另些定律相合。」^①一八七六年，來司建同樣堅決地說：「在研究中，我贊成這原則，脫離正則的形式從沒有不可用另些語音定律去解決的例外……承認任意的，偶然的，無法追究的變異，無異說研究的對象——語言——還夠不上科學。」^②布羅克曼在上一時候學了「舊文法學家」的口吻說：「語言的趨勢並不完全一致。」等到創立學派後，他再不說這類話了，一心一意地相信定律是絕對的，聽他說吧：「每一音變，因機械地進行，無例外地依定律而完成，易言之，音變的方向在同一的語言社會的每成員間是一致的（除非有了方言的闕隔，）且無例外地及於聲音發生變化的每個語詞。」（形態學研究「發刊辭」）^③奧司托夫的話是「新文法學家」的格言：「語言定律的工作方式是盲目的，且帶一種盲目的必然性」（Die Lautgesetze wirken blind, mit blinder Notwendigkeit）。語音是樣柔軟的東西，表面的觀察不容易捉到牠的真相，爲了符合科學化的研究，必定要信從定律的常任性，像「新文法學家」所做的一樣。

第二，「新文法學家」創造了好些研究語音變遷的方法，最聞名的是所謂「類比」（Analogy）^④

①—④ Meillet, *étude com. des langues in-eu.*

雷先倡此說，見一八六八年著的德語史 (Zur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Sprache)。類比是語詞羣的變化，經過類比，語詞間的形式整齊了，但與古來系統有了衝突；譬如英語「兒子」一語詞的古來形態系統，在複數是 suna (單數 sunu) 因為別些語詞的複數都以 s 爲語尾 (如 father-s, book-s) 所以「兒子」一語詞受了影響不作 son-a 而作 son-s，這是一例；又如英語「飛」一語詞的古來語音系統，在過去時是 fleg，但是別些讀音相仿的語詞在過去時不是這樣，結果受 flew, brew, threw 的影響，「飛」一語詞的過去時變成 flew，雖與古來語音系統衝突亦在所不顧。謝雷就研究這問題。我們且看下面的例子：

希臘語 phéro (我負) ei-mi (我走) didō-mi (我給)

梵語 bhārā-mi ē-mi dādā-mi

這個表示第一人稱的語尾 -mi 多麼整齊，爲什麼希臘語的「我負」以 o 爲語尾，難道是音變的例外嗎？不是。謝雷發現別個印歐語也有以 o 作第一人稱的語尾的，如「我負」在拉丁語爲 fero，哥德語爲 baira，古愛爾蘭語 (do-) bair (衍自 *heru) 因此 -mi 不是原始的形式，o 反是 -mi 出於類比。謝雷的德語史 錯誤很多，但他的類比法在「新文法學家」那裏得了空前的擁護；布羅克曼與奧司托夫

在他們的雜誌上大談類比保羅(H. Paul)在一八八〇年出版的語言學綱要便以用類比法而聞名；
九〇九年亨利(V. Henry)刊了優秀的類比的通性及希臘語中的類比法的研究。下面是一段保羅的
早期文章，英人史衛德(Sweet)把牠譯成英語，轉譯於下以見一般：

「我們不得不注意一件簡單的事，就是，即使在印歐語祖語中，在牠未曾分裂之前，沒有什麼語根，語原，接語，而是已經完成的「語詞」，牠被使用起來，人想不到牠的構成分子。根據這些語詞，語彙組成，供人在說話時用。人對於各種場合所需的形式沒有充分的語根或語尾的材料可去創造。他說不定不會完全記住他所用的形式。事實上，這是不可能的。相反地，他自己能夠造出名詞的格，動詞的時等東西，雖他從來不會聽到牠們或注意牠們；但是，因為沒有語原與接語的結合習慣，這個工作只能利用從旁人那裏學來的另些具體的結合法而做成。後一種起初一個一個學，後來逐漸與文法範疇相當的一羣連繫起來，潛移默化地。這個歸類不但大大幫助了記憶，且可能產生其他的結合。這就是我們所稱的「類比。」

「顯然了，在說話時，每個人不停地造出類比的形式。「出於記憶的複製」及「利用聯想的新形成法」是牠兩個必需的要素。這是不對的，把文法書及字典裏的語言——即整個語詞及形式——當作實在的，或忘記牠只是一個沒有實在性的抽象體，「真正的語言只存在於個人」——即在科學研究中個人

的力量也不能忽視因此，假使我們要了解語言的性質與發展，決不可以這樣。要知道各種口說的形式存在，我們不應該問「牠通用於語言裏的嗎？」或「牠合於文法學家所立下的語言規則的嗎？」而是「前一次用過牠的人現在還記住牠嗎，還是他第一次創造牠的，果爾，根據什麼類比？」譬如說，當某人用德語複數 milben 的時候，牠的來源可以是，他或從別人那裏學會的，或他只聽見單數，而知道 lerche 及 schwalbe 等語詞的複數是 lerchen 及 schwalben 等，於是 milbe-milben 這聯想油然而生起。他或者聽見複數的 milben，但記得不完全，倘使沒有一連串的聯想的幫助，或竟忘了。因此我們常難決定那一情形下是單純的記憶，那一情形下是創造的想像。」^①

保羅這段話，與其說牠有關印歐語研究的方法論，不如說牠是一般現象的解釋的，確，「新文法學家」的方法論常帶着一般語言學的傾向；固不論他們對於語言變遷學（Semasiology）的嘗試，即連代爾布呂克（Delbrück）的句法學亦然——這個獨特的方法，我們很抱歉，不能再介紹了。

在這新時期裏，布羅克曼出版了空前的印歐語比較文法學，全五卷，歷十四年（1886—1900），與布普

或希萊赫的大不相同：（一）囊括全體印歐語，亞美尼亞語與阿爾巴尼亞語亦在內；（二）同時具有形態學及古音學；（三）代爾布呂克的句法學見於末三卷；（四）篇幅極大，不附句法學的一種（1897—1916），也有四千頁。這本書在一九〇四年出版了節本。

其他同性質的著作請閱書目表。

雜誌一方面，舊有的比較語言學報及比較語言學叢刊合併後一年，即一八七七年，倍春堡格又編了一種印歐語研究叢刊（*Beiträge zur Kunde der indogermanischen Sprachen*）。一八九一年，布羅克曼又刊印歐語研究（*Indogermanische Forschungen*），附有史德萊德堡（*Streitberg*）編的書目表印歐語文獻錄（*Anzeiger für indogermanische Sprach- und Altertumskunde*）。德國出了這樣三個大雜誌，材料逐漸枯竭，倍春堡格的出到三十期與已合併的學報（時出到四十期）併而成一，一直到現在（出版地哥丁堡）。布羅克曼的也出版至今（現出版地柏林）；而史德萊德堡的附刊自一九一二年獨立起來，改名印歐語年報（*Indogermanisches Jahrbuch*），出版至今。

英、法、美、意、挪各國也有雜誌，都是一般性而兼及印歐語學的，不必特為提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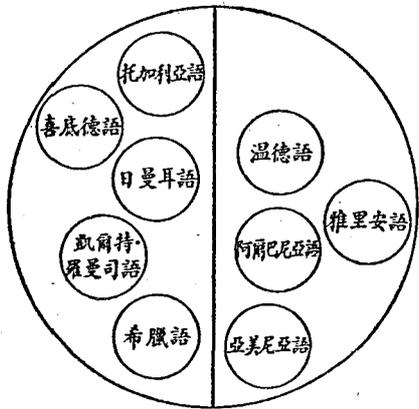
第三節 語言考古學

語言考古學 (Linguistic archaeology) 不屬方法論，但在比較語言學中——尤其是印歐語的——是一個有趣的課題，此地特來談一二點。

印歐語的譜系什麼形式？印歐語系包括許多語言，牠們怎樣結合又怎樣分裂的？希萊赫歸成南北二大支，區別出三個單位：(一) 印度語及伊朗語；(二) 斯拉夫語與波羅的語（立陶宛語）；(三) 凱爾特語與羅曼司語（意大利語）。這三個單位的結合很明顯，但南北二支的觀念無從證實。希氏的印歐語譜系如下表（一七二頁）。

布著發現波羅的·斯拉夫語與雅里安語的特殊關係，這樣把南北的觀念變成東西。柯修斯與費克用二分法，前已述過，不能存在。約翰·希密德於一八七二年著印歐語之關係 (Die Verwandtschafts-hältnisse der indogermanischen Sprachen)，用波形分法，很有價值，但與他的先生希萊赫一樣承認溫德語與日耳曼語的連繫，錯了。

現在的譜系式樣分東西二面，以「百」爲分界線；東面的「百」作𐍆，西面的「百」作𐍇——



有權且容納（閱上表。）

印歐語的時期怎樣？一般人說始於紀元前二千年，因為印度有文學在紀元前一千五百年。這個說法可靠嗎？我們不敢肯定，希臘民族根據楔形文的記錄在紀元前二千年已有活動，這時期印歐語一定不在統一的階級；喜底德語的存在，更告訴我們，紀元前二千年印歐語已大大地分裂了。在公正的估計下，統一的印歐語諒在紀元前四千年。

有人以為在歐洲，如英人賴薩姆（Latham）。克萊契默（Kretschmer）在一八九六年作了一個新的嘗試：印歐語的故鄉在一個狹長地帶，從法蘭西經中歐東迤至吉爾吉茲大草原達波斯。有種人希望得到更確定的地理概念而求之於語彙。印歐語的人民知道「狼」與「熊」與「樺」：

（狼）：梵語 *vṛka-s*，哥德語 *wulf-s*，捷克語 *vlk*

（熊）：梵語 *vikṣa-s*，希臘語 *árktos*，拉丁語 *ursus*

(魯)：希臘語 phagos, 拉丁語 fagus, 古北歐語 bök

「兔」與「駱駝」則沒有共通的，大概近北的印歐語有共通的「雪」與「冬」也是一個輔證。印歐語有共通的「海」；古北歐語 mar, 古英語 mere, 古德語 mari, 拉丁語 mare 等，可惜不知道什麼海，也屬徒然。有些人主張在蘇美利亞附近：如蘇美利亞語 urudu (銅)，拉丁語有 auratus (作錢幣用的原胚)；古北歐印語有 fandi (赤鐵礦)，中古波斯語有 rōd (銅)；又如巴比倫 (蘇美利亞文化的繼承者)的六十計數法，在希臘語裏也發現，sossos (60), neros (600), saros (3600) 卽巴比倫語的 sussa, neru, sar。印歐語故鄉的考古不是很有趣的嗎？

研究印歐語的文化是同樣地有趣，略述於下。

印歐語約常新石器時代，所以金屬的名稱多數顯出外來的痕跡，如前述的「銅」。印歐語有「金」與「銀」，每個有兩個系統的稱謂：

(金)	{	<u>哥德語</u> gulth,	<u>俄語</u> zoloto,	<u>來特語</u> zelt-s
		<u>拉丁語</u> aurum,	<u>立陶宛語</u> auksas	<u>古普羅士語</u> ausis

(銀) {希臘語 argyros, 拉丁語 argentum

{古斯拉夫語 sirebro, 哥德語 silubr, 立陶宛語 sidabras

武器的名稱有好幾個：拉丁語 ascia 希臘語 aksiné 古英語 ax 爲一類，意爲「斧」；梵語 śiśyá (a = ś) 拉丁語 ensis 爲一類，意爲「劍」；拉丁語 arcus 哥德語 arlvazna 古北歐語 ǫr (複數 ǫvar) 近代英語 arrow 也是一類，意「矢」。

工業與農業在語言裏偶有顯現，如梵語 karu-s 與古英語 hver 意爲「壺」表示陶器文化；古英語 sūwan 古北歐語 sá 拉丁語 so-vi 古德語 sāmo 或意「種子」或意「播種」表示耕種活動。

家庭組織一方面，印歐語表示得很好，除本家的親屬名稱外，如「父」「母」「兄」「弟」等，更有大批姻親的名稱，如「媳婦」「女婿」「岳父」「岳母」「公」「婆」「姑」「嫂」「寡婦」一個名字各印歐語有保存，梵語 vidhāvā 拉丁語 vidua 哥德語 widuwo 古英語 widewe 代爾布呂克在這方面研究很精。

宗教信仰與計數在印歐語裏發展得也很好。

有一個學者發現印歐語的原始民族知道書寫，如古波斯語 ni-pištanaiy 近代波斯語 ni-viš

tan 古斯拉夫語 pisa-ti 托加利亞語 paikyka-tsi 都意「寫」但「看」拉丁語 pic-tu-s 或希臘語 poik-ilos 前意「畫」後意「着色」可知所謂書寫只是繪描而已。

最早研究印歐語語言考古學的大概要算拉斯克，他的得獎論文的語彙以意義而排列的；在一八七〇年以前研究這問題有孔恩與匹克台德（A. Pictet）而一八七〇年出版了海恩（V. Hehn）的栽種植物及家養動物的旅程，自亞洲而希臘、意大利及歐洲其他部分；這時期以後，研究的更多了，最著名的有希拉德（Schrader）比較語言學與古史學（1884）穆赫（Much）古史學下的印歐語人民的故鄉（1904）喜爾德（Hirt）印歐語人民其分佈、故鄉、及文化（1905—1907）費司德（Feist）印歐語人民的文化、分佈、及來源（1913）等。

一九〇九年德國出版一種語言考古學的專門雜誌，語詞與物件（Wörter und Sachen），由梅林格（Meringer）、梅以爾·呂柏克、米考拉、穆赫、穆爾戈（Murko）等人主編。

第五編 一般語言學史

第一節 語言的研究

一 語言的起源

一般語言學又名語言哲學或理論語言學，同比較語言學所處的地位不同，而他的興起也遲於比較語言學。一般語言學的範圍，大別之，可分為二：

(一) 語言的研究：

解釋的

語言的起源

語言的變遷

記載的

語言的樣式

語言的屬性

(二) 語詞的研究：

語音學

意義學

文法學

這幾個部門，彼此不免發生關係，強爲之，這樣分未會不可；現在就把每一樣史的發展記錄於下，詳細的說明不必寫下，因爲牠們是比較熟悉的。

首先給我們碰到的一個，即語言的起源，好像是個極大的引誘，爲這引誘，學者枉費了無數玄測與思索，仍舊捉不到牠。過去的不談，且看十九世紀內所出版的關於語言起源的專書：

- 1851 格林 (Grimm) : Ursprung der Sprache
 1858 史坦塔爾 (Steinthal) : Der Ursprung der Sprache
 1860 洛歇 (L. Roche) : De l'origine du langage
 1862 勒南 (Renan) : Essai sur l'origine du langage
 1865 法拉 (Farrar) : The Origin of Language
 1867 布利克 (Bleek) : Ueber den Ursprung der Sprache

1888 海爾 (Hale) : The Origin of Language

附於通論內的更不計其數。這是一般語言學家的習慣，不一談語言的起源，彷彿他的著作缺一件東西似的。語言起源已屬渺茫，於是假設紛紛出現，主要的有下面幾種，每種有個綽號：

摹聲說……bow-wow, quack-quack, gee-gee

呼聲說……pooh-pooh

應聲說……ding-dong

吁聲說……yo-he-ho

示聲說……ta-ta

加上過去的神造說與人造說可達七種之多。摹聲說主張語言的起源由於摹倣動物的聲音，除海爾德外，近人威利司 (Willis) 亦信此說；呼聲說以為語言從情感的呼聲變成，勒南與科學家達爾文可為代表；應聲說的特色是聲音有意義的，人創造語言是件本能的事，麥克司·繆勒是最大的代表，法人摩尼埃 (Monier) 與加來 (Callet) 有同樣的信仰；呼聲說認為語言起於勞動時的呼喊，諾亞萊 (Noire) 首創此說，倪格斯 (Negus) 更發揮之；末一種的示聲說為柏澤脫 (Parget) 所創，亦即說舌頭有指示的力量。

語言的起源在此。被多數人信仰的現代學說爲手勢說，雖較合理，仍不脫爲一個假說。

輝特尼曾給語言起源的研究一個深切的批評，他說：「語言學上沒有一個課題被大小學者及各派學者如此時常地詳細地研究着像語言起源一樣，也沒有一個課題像牠一樣事倍功半；關於這問題的多數記述只是信口開河而已，而敘述中心竟是這樣主觀化致使沒有人相信牠除了作者自己……因此這問題被客觀的學者視爲不屑。」^①所以，早於一八六六年，巴黎的「語言學會」在會章第二條立了一個禁律：「本會不接受關於語言起源或國際語方案的任何論文」（La Société n'admet aucune communication concernant, soit l'origine du langage, soit la création d'une langue universelle）。^②這當然也是中肯的話，語言的起源實出乎科學的範圍之外，只絞腦汁而收穫極少。我們當然不願意把這問題擱置不談，最需要的是處理的態度；據馬爾諦（Marty）的意見，唯一可用的態度是問：沒有語言之前，人類或人形動物怎樣獲得語言用作交換思想的工具？我們不是研究人類怎樣創造語言，而是在怎樣可能的條件下獲得語言。

二 語言的變遷

語言變遷是有原因的，第一個着手去解釋牠的是丹人物雷賓陶夫（J. H. Bredsdorff），作小冊子論語言變遷的原因（Aarsagene til Sproggenes Forandringer），是一八二一年（一八八六年又重刊）。勃氏分析語言變遷的一般現象，得到下面幾點基本的原因：（一）誤聽及誤解；（二）記憶錯誤；（三）發音器官的不完備；（四）懶惰；（五）類比的傾向；（六）希望清楚；（七）需要表示新的觀念；（八）外國語言的影響。

解釋語言變遷的原因，說法很多，擇尤介紹幾個於下：

（一）氣候說 氣候或地理位置的不同引起語言的變遷，主張者有梅以爾·般飛（F. Meyer-Benfey）、薩俾爾（Sapir）、柯立茲等人。

（二）體質說 發音機關的變化使語言發生變遷，謝雷提倡此說甚力。

（三）傳襲說 語言傳襲時的錯誤引起日後的變遷，海操克（Herzog）頗有研究。

（四）節省說 因節省勞力使語言變遷，代表可以舉輝特尼其人，反對他的也很多。

(五) 氣質說 以為語言的變遷起於個人的氣質，創此說者有希彼柏 (H. Spenker)、梅林格 等。
 (六) 模倣說 亦即說語言的變遷由於模倣，相信的人很多，有婁爾 (Reul)、巴爾托里 (Bartholi)、繆勒 (F. Müller) 等。

語言變遷是個複雜的現象，不是出於一個原因；故單純的解釋常有顧此失彼之患；我們最好儘可能地取各說之長，研究才能臻於佳境。

三 語言的樣式

試比較成人的語言與兒童的語言，城市的語言與鄉村的語言，或文人的語言與工人的語言，我們將發現語言的樣式各有不同且各盡其妙；這種不同的語言樣式一般語言學家自然要取來研究，取來作客觀的科學的研究。

有不少人說世界上沒有相同的二種語言，這把語言樣式的差異性看得太厲害了；大致上，語言有二大樣式：(一) 人類的語言；(二) 獸類的語言。婆當 (Boutan)、蒲狀 (Bougearf)、布萊亞爾 (Breal) 三氏略有嘗試。

人類的語言又可分成二樣式：（一）國際語或曰人造語；（二）民族語或曰自然語。關於國際語，我們在第一編第三節內已約略申述，要知道牠的詳細，可閱古久拉（Conturat）與陸（Lean）二氏合編的國際語史（Histoire de la langue universelle, 1903）。民族語當然是個大樣式，裏面更包括很多小樣式，讓我們逐項記述於下。

（一）病語 病語是指一種病態的語言，種類繁多，有什麼失語，亂語，忘語等，多數源於語言神經的不健全。病語的被學者注意始於一八六一年，因為這年布洛加（Broca）第一次作了關於病語研究的一個備忘錄。布洛加之後，研究者不絕於途，茲作一個簡單的年表於後：

1825 波揚（Bouilliant）

1829 甲克生（Jackson）

1836 達克斯（Dax）

1843 洛達特（Lordat）

1874 成尼克（Wernicke）

1877 庫司毛爾（Kusmanul）

自成一大派的是却戈特 (Charcot) 晚近的研究者有衛利 (Wyllie) 愛爾德 (Elder) 里希德哈因姆 (Lichtheim) 倍那 (Bernard) 包爾溫 (Baldwin) 等人。他們不是專門的語言學家，而是醫學家、心理學家，或教育學家；語言學家如談到這個問題時常利用他們的材料與實驗再闡述之。

(二) 兒語 兒童語言的研究在現代已是一個引人入勝的學術部門；有種人常想在兒語中找出語言形成的經過，所以對牠格外地表示關切。研究兒語的不是專門的語言學家，但他們給一般語言學家的幫助不鮮。兒語學興起較遲，最好的著作都在二十世紀出版，有成就的研究者可舉克拉核 (Clara) 史登 (W. Stern) 毛愛曼 (Meumann) 路珊 (Roussey) 龍石 (J. Ronjat) 格來康納 (Gleconner)。

(三) 方言 十九世紀後半葉的語言學有個轉變，即自從來的國語或文語轉而去研究方言。意大利阿司珂利於一八七〇年開其先河，繼之而起者有巴里 (G. Paris) 梅以爾 (P. Meyer) 舒哈爾德等。方言區的劃界最成問題，這樣產生了「語言地理學」一種嶄新的科學。十九世紀這方面的工作有溫寇 (G. Wenker) 的德國語言地圖 (1881) 到二十世紀這個研究益形發達，法人季葉鴻 (Gillieron) 可推首席，如與另一人合著的語言地理學研究 (1912) 獨著的語言地理學研究 (1915—21) 法蘭西語言地圖 (1902—8) 允稱鉅著，而學者如胡倍 (Huber) 耶堡 (Jaberg) 戴拉梭 (Terracher) 杜若

(Danzat) 等研究亦精。

(四) 混合語 混合語——俗稱「洋涇浜」——也是一種語言樣式，用於白人與有色人種間的交談，彷彿像自然的國際語。混合語有特殊的語彙，語音及文法組織，研究起來夠有趣的。混合語的研究多數只是報告，專著而有名的有下面幾種：邱吉爾 (B. Churchill) 的西太平洋的洋涇浜英語 (1911)；撒克 (Baisaac) 的非洲的洋涇浜法語 (1880)；海爾 (Hale) 的美洲洋涇浜英語 (1890)；此外又有不少字典，一併略了。

(五) 特種語 所謂特種語是指不作日常談話時用的語言，如宗教儀式中，戰爭中，職業圈中，犯人與下流社會中；有些特種語只是語彙的不同，但另一些形成一種獨立的語言樣式。傑乃布 (Genep) 於一九〇八年作論文特種語的原理是這方面最好作品，餘如希伏伯 (Schwob)，賽乃窩 (Sainéau)，高恩 (Cohen)，皮奈 (Pinet) 等也作一批優秀的論文。

四 語言的屬性

語言的屬性是件歷史的事實，與政治的區域根本無涉，恐怕與人種也少有關係。以形態分類語言

——如孤立語，屈折語，膠着語——固然有可取的地方，總不及以屬性分那樣清晰。梅葉的語言屬性上的問題是唯一的理論的研究。

語言的屬性是絕對的嗎？譬如說，印歐語難道始終是個印歐語，與別的語族不會接近的嗎？研究之後，知道語族交流允許存在，只是探試的成分居多。

印歐語與閃語的親屬性在極早的時候已有人相信，可惜帶着濃厚的宗教氣味，以科學的方法去探試的始於十九世紀，如勞牟 (P. von Raumer) 於一八六三年及阿司珂利於一八六四年所創導的，利采 (Delitzsch) 於一八七三年刊專著印歐語與閃語的親屬性的研究引起更多的注意。丹人穆勒 (H. Möller) 研究印歐語與閃語的親屬性最堪矚目，他的有力的根據點是古印歐語的語根有三音綴，一似阿拉伯語，代表作有二部：一九〇六年於丹京出版的以德語著的閃語與印歐語 (Semitisch und Indogermanisch) 一九〇九年於丹京出版的以丹語著的語彙 (Indo-europaisk-semittisk sammenlignende Glossarium) 厄尼 (Cuny) 在一九二四年有一部同性質的著作問世。

印歐語與烏阿語 (特別是芬紇語) 有着親屬性，湯姆生於一八六九年已經指出，到愛沙尼亞人安徒生 (N. Anderson) 此說更見活躍，氏並著專書印歐語與芬紇語的比較研究 (1879) 證明之，英人

史衛德於一九〇〇年發揮此說，衛克倫於一九〇六年及巴叔南於一九〇八年都有相同的主張，最近則有可林德 (Collinder) 於一九三四年刊書說明。芬紇語充滿了向日耳曼語及斯拉夫語等借來的語詞，這不能作為親屬性的標記；然也有語彙及文法上的類似性，如芬語 *sana* (字) 與梵語 *svana* (聲音)，下列的代名詞也是一個證據：

芬語 (主格)

拉丁語 (對格)

(我) *minä*

mē

(你) *sinä* (拉布尼亞語 *don*) *tē*

芬語

梵語

(此) *tä-mä*

tā-

(誰) *ku-ka*

kā-

在名詞的格上芬紇語與印歐語有相似的語尾：

芬語

切萊米西亞語

拉丁語

希臘語

主格 *käsi* (手)

kit

vespera (夜)

hesperā

對格 kǎde-n

kiǎ-em

vespera-m

hespérā-n

動詞的變化上，人稱語尾彼此亦相仿：

芬語

切萊米西亞語

希臘語

梵語

kuolen (I die)

kole-m

é-phero-(I carried)

kuole-mme (we die)

é-phéromen (we carried) a-bhara-m

kuole-tte (you die)

é-phère-tte (you carried)

凡此種種還不夠說明印歐語與芬紇語有一遙遠的結合。

印歐語與海洋洲語的神奇親屬性，布普有個時候提倡過，近來則有雷伊博士繼續研究，他曾舉出好些語詞為證：大海底語 pura (火一樣地發光)，新西蘭語 ka-pura (火)，即希臘語 πυρ (火)，夏威夷語 ike (他看見或他知道) 即梵語 iśh (看見)。

高加索語也許會同印歐語連結起來，馬爾在這點上費過力，愛特羅司干語，依狄克的假設，與印歐語不無關係；巴斯克語與印歐語的關係很遠，因為巴斯克語的閃含語族亦係假設，而閃含語的與印歐語的發生關係還沒有充分穩固地證明；東方的日語如要屬印歐語，須先建立牠與芬紇語的親屬性再間接

推出。

猶似天南地北那樣不同的印支語與印歐語有結合的一天嗎？不妨作一番間接的推理：

(一) 艾約瑟發現漢語與蒙語滿語的相似性，果爾，印支語與烏阿語合。

(二) 印支語與海洋洲語的結合，希密德 (W. Schmidt) 曾有這個企圖。

(三) 印支語與某些印度方言的文法上的相似性，如孟加拉語的屬格構成法加獨立語詞 die 與 地語加 die，一似大部分印支語；而南印語的一忽被當作印歐語，一忽被當作印支語，也有可作東西二方過渡的橋樑之用。

(四) 印支語與高加索語自然有隱約的親屬性，即看彼此的地理位置可以推想出一二分。

(五) 據拉古包利 (Lacouperie) 與包爾 (Ball) 的說法，漢語與蘇美利亞語也很相似，而蘇美利亞語爲喜底德語之一。

如此說來，世界上或只有三大語族：(一)「歐亞語族」(二)「非洲語族」(三)「美洲語族」。這個未被公衆承認的「歐亞語族」，馬爾有一德語的著作歐亞文化與語言的耶弗特研究 (Japhetische Studien zur Sprache und Kultur Eurasiens) 來討論，我們相信我們能夠得到更豐富的資料在這本新穎

的書裏。意大利龍貝蒂 (Prombetti) 的野心更大，說世界上一切語言衍自一個源流，信與不信，不妨一讀他的語言源流的統 (L'unità d'origine del linguaggio, 1905)。

第二節 語詞的研究

一 語音學

語音學的發生由於比較語言學。在早期的許多比較語言學家中間，除了格林，不大注意語音的問題；在後期，學者大談什麼「語音定律」，語音的研究便逐漸抬頭，而發展到現在，成績更其可觀。

布呂克 (Brücke) 是語音學的先驅，他於一八五六年就出版了語音的生理與體系 (Grundzüge der Physiologie und Systemik der Sprachlaute)，這是一本小冊子，但謝雷利用牠解釋不少比較研究上的問題。一八六三年出版兩本同性質的書，一本是海姆霍爾資 (Helmholtz) 的音之本質研究，一本是陶秦 (Thausing) 的人類語言的音的自然系統，但以語言學家而研究語音的是西維 (Dievers)，作品是一八七六年出版的語音學綱要 (Grundzüge der Lautphysiologie)，布羅克曼根據牠寫成關於介母音的有名論文。

在西維打成的基礎上，語音學急速地發達起來，學者輩出，且讓我們舉出幾個有名的：

英國 史衛德·史克立布邱 (H. W. Scripture)。

德國 古茲曼 (Gutzmann)，費德 (W. Viëtor)。

瑞典 龍台爾 (Lundell)。

丹麥 耶斯柏森。

挪威 勃洛 (O. Broch)。

法國 路施陸方丈 (Abbé Roussetot)，羅岱 (Roulet)，格拉蒙 (Grammont)，波亞若 (Poirot)。

語音學的雜誌，在法國有 Revue de phonétique，由路施陸及倍爾諾 (Pernot) 主編；在德國有 Vox，由古茲曼及加爾雀 (Panconcelli-Galzia) 主編。

二 意義學

意義學的範圍不外下面三種：

(一) 語詞與思想有什麼關係？

(一) 語詞的作用是什麼？

(三) 語詞怎樣構成的又怎樣變遷的？

語詞與思想的問題，從柏拉圖起，沒有一天被停止討論過，多數是出諸論理學家或哲學家的筆下，而他們之間有一共通的特色，就是當他們談到這問題時，他們好像說：語詞就是思想，語詞是有聲音的思想，而思想只是沒有聲音的語詞。這樣單純的見解不能於實符合乃是意中事。我們現在都知道：語詞是個符號，牠與思想只發生間接的關係，否則就要出現語詞的交感巫術。這一問題的現代研究者有：德拉考洛亞 (Delacroix)，作語言與思想 (1924)；布呂諾 (Brunot)，作思想與語言 (1922)；加西來 (Cassirer)，作象徵形式的原理 (1923)。

第二個問題為「語言心理學」的任務，在洪堡德書中已見端倪，後來分歧很深，有的說語詞的作用是表出，是溝通意志，提示等，各執一詞，此地也無庸多談。語言心理學的大師是馮德 (Wundt)，作民衆心理學二卷，其第一卷專論語言心理學 (1900)，一時信從者與反對者紛紛出現，語言心理學的園地在爭論聲中茂盛起來了，在這園地上活動的人有：秀德林 (Süßerlin)，狄特里希 (Dittrich)，基乃更 (Günther) 等人——巴利 (Bally) 與伏斯勒 (Vossler) 等人所建立的「語言美學」是一個分支。

第三個問題即嚴格的意義學，如果更要細分，可包括兩種：語詞學 (Lexicology)，研究語詞的構成；語源學 (Etymology)，研究語詞的變遷。意義學的創始者是布萊亞爾 (Breal)，於一八九六年發表了劃時代的意義論 (*Essai de sémantique*)，而雛型則見於達梅斯德 (Darnesteter) 曾作新語詞的構成論 (1877)，根據意義而研究的語詞的生活 (1887)。此後討論所謂「語詞的生活」的著作屢有問世，牠們的作者有巴以梅林格、杜若輝、特尼、愛爾特曼 (Erdmann)、洛資華杜夫斯基 (Rozwadowski)、喜爾茂 (Hilmer)、立德烈、尼洛柏等等。在另一面，語源學不是一個新的科學，但把牠當作一般問題那樣研究的却是新興的，吐乃生與史契特 (Skeat) 最有成績。

三 文法學

文法學，同語源學一樣，在一般語言學上是個老店新開的科學。在希臘時代我們看到文法的研究；在現在的時代，我們重看到文法的研究，但在新的光輝下。現代的文法學有兩個特色：研究得更仔細精密；探索文法的基本原則。

在第一個特色下，我們看到文法學家或專究名詞，或專究動詞，小如名詞的性或動詞的時，他們也要

澈底研究，再建立一些可以適用於任何語言的原理通則。這種性質的文法學有好幾種：希萊赫的名詞與動詞；代爾布呂克的動詞的作用；季耀姆（Guillaume）的時與動詞；亞當（L. Adam）的不同語言裏的名詞的性；陸曼（Lohmann）的生物的性與名詞的性；微爾（Weil）的語序等。印歐語學上或個別語學上的文法研究，現在也有這個趨向，不在題內，不必多談。

在第二個特色下，我們常讀到許多文法學的出版物，充滿一片綜合的處理，原則的探立，誠如梅葉所說：「一般規律的探究應是語言學主要目的之一。」耶斯柏森的文法哲學（1924）是最優秀的文法原理的作品；耶姆士萊夫（Hjelmslev）的一般文法學的原則（1923）；布隆達爾（Brøndal）的形態學與句法學（1932）也是上品。

文法學的發展史可閱希密德博士（Dr. K. E. A. Schmidt）的文法學史（Beiträge zur Geschichte der Grammatik），可惜老了一點，因為牠在一八五九年出版的，新的東西一點沒有收進。

第六編 文字學史

一 引言

我們這裏來介紹一個西洋文字學的略史。文字學在我國向稱發達，可惜盤旋於一個狹小的籠子裏，而且發出古董的宿氣；因此，不論巨作如林，我國的文字學還沒有到牠的光明時期。返顧西洋文字學如何？西洋文字學的發展約經四個階段：（一）蒐集的時期，相當語言學史上的中代；（二）發掘的時期，即發掘各種已死的文字系統，或訓釋，或整理；（三）比較的時期，推溯不同文字的淵源，如說今日歐洲通用的字母源於腓尼基文，而腓尼基文源於埃及聖書字；（四）原理的時期，亦即說把文字學作一般的研究。這告訴我們什麼？西洋文字學的活動地盤極廣，用的方法合乎科學，所以，雖然興起極遲——只是在十九世紀——西洋文字學已到了規模粗具的一種境地。我們不該卑視牠，正相反，我們要跟牠學習，從牠那裏汲取新的養料，來培養我們自己的文字學。

二 楔形文

楔形文是散佈在近東的一種古代文化人民的文字，牠的發現在文字學史上是件偉大的事情。楔形文是音綴的文字，像日本假名一樣，且附有決定號，像我們的形旁。

第一個發現楔形文的人是西班牙旅行家伐來 (Valle)，時一六一一年，他在古波斯國都柏賽布里 (Persepolis) 看到許多銘誌，承認這些箭形符號是文字，並且一定從左寫到右。

此後，雖然見過的人很多，懂牠的還是一個沒有，更壞的是任意猜測到層出不窮。

波斯楔形文

1.

𐎠𐎡𐎢𐎣𐎤𐎥𐎦𐎧𐎨𐎩𐎪𐎫𐎬𐎭𐎮𐎯𐎰𐎱𐎲𐎳𐎴𐎵𐎶𐎷𐎸𐎹𐎺𐎻𐎼𐎽𐎾𐎿𐏀𐏁𐏂
 𐏃𐏄𐏅𐏆𐏇𐏈𐏉𐏊𐏋𐏌𐏍𐏎𐏏𐏐𐏑𐏒𐏓𐏔𐏕𐏖𐏗𐏘𐏙𐏚𐏛𐏜𐏝𐏞𐏟𐏠𐏡𐏢𐏣𐏤
 𐏥𐏦𐏧𐏨𐏩𐏪𐏫𐏬𐏭𐏮𐏯𐏰𐏱𐏲𐏳𐏴𐏵𐏶𐏷𐏸𐏹𐏺𐏻𐏼𐏽𐏾𐏿𐐀𐐁𐐂𐐃𐐄𐐅𐐆𐐇
 𐐈𐐉𐐊𐐋𐐌𐐍𐐎𐐏𐐐𐐑𐐒𐐓𐐔𐐕𐐖𐐗𐐘𐐙𐐚𐐛𐐜𐐝𐐞𐐟𐐠𐐡𐐢𐐣𐐤𐐥𐐦𐐧𐐨𐐩
 𐐪𐐫𐐬𐐭𐐮𐐯𐐰𐐱𐐲𐐳𐐴𐐵𐐶𐐷𐐸𐐹𐐺𐐻𐐼𐐽𐐾𐐿𐑀𐑁𐑂𐑃𐑄𐑅𐑆𐑇𐑈𐑉𐑊
 𐑋𐑌𐑍𐑎𐑏𐑐𐑑𐑒𐑓𐑔𐑕𐑖𐑗𐑘𐑙𐑚𐑛𐑜𐑝𐑞𐑟𐑠𐑡𐑢𐑣𐑤𐑥𐑦𐑧𐑨𐑩𐑪
 𐑫𐑬𐑭𐑮𐑯𐑰𐑱𐑲𐑳𐑴𐑵𐑶𐑷𐑸𐑹𐑺𐑻𐑼𐑽𐑾𐑿𐒀𐒁𐒂𐒃𐒄𐒅𐒆𐒇𐒈𐒉𐒊
 𐒋𐒌𐒍𐒎𐒏𐒐𐒑𐒒𐒓𐒔𐒕𐒖𐒗𐒘𐒙𐒚𐒛𐒜𐒝𐒞𐒟𐒠𐒡𐒢𐒣𐒤𐒥𐒦𐒧𐒨𐒩𐒪
 𐒫𐒬𐒭𐒮𐒯𐒰𐒱𐒲𐒳𐒴𐒵𐒶𐒷𐒸𐒹𐒺𐒻𐒼𐒽𐒾𐒿𐓀𐓁𐓂𐓃𐓄𐓅𐓆𐓇𐓈𐓉
 𐓊𐓋𐓌𐓍𐓎𐓏𐓐𐓑𐓒𐓓𐓔𐓕𐓖𐓗𐓘𐓙𐓚𐓛𐓜𐓝𐓞𐓟𐓠𐓡𐓢𐓣𐓤𐓥𐓦𐓧
 𐓨𐓩𐓪𐓫𐓬𐓭𐓮𐓯𐓰𐓱𐓲𐓳𐓴𐓵𐓶𐓷𐓸𐓹𐓺𐓻𐓼𐓽𐓾𐓿𐔀𐔁𐔂𐔃𐔄𐔅
 𐔆𐔇𐔈𐔉𐔊𐔋𐔌𐔍𐔎𐔏𐔐𐔑𐔒𐔓𐔔𐔕𐔖𐔗𐔘𐔙𐔚𐔛𐔜𐔝𐔞𐔟𐔠𐔡𐔢𐔣𐔤
 𐔥𐔦𐔧𐔨𐔩𐔪𐔫𐔬𐔭𐔮𐔯𐔰𐔱𐔲𐔳𐔴𐔵𐔶𐔷𐔸𐔹𐔺𐔻𐔼𐔽𐔾𐔿𐕀𐕁𐕂
 𐕃𐕄𐕅𐕆𐕇𐕈𐕉𐕊𐕋𐕌𐕍𐕎𐕏𐕐𐕑𐕒𐕓𐕔𐕕𐕖𐕗𐕘𐕙𐕚𐕛𐕜𐕝𐕞𐕟𐕠
 𐕡𐕢𐕣𐕤𐕥𐕦𐕧𐕨𐕩𐕪𐕫𐕬𐕭𐕮𐕯𐕰𐕱𐕲𐕳𐕴𐕵𐕶𐕷𐕸𐕹𐕺𐕻𐕼
 𐕽𐕾𐕿𐖀𐖁𐖂𐖃𐖄𐖅𐖆𐖇𐖈𐖉𐖊𐖋𐖌𐖍𐖎𐖏𐖐𐖑𐖒𐖓𐖔𐖕𐖖𐖗𐖘
 𐖙𐖚𐖛𐖜𐖝𐖞𐖟𐖠𐖡𐖢𐖣𐖤𐖥𐖦𐖧𐖨𐖩𐖪𐖫𐖬𐖭𐖮𐖯𐖰𐖱𐖲
 𐖳𐖴𐖵𐖶𐖷𐖸𐖹𐖺𐖻𐖼𐖽𐖾𐖿𐗀𐗁𐗂𐗃𐗄𐗅𐗆𐗇𐗈𐗉𐗊𐗋
 𐗌𐗍𐗎𐗏𐗐𐗑𐗒𐗓𐗔𐗕𐗖𐗗𐗘𐗙𐗚𐗛𐗜𐗝𐗞𐗟𐗠𐗡𐗢𐗣𐗤
 𐗥𐗦𐗧𐗨𐗩𐗪𐗫𐗬𐗭𐗮𐗯𐗰𐗱𐗲𐗳𐗴𐗵𐗶𐗷𐗸𐗹𐗺𐗻𐗼
 𐗽𐗾𐗿𐘀𐘁𐘂𐘃𐘄𐘅𐘆𐘇𐘈𐘉𐘊𐘋𐘌𐘍𐘎𐘏𐘐𐘑𐘒𐘓𐘔𐘕
 𐘖𐘗𐘘𐘙𐘚𐘛𐘜𐘝𐘞𐘟𐘠𐘡𐘢𐘣𐘤𐘥𐘦𐘧𐘨𐘩𐘪𐘫𐘬
 𐘭𐘮𐘯𐘰𐘱𐘲𐘳𐘴𐘵𐘶𐘷𐘸𐘹𐘺𐘻𐘼𐘽𐘾𐘿𐙀𐙁𐙂𐙃
 𐙄𐙅𐙆𐙇𐙈𐙉𐙊𐙋𐙌𐙍𐙎𐙏𐙐𐙑𐙒𐙓𐙔𐙕𐙖𐙗𐙘𐙙𐙚
 𐙛𐙜𐙝𐙞𐙟𐙠𐙡𐙢𐙣𐙤𐙥𐙦𐙧𐙨𐙩𐙪𐙫𐙬𐙭𐙮𐙯
 𐙰𐙱𐙲𐙳𐙴𐙵𐙶𐙷𐙸𐙹𐙺𐙻𐙼𐙽𐙾𐙿𐚀𐚁𐚂𐚃𐚄
 𐚅𐚆𐚇𐚈𐚉𐚊𐚋𐚌𐚍𐚎𐚏𐚐𐚑𐚒𐚓𐚔𐚕𐚖𐚗𐚘𐚙𐚚
 𐚛𐚜𐚝𐚞𐚟𐚠𐚡𐚢𐚣𐚤𐚥𐚦𐚧𐚨𐚩𐚪𐚫𐚬𐚭𐚮𐚯
 𐚰𐚱𐚲𐚳𐚴𐚵𐚶𐚷𐚸𐚹𐚺𐚻𐚼𐚽𐚾𐚿𐛀𐛁𐛂𐛃𐛄
 𐛅𐛆𐛇𐛈𐛉𐛊𐛋𐛌𐛍𐛎𐛏𐛐𐛑𐛒𐛓𐛔𐛕𐛖𐛗𐛘𐛙𐛚
 𐛛𐛜𐛝𐛞𐛟𐛠𐛡𐛢𐛣𐛤𐛥𐛦𐛧𐛨𐛩𐛪𐛫𐛬𐛭𐛮𐛯
 𐛰𐛱𐛲𐛳𐛴𐛵𐛶𐛷𐛸𐛹𐛺𐛻𐛼𐛽𐛾𐛿𐜀𐜁𐜂𐜃𐜄
 𐜅𐜆𐜇𐜈𐜉𐜊𐜋𐜌𐜍𐜎𐜏𐜐𐜑𐜒𐜓𐜔𐜕𐜖𐜗𐜘𐜙𐜚
 𐜛𐜜𐜝𐜞𐜟𐜠𐜡𐜢𐜣𐜤𐜥𐜦𐜧𐜨𐜩𐜪𐜫𐜬𐜭𐜮𐜯
 𐜰𐜱𐜲𐜳𐜴𐜵𐜶𐜷𐜸𐜹𐜺𐜻𐜼𐜽𐜾𐜿𐝀𐝁𐝂𐝃𐝄
 𐝅𐝆𐝇𐝈𐝉𐝊𐝋𐝌𐝍𐝎𐝏𐝐𐝑𐝒𐝓𐝔𐝕𐝖𐝗𐝘𐝙
 𐝚𐝛𐝜𐝝𐝞𐝟𐝠𐝡𐝢𐝣𐝤𐝥𐝦𐝧𐝨𐝩𐝪𐝫𐝬
 𐝭𐝮𐝯𐝰𐝱𐝲𐝳𐝴𐝵𐝶𐝷𐝸𐝹𐝺𐝻𐝼𐝽𐝾𐝿𐞀
 𐞁𐞂𐞃𐞄𐞅𐞆𐞇𐞈𐞉𐞊𐞋𐞌𐞍𐞎𐞏𐞐𐞑𐞒𐞓𐞔
 𐞕𐞖𐞗𐞘𐞙𐞚𐞛𐞜𐞝𐞞𐞟𐞠𐞡𐞢𐞣𐞤𐞥𐞦
 𐞧𐞨𐞩𐞪𐞫𐞬𐞭𐞮𐞯𐞰𐞱𐞲𐞳𐞴𐞵𐞶𐞷𐞸
 𐞹𐞺𐞻𐞼𐞽𐞾𐞿𐟀𐟁𐟂𐟃𐟄𐟅𐟆𐟇𐟈𐟉
 𐟊𐟋𐟌𐟍𐟎𐟏𐟐𐟑𐟒𐟓𐟔𐟕𐟖𐟗𐟘𐟙𐟚𐟛
 𐟜𐟝𐟞𐟟𐟠𐟡𐟢𐟣𐟤𐟥𐟦𐟧𐟨𐟩𐟪𐟫𐟬
 𐟭𐟮𐟯𐟰𐟱𐟲𐟳𐟴𐟵𐟶𐟷𐟸𐟹𐟺𐟻𐟼
 𐟽𐟾𐟿𐠀𐠁𐠂𐠃𐠄𐠅𐠆𐠇𐠈𐠉𐠊𐠋
 𐠌𐠍𐠎𐠏𐠐𐠑𐠒𐠓𐠔𐠕𐠖𐠗𐠘𐠙𐠚𐠛
 𐠜𐠝𐠞𐠟𐠠𐠡𐠢𐠣𐠤𐠥𐠦𐠧𐠨𐠩𐠪
 𐠫𐠬𐠭𐠮𐠯𐠰𐠱𐠲𐠳𐠴𐠵𐠶𐠷𐠸𐠹
 𐠺𐠻𐠼𐠽𐠾𐠿𐡀𐡁𐡂𐡃𐡄𐡅𐡆𐡇𐡈
 𐡉𐡊𐡋𐡌𐡍𐡎𐡏𐡐𐡑𐡒𐡓𐡔𐡕𐡖𐡗
 𐡘𐡙𐡚𐡛𐡜𐡝𐡞𐡟𐡠𐡡𐡢𐡣𐡤𐡥
 𐡦𐡧𐡨𐡩𐡪𐡫𐡬𐡭𐡮𐡯𐡰𐡱𐡲𐡳
 𐡴𐡵𐡶𐡷𐡸𐡹𐡺𐡻𐡼𐡽𐡾𐡿𐢀𐢁
 𐢂𐢃𐢄𐢅𐢆𐢇𐢈𐢉𐢊𐢋𐢌𐢍𐢎𐢏𐢐
 𐢑𐢒𐢓𐢔𐢕𐢖𐢗𐢘𐢙𐢚𐢛𐢜𐢝𐢞𐢟
 𐢠𐢡𐢢𐢣𐢤𐢥𐢦𐢧𐢨𐢩𐢪𐢫𐢬𐢭
 𐢮𐢯𐢰𐢱𐢲𐢳𐢴𐢵𐢶𐢷𐢸𐢹𐢺𐢻
 𐢼𐢽𐢾𐢿𐣀𐣁𐣂𐣃𐣄𐣅𐣆𐣇𐣈𐣉
 𐣊𐣋𐣌𐣍𐣎𐣏𐣐𐣑𐣒𐣓𐣔𐣕𐣖𐣗
 𐣘𐣙𐣚𐣛𐣜𐣝𐣞𐣟𐣠𐣡𐣢𐣣𐣤
 𐣥𐣦𐣧𐣨𐣩𐣪𐣫𐣬𐣭𐣮𐣯𐣰𐣱
 𐣲𐣳𐣴𐣵𐣶𐣷𐣸𐣹𐣺𐣻𐣼𐣽𐣾
 𐣿𐤀𐤁𐤂𐤃𐤄𐤅𐤆𐤇𐤈𐤉𐤊𐤋
 𐤌𐤍𐤎𐤏𐤐𐤑𐤒𐤓𐤔𐤕𐤖𐤗𐤘
 𐤙𐤚𐤛𐤜𐤝𐤞𐤟𐤠𐤡𐤢𐤣𐤤
 𐤥𐤦𐤧𐤨𐤩𐤪𐤫𐤬𐤭𐤮𐤯𐤰
 𐤱𐤲𐤳𐤴𐤵𐤶𐤷𐤸𐤹𐤺𐤻𐤼
 𐤽𐤾𐤿𐥀𐥁𐥂𐥃𐥄𐥅𐥆𐥇𐥈
 𐥉𐥊𐥋𐥌𐥍𐥎𐥏𐥐𐥑𐥒𐥓𐥔
 𐥕𐥖𐥗𐥘𐥙𐥚𐥛𐥜𐥝𐥞𐥟𐥠
 𐥡𐥢𐥣𐥤𐥥𐥦𐥧𐥨𐥩𐥪𐥫
 𐥬𐥭𐥮𐥯𐥰𐥱𐥲𐥳𐥴𐥵𐥶
 𐥷𐥸𐥹𐥺𐥻𐥼𐥽𐥾𐥿𐦀𐦁
 𐦂𐦃𐦄𐦅𐦆𐦇𐦈𐦉𐦊𐦋𐦌𐦍
 𐦎𐦏𐦐𐦑𐦒𐦓𐦔𐦕𐦖𐦗𐦘𐦙
 𐦚𐦛𐦜𐦝𐦞𐦟𐦠𐦡𐦢𐦣𐦤
 𐦥𐦦𐦧𐦨𐦩𐦪𐦫𐦬𐦭𐦮𐦯
 𐦰𐦱𐦲𐦳𐦴𐦵𐦶𐦷𐦸𐦹𐦺
 𐦻𐦼𐦽𐦾𐦿𐧀𐧁𐧂𐧃𐧄𐧅
 𐧆𐧇𐧈𐧉𐧊𐧋𐧌𐧍𐧎𐧏𐧐
 𐧑𐧒𐧓𐧔𐧕𐧖𐧗𐧘𐧙𐧚𐧛
 𐧜𐧝𐧞𐧟𐧠𐧡𐧢𐧣𐧤𐧥
 𐧦𐧧𐧨𐧩𐧪𐧫𐧬𐧭𐧮𐧯
 𐧰𐧱𐧲𐧳𐧴𐧵𐧶𐧷𐧸𐧹
 𐧺𐧻𐧼𐧽𐧾𐧿𐨀𐨁𐨂
 𐨃𐨄𐨅𐨆𐨇𐨈𐨉𐨊𐨋𐨌
 𐨍𐨎𐨏𐨐𐨑𐨒𐨓𐨔𐨕𐨖
 𐨗𐨘𐨙𐨚𐨛𐨜𐨝𐨞𐨟
 𐨠𐨡𐨢𐨣𐨤𐨥𐨦𐨧
 𐨨𐨩𐨪𐨫𐨬𐨭𐨮𐨯
 𐨰𐨱𐨲𐨳𐨴𐨵𐨶𐨷
 𐨹𐨺𐨸𐨻𐨼𐨽𐨾
 𐨿𐩀𐩁𐩂𐩃𐩄𐩅𐩆
 𐩇𐩈𐩉𐩊𐩋𐩌𐩍
 𐩎𐩏𐩐𐩑𐩒𐩓𐩔
 𐩕𐩖𐩗𐩘𐩙𐩚
 𐩛𐩜𐩝𐩞𐩟𐩠
 𐩡𐩢𐩣𐩤𐩥
 𐩦𐩧𐩨𐩩𐩪
 𐩫𐩬𐩭𐩮
 𐩯𐩰𐩱𐩲
 𐩳𐩴𐩵𐩶
 𐩷𐩸𐩹𐩺
 𐩻𐩼𐩽𐩾
 𐩿𐪀𐪁𐪂
 𐪃𐪄𐪅
 𐪆𐪇𐪈
 𐪉𐪊𐪋
 𐪌𐪍𐪎
 𐪏𐪐𐪑
 𐪒𐪓𐪔
 𐪕𐪖𐪗
 𐪘𐪙𐪚
 𐪛𐪜𐪝
 𐪞𐪟𐪠
 𐪡𐪢𐪣
 𐪤𐪥𐪦
 𐪧𐪨𐪩
 𐪪𐪫𐪬
 𐪭𐪮𐪯
 𐪰𐪱𐪲
 𐪳𐪴𐪵
 𐪶𐪷𐪸
 𐪹𐪺𐪻
 𐪼𐪽𐪾
 𐪿𐫀𐫁
 𐫂𐫃𐫄
 𐫅𐫆𐫇
 𐫈𐫉𐫊
 𐫋𐫌𐫍
 𐫎𐫏𐫐
 𐫑𐫒𐫓
 𐫔𐫕𐫖
 𐫗𐫘𐫙
 𐫚𐫛𐫜
 𐫝𐫞𐫟
 𐫠𐫡𐫢
 𐫣𐫤𐫥
 𐫦𐫧𐫨
 𐫩𐫪𐫫
 𐫬𐫭𐫮
 𐫯𐫰𐫱
 𐫲𐫳𐫴
 𐫵𐫶𐫷
 𐫸𐫹𐫺
 𐫻𐫼𐫽
 𐫾𐫿𐬀
 𐬁𐬂𐬃
 𐬄𐬅𐬆
 𐬇𐬈𐬉
 𐬊𐬋𐬌
 𐬍𐬎𐬏
 𐬐𐬑𐬒
 𐬓𐬔𐬕
 𐬖𐬗𐬘
 𐬙𐬚𐬛
 𐬜𐬝𐬞
 𐬟𐬠𐬡
 𐬢𐬣𐬤
 𐬥𐬦𐬧
 𐬨𐬩𐬪
 𐬫𐬬𐬭
 𐬮𐬯𐬰
 𐬱𐬲𐬳
 𐬴𐬵𐬶
 𐬷𐬸𐬹
 𐬺𐬻𐬼
 𐬽𐬾𐬿
 𐭀𐭁
 𐭂𐭃
 𐭄𐭅
 𐭆𐭇
 𐭈𐭉
 𐭊𐭋
 𐭌𐭍
 𐭎𐭏
 𐭐𐭑
 𐭒𐭓
 𐭔𐭕
 𐭖𐭗
 𐭘𐭙
 𐭚𐭛
 𐭜𐭝
 𐭞𐭟
 𐭠𐭡
 𐭢𐭣
 𐭤𐭥
 𐭦𐭧
 𐭨𐭩
 𐭪𐭫
 𐭬𐭭
 𐭮𐭯
 𐭰𐭱
 𐭲𐭳
 𐭴𐭵
 𐭷𐭸
 𐭺𐭻
 𐭾𐭿
 𐮀𐮁
 𐮂𐮃
 𐮄𐮅
 𐮆𐮇
 𐮈𐮉
 𐮊𐮋
 𐮌𐮍
 𐮎𐮏
 𐮐𐮑
 𐮒𐮓
 𐮔𐮕
 𐮖𐮗
 𐮘𐮙
 𐮚𐮛
 𐮜𐮝
 𐮞𐮟
 𐮠𐮡
 𐮢𐮣
 𐮤𐮥
 𐮦𐮧
 𐮨𐮩
 𐮪𐮫
 𐮬𐮭
 𐮮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𐰀𐰁
 𐰂𐰃
 𐰄𐰅
 𐰆𐰇
 𐰈𐰉
 𐰊𐰋
 𐰌𐰍
 𐰎𐰏
 𐰐𐰑
 𐰒𐰓
 𐰔𐰕
 𐰖𐰗
 𐰘𐰙
 𐰚𐰛
 𐰜𐰝
 𐰞𐰟
 𐰠𐰡
 𐰢𐰣
 𐰤𐰥
 𐰦𐰧
 𐰨𐰩
 𐰪𐰫
 𐰬𐰭
 𐰮𐰯
 𐰰𐰱
 𐰲𐰳
 𐰴𐰵
 𐰷𐰸
 𐰺𐰻
 𐰾𐰿
 𐱀𐱁
 𐱂𐱃
 𐱄𐱅
 𐱆𐱇
 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𐲀𐲁
 𐲂𐲃
 𐲄𐲅
 𐲆𐲇
 𐲈𐲉
 𐲊𐲋
 𐲌𐲍
 𐲎𐲏
 𐲐𐲑
 𐲒𐲓
 𐲔𐲕
 𐲖𐲗
 𐲘𐲙
 𐲚𐲛
 𐲜𐲝
 𐲞𐲟
 𐲠𐲡
 𐲢𐲣
 𐲤𐲥
 𐲦𐲧
 𐲨𐲩
 𐲪𐲫
 𐲬𐲭
 𐲮𐲯
 𐲰𐲱
 𐲲𐲳
 𐲴𐲵
 𐲷𐲸
 𐲺𐲻
 𐲾𐲿
 𐳀𐳁
 𐳂𐳃
 𐳄𐳅
 𐳆𐳇
 𐳈𐳉
 𐳊𐳋
 𐳌𐳍
 𐳎𐳏
 𐳐𐳑
 𐳒𐳓
 𐳔𐳕
 𐳖𐳗
 𐳘𐳙
 𐳚𐳛
 𐳜𐳝
 𐳞𐳟
 𐳠𐳡
 𐳢𐳣
 𐳤𐳥
 𐳦𐳧
 𐳨𐳩
 𐳪𐳫
 𐳬𐳭
 𐳮𐳯
 𐳰𐳱
 𐳲𐳳
 𐳴𐳵
 𐳷𐳸
 𐳺𐳻
 𐳾𐳿
 𐴀𐴁
 𐴂𐴃
 𐴄𐴅
 𐴆𐴇
 𐴈𐴉
 𐴊𐴋
 𐴌𐴍
 𐴎𐴏
 𐴐𐴑
 𐴒𐴓
 𐴔𐴕
 𐴖𐴗
 𐴘𐴙
 𐴚𐴛
 𐴜𐴝
 𐴞𐴟
 𐴠𐴡
 𐴢𐴣
 𐴤𐴥
 𐴦𐴧
 𐴨𐴩
 𐴪𐴫
 𐴬𐴭
 𐴮𐴯
 𐴰𐴱
 𐴲𐴳
 𐴴𐴵
 𐴷𐴸
 𐴺𐴻
 𐴾𐴿
 𐵀𐵁
 𐵂𐵃
 𐵄𐵅
 𐵆𐵇
 𐵈𐵉
 𐵊𐵋
 𐵌𐵍
 𐵎𐵏
 𐵐𐵑
 𐵒𐵓
 𐵔𐵕
 𐵖𐵗
 𐵘𐵙
 𐵚𐵛
 𐵜𐵝

十八世紀，德國史家尼伯（C. Niebuhr）利用了丹麥國王腓得烈五世的津貼到阿拉伯一帶去遊歷，回來後，在他的旅行報告中（一七六四年）把銘誌摹印出來，同時認出三種文字——他說是一個語言的三種字體，其實是代表三個語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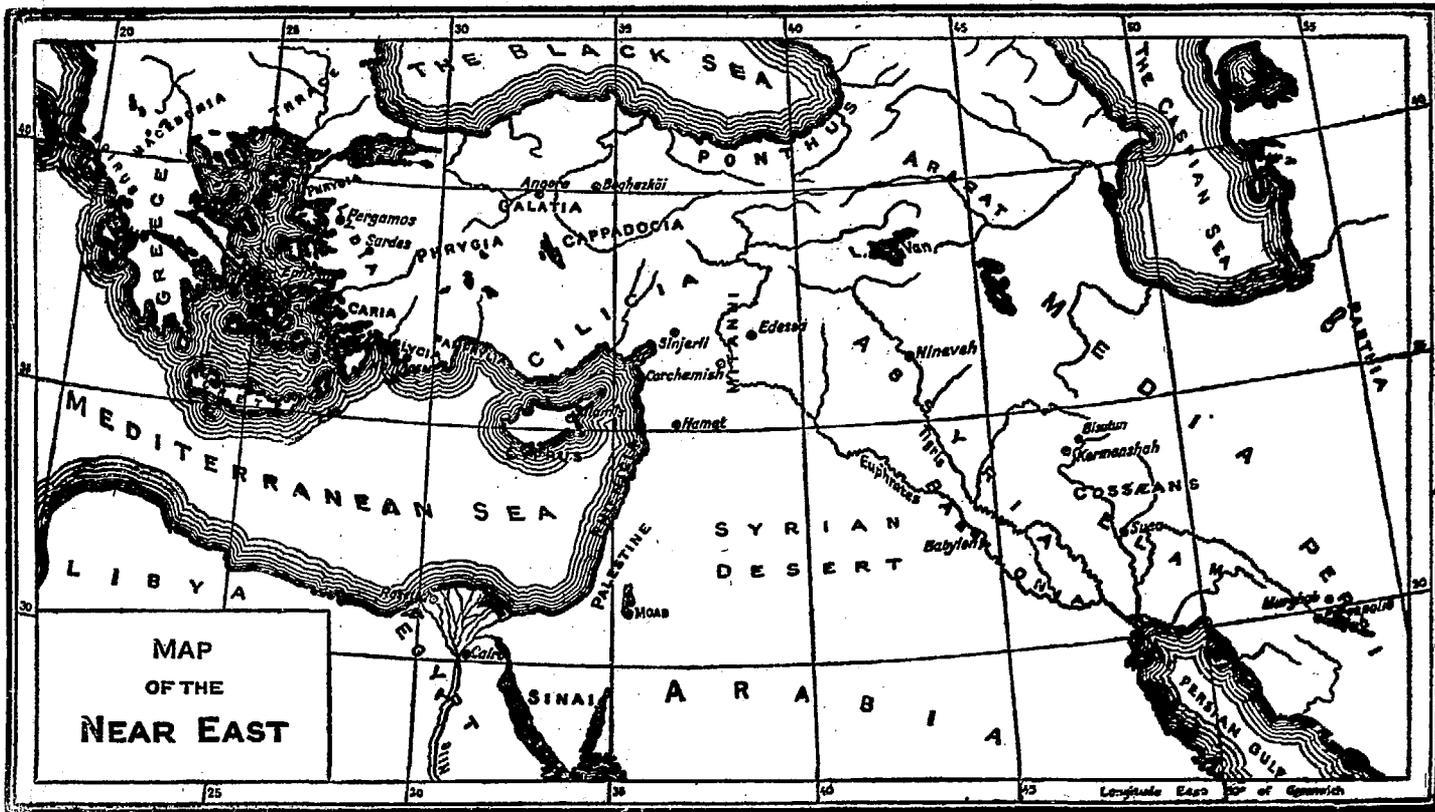
迄一八〇二年，丹麥學者明德（F. Münter）以他的博學把楔形文的研究推進一步，他發現那常用的對角形柱是分隔語詞的符號，又那常見的一羣文字可以意為「王」於是根據了希臘史家的記載，釋出幾個波斯王的名字。

稍後，法國學者德沙西（de Saey）又釋了幾個字；到德國學者格羅德芳博士（Dr. G. F. Grotefend）的手裏，楔形文被釋的字（通常是人名）又加了許多，但未能全釋，因古波斯語的智識在那時還不夠。

等古波斯語的智識稍展，楔形文的研究也略進步，如拉斯克（Rask）釋出Achaemenid（古波斯王室名），拉孫（C. Lassen）在一八三六年刊書說明這個文字是音綴的文字。

釋楔形文的權威當推勞林生（Sir H. Rawlinson），他一片艱苦的功績，真是罄竹難書。

前述諸家所釋的是波斯語的楔形文，但楔形文尚為其他語言利用，這些也被學者陸續研究出來，茲



分述於下。

勞林生在倍希司坦 (Behistan) 發現的一塊銘誌容三種文字，第一種代表波斯語，第二種代表愛朗語，第三種代表亞述語。亞述語的訓釋自法人布戴 (E. Botta) 首先開始，又稍後英人萊耶特 (Sir H. Layard) 繼續研究，發掘至亞述故都尼奈佛 (Nineveh)，銘誌流傳愈多，研究興趣亦更濃；一八四九年，愛爾蘭人奧克斯 (E. Hincks) 正確地決定了亞述語的楔形文也是音綴的；勞林生後發現牠的多值性，認牠屬閃語，到奧倍爾 (J. Oppert) 已死的亞述語便完全復活，時一八五九年，當奧氏發刊他的美索不達米亞科學探訪記，亞述語的文法與字典由岱利采 (F. Delitzsch) 纂成。

第二種的愛朗語 (Elamitic, or Medic, or Scythian) 丹人衛司德加 (N. L. Westergaard) 憑他的語言學企圖解釋，英人諾立斯 (E. Norris) 接踵而起來研究。學者初不知這項語言屬何，後夏爾 (V. Scheil) 在愛朗地方又發現，乃名之德人威斯巴赫 (F. H. Weissbach) 在一九一一年刊專書研究，一九二六年扣尼喜 (W. König) 始刊鉅著愛朗銘誌總彙，但這個語言直至今日還在萌芽時期。除這三個語言的楔形文外，還有其他，如下。

考西亞語 (Cossaeon) 也用楔形文記錄，但用亞述楔形文寫，故這個語言的性質很難決定，像看漢

文難測古音一般。研究者有岱利采。

在推爾愛爾阿馬那 (Tell-el-Amarna) 發現的許多泥塊中有三封信，其中一封（另二封屬喜底（德語，閱後）據學者的斷定，是一種獨立的語言，不過用亞述楔形文寫，性質很難斷定，研究牠的人很多，如賽司 (A. H. Sayce)、琴生 (P. Jensen)、梅塞希密脫 (L. Messerschmidt)、卜克 (F. Bork) 等。這語言的名稱是米坦尼語 (Mitanni)，處優發拉底河上游。

在范恩湖四周有楔形文銘誌，一八二八年舒資 (F. H. Schulz) 首先前去發掘，共得到了四十二件，後又加了不少，其中有些是亞述語，一件是土語與亞述語，別的盡是土語。賽司在訓釋牠有很大貢獻。牠的定名是范恩語 (Van)。1898年德國探訪隊去研究，好普特 (C. F. L. Haupt) 然後作了一篇范恩銘誌總彙（一九二八年）。

蘇美利亞人 (Sumerians) 也用楔形文。他們是亞述的土著，故亞萊維 (J. Halévy) 單純地申說蘇美利亞銘誌是用暗號寫的亞述銘誌。此說被抨擊甚烈。一九一四年岱利采發刊專著，說蘇美利亞語是一種獨立的語言，然而所屬仍欠明，有的說屬印歐語，閃語，烏拉爾·阿爾泰語，甚至漢語。

末一種是喜底德語 (Hittite) 的楔形文。喜底德是個強大的帝國，牠的銘誌分佈很廣。一九〇二年

挪威人努春 (T. A. Knudtzon) 說這小亞細亞的語言屬印歐語，擁護者與反對者各有。牠的發現地點多數在波加科 (Bogaz-koj) 離安古拉東一百五十基羅米突，一八九三年法國探訪隊 (由 E. Chantre 領導) 及一九〇五年德國探訪隊 (由 H. Winkler 領導) 都在那個地方找到不少材料。語言很古，很原始。賽司、俗利采、荷爾馬 (H. Holms)、福雷 (Forrer) 都研究過牠，最精的首屬捷克人洛茲尼 (H. Hrozný, 1879-)

三 西普羅文

西普羅 (Cyprus) 是在地中海東端的一個島嶼，在牠上面，人發現了許多銘誌，文字十分奇特，通名之曰西普羅文。牠也是音綴的，形體近象形。

呂納伯爵 (Duc de Luynes) 第一個注意牠，在一八五二年印行一書名西普羅錢幣與銘誌，把文字告訴世人，未釋。

真正解釋西普羅文的是喬治·史密斯 (George Smith)。史密斯氏在英領事朗格 (R. H. Lang) 那裏看到一塊腓尼基文與西普羅文並列的銘誌，所以解釋上很順利，雖然錯誤還是難免。他承認西普羅

語與希臘語很接近。

柏區 (S. Birch)、布蘭底斯 (J. Prandis)、希密德 (M. Schmidt)、狄克 (W. Deecke)、梅司 (R. Meister) 等都在西普羅文的研究上著名。

最近又有些銘誌出現，文字如舊，語言却換了一種，據說或源出阿馬士司 (Amathus) 這個地方；九一一年梅司德注意到牠，後二年方特利 (J. Vendryes) 又提及牠，一九二四年薛底喜 (E. Sittie) 給以充分的討論，可是沒有把語言的性質弄清楚。

西普羅文不是獨立的發明，或演自現尙未釋的喜底德象形字（閱第六節。）

四 克利特文

字體上近西普羅文的是克利特島 (Crete) 上的文字，現被稱爲克利特文。克利特文有二體，一象形，一簡體；牠的歷史至少起自紀元前一五五〇年。克利特人是先希臘人，據希臘史家，與小亞細亞的利西亞人 (Lycians) 有關係；他們雖日後接受希臘文化，但民族觀念仍強，故在柏來梭司 (Praios) 發現的三件銘誌，其語言無人能識。

研究克利特文以伊文思 (A. J. Evans) 最著，工作期間在一八九五年至一九〇九年間。在近代，芬蘭人松得瓦爾 (J. Sundwall) 研究不輟，且已有了不少新發現。

五 埃及文

埃及文一詞須包括三種字體：聖書字，僧書字，民書字。聖書字最古，可上溯至紀元前三千五百年。

埃及文的發現與拿破崙的進駐埃及（一七九九年八月）有關係，因該年法軍在羅賽塔 (Rosetta) 築工事時發現一塊石碣，上面刻三種文字：聖書字，民書字，希臘文。法軍撤退後，此石為英人得去，當牠像一件古董一樣藏進「大英博物院」。石碣給英人征服了，但征服上面文字的是法人而非英人。

這塊羅賽塔石上的聖書字給包在方框子裏，錯愛加 (Noësa) 相信方框子裏的字表示皇室人名；更因為希臘文一面有許多皇室人名，所以瑞典人亞刻勃拉 (Åkerblad) 根據牠們釋了民書字。

釋聖書字的偉人是法人桑波維 (F. Champollion)，人家都說，他的成功由於一塊在非來島 (Phiaë) 發現的小方尖塔，工作期間在一八二二年至一八二四年。聖書字，如亞述楔形文一樣，一部分字表音綴，另一部分則表語詞。表示音綴的字却不標出母音，所以語言很難研究，幸桑波維借了與埃及古語很近的科

布德語 (Coptic) 才得了解決，這樣，fdw 知道是「四」，nfr 知道是「火」。

桑波維的影響有二：(一) 根據聖書字，民書字可以完全解決，這方面的工作者有布路克許 (Brugsch) 及英人格利非司 (F. L. Griffith) 等，而僧書字 (後發現) 也解決 (以 Prisse d'Avennes 最著)。(二) 一切字母的來源得了線索，西洋文字學走上新的階段。

埃及文的研究十分風行，學者輩出，下面是幾個代表而已：羅射 (Rouge)，馬伯樂，楊格 (Young)，勒諾蒙 (Lenormant)，蘇泰 (Sottas)，特利頓 (Drioton)，彼得利 (Petrie)，沙洛里尼 (Sololini)，萊布修斯，柏區……

六 喜底德象形字

象形字系統更見於喜底德銘誌。喜底德真是個奇怪的國家，不僅用楔形文，且用象形字。

一八二二年旅行家波克哈特 (Burchardt) 在哈馬 (Hamah) 發現一塊以奇怪的象形字寫的銘誌，稍後別人也見過，報告過，引不起人的注意。一八七二年萊特 (Wm. Wright) 才去大量搜集。一九一四年起，賀加德 (D. G. Hogarth) 把英國探訪隊在杰拉比 (Djerabis) 所得的結果逐漸發表出

來。

賽司第一人去進行訓釋，他的材料是一塊並刻着楔形文與象形字的印章，在士馬拿向一個從康士坦丁堡來的商人處買到。他的材料很貧弱，沒有什麼結果。琴生起而繼之，所成仍有限。

從地理上看來，喜底德象形字與喜底德楔形文難能聯繫，因前者多數在西利西亞（Ottioia）發現，而後者則在更北的波加科。有些人說喜底德象形字或是腓尼基文的前身，但另些人說牠不屬喜底德而屬亞述。定論恐在將來，價值也在將來。

最近研究喜底德象形字的以佛朗克（C. Frank）及梅利琪（P. Meriggi）11氏最熱心。

七 腓尼基文

腓尼基文在比較文字學上的地位其重要一如梵語在比較語言學上。以最廣大的比較，世上一切現存字母文字皆自腓尼基文衍出，如此說來，腓尼基民族對於人類的文化進步貢獻的確大了。腓尼基文不是獨立的發明，而是像流行的說法，根據埃及文改造成的。

腓尼基人屬閃族，其文字是音綴的，不標母音，故一個語詞到底怎樣讀法不能決定，譬如腓尼基人寫

了三個字母 mlk，比較其他閃語，如希伯來語 melekh，阿拉伯語 maliku(n)，亞述語 malku，雖可知道牠的意思是「王」，在腓尼基怎樣讀無人知。

腓尼基銘誌主要的有五，在這些銘誌上化過功夫的，以克雷芒加奴 (Clermont-Ganneau) 爲始，後有賽司，桑波維，以及建立特殊功績的羅射 (Rougé)。

往南阿拉伯找尋腓尼基文的有亞萊維及格拉才 (E. Glaser) 兩個人，他們爲了科學研究，歷盡艱苦，深入蠻荒之地去探訪，精神真可感人。

八 西奈文

許多人說，腓尼基文與埃及文相似點太遠，應該找出有更近相似點的中介文字，文字的源流才能清楚。探訪隊又組織起來，一九〇五年由彼得利教授 (Prof. Petrie) 領導的一隊終於有所發現。

彼得利等到了西奈 (Sinai) 半島，在埃及人的礦穴裏及一座供奉礦神哈托 (Hathor) 的廟宇的廢墟裏找到一羣東西，形式是埃及的，但顯然非出自埃及人之手，因爲很粗陋；牠們共計跪人像一，胸像一，獅人像一，及八塊銘誌，上面刻着許多任意按置的埃及聖書字及一些未知的文字。獅人像左右二邊有這

些未知文字，可是肩上有真正聖書字，這或是一個二語對照的東西，歷史居紀元前一八五〇年至一五〇〇年。人家爲便利計，稱這些未知文字爲西奈文。

誰使用西奈文，多數人說是屬於閃族的喜克索人(Hyksos)，他們於紀元前一七〇〇年東侵埃及，入主二百年，被逐回至伯勒斯坦。

彼得利堅持這些未知文字不是毫無意義的符號的結合，乃是一種真正的文字系統，且是字母文字。一九一六年加丁納(A. H. Gardiner)開始去解釋西奈文。他的訓釋方法是這樣的：不管埃及語的音讀，把聖書字所代表的東西，儘可能地代以閃語或閃文的字母讀法，然後拼出這些東西的名稱的起首子音。這樣，他得到四個常見的合在一起的字母(t, l, b)，他說這可以是閃語的哈托神的名字。

埃及	西奈	音值
𐤀	𐤁	B
𐤂	𐤃	D
𐤄	𐤅	Y
𐤆	𐤇	K
𐤈	𐤉	L
𐤊	𐤋	N
𐤌	𐤍	M
𐤎	𐤏	S
𐤐	𐤑	H
𐤒	𐤓	O
𐤔	𐤕	P
𐤖	𐤗	R
𐤘	𐤙	W
𐤚	𐤛	T

西奈文在字體上極近聖書字（閱附圖），叫人很難斷定，牠是埃及聖書字的後起字體，還是被借用的埃及聖書字。如果牠是後面一種，那末埃及文給腓尼基文的影響更清楚了。

格利末(H. Grime)在一九二三年重新下了一次研究，一九二七年美國探訪隊（包括K. Lake, R. P. Blake, A. W. Johnson 等人）又得了更多的西奈銘誌，如果有所發明，比較文字學的研究定有個革命。

九 古印度文

古印度文指阿輸迦王佛教銘誌上的文字，這時期（紀元前第三世紀）以前印度沒有文字的使用。阿輸迦王用兩種不同文字刻他的銘誌：一種在西北部直至阿富汗邊境，文字自右至左，名曰迦羅色底文（Kharosthi）；另一種在帝國其他部分，文字自左至右，名曰婆羅米文（Brāhmī）。

一些阿輸迦銘誌在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已被人發現，但試想解釋文字的須至一八三七年。有英人品賽柏（J. Prinsep）者，其目的本想解釋迦羅色底文，但找不到他理想的材料（即有希臘文對照的錢幣），轉到婆羅米文，一八七三年在布泊爾（Bhopal）一廟裏找到許多簡短的銘誌，他認為一定是。

人民獻給廟裏的禮物，公式是「某某的禮物」於是用了阿輸迦時代的布拉克利特語（Prakrit），他釋了不少人名。他向更大的銘誌去研究，在德里釋了一塊，次年又釋了兩塊刻在岩上的大銘誌，在一八四〇年，竟因積勞成疾溘然長逝。

繼之而起的有法人賽那（E. Senart）及優越的德人布來（G. Bühler）這二人中以布來貢獻更大，因為他實際上解釋了印度文字的起源。

迦羅色底文無疑源出閃文（自伊朗傳入）時期在紀元前五世紀；至於婆羅米文，據布來的斷定，同樣從閃文化出，但經過美索不達米亞而流入（自南阿拉伯傳入之說誤）時期較古，可至紀元前八世紀。迦羅色底文必受婆羅米文的影響。習見的所謂梵文出迦羅色底文形式則大變，一因梵文完全倒懸在一條橫線下，一因梵文把方向改至從左至右。印度文的子孫極多，甚至遠及西藏與爪哇。

十 亞細亞文

所謂亞細亞文（Asiatic）是指小亞細亞沿岸一些與希臘文有關係的文字而言，約分下列四支：

（一）利西亞文（Lycian）是一種古文，一八一一年發現兩塊銘誌，探訪隊接踵而去，一八六八年

希密德 (M. Schmidt) 集行全部銘誌，後與國探訪隊去，一九〇一年集刊時得一百五十件。銘誌多數是墓碑，其中有些是二文對照，如在山索司 (Sartosis) 發現的一塊（屬紀元前四一二年）便兼刻着希臘文。

利西亞文類似希臘文，但是牠的語言近喜底德語而為印歐語之一。

因倍爾 (Imbert)、吐乃生、布其 (Bugge)、托爾柏 (Torp)、湯姆生 (V. Thomsen) 等人在利西亞文的研究上有功勳。

(一) 加利亞文 (Carian) 的銘誌數目約七十，除加利亞本部外，埃及的奴比亞 (Nubia) 也有發現，最有名的一件即在埃及的阿布新倍耳 (Abu Simbel) 發現。萊布修斯 (R. Lepsius) 在一八四五年發現牠，加利亞文也跟着解釋了；牠一半是加利亞文，一半是希臘文，記錄沙梅狄古斯王 (Sametichus) 在紀元前六百年遠征愛來芬丁 (Elephantine) 的事，因為王的傭兵裏有加利亞人及希臘人，他們在正文之後用本國的文字刻了本人的名字以誌紀念。賽司、松得瓦爾、克萊契默 (P. Kretschmer) 等都以研究加利亞文聞。

加利亞文的性質尚在曖昧之中，其語言恐與利西亞語同系。

萊姆諾司文



由下至上，至角，由右至左 holaie : z : naφoð ziazi

頂端，由右至左

1. : mara.z : mav

下一行，由左至右

2. sialxvei.z : avi:z

下一行，由右至左

3. evisðo : zeronaið

下一字，由左至右

4. Ziyai

左邊，由下至上

vamalasial : zeronaimori-

nail aker: tavarzio

註：在石的右手一面，另有一行銘誌，文字與前端的極近似，所以上列幾行字或可這樣讀去：3, 4, 2, 1。

(三) 利底亞文 (Lydian) 卽後移入意大利的愛特羅司干人 (Etruscan) 的祖先的文字。利底亞文用古希臘文省了幾個用不到的。利底亞銘誌日期約始於紀元前六七世紀，載着無聊的人名。文字不十分引人興趣，語言最令人感興，因爲學者始終決不定牠究竟屬那個語族，在這方面鑽究的有狄克、保利、托爾柏、丹尼而孫 (G. Herbig) 等人。

另一屬於愛特羅司干人的祖先的文字在萊姆諾司 (Lemnos) 發現了。這是一塊幾乎有一米達長的石，上面刻了一個執槍的武士，四周便顛顛倒倒地刻着文字（見二二三頁。）文字容易訓釋，語言難懂，據布萊亞爾、布其、保利等人研究的結果，與愛特羅司干語近。

(四) 夫利其亞文 (Phrygian) 在字體上與萊姆諾司銘誌上的古希臘文近似，其歷史可上溯至紀元前八世紀。夫利其亞的近代希臘文的銘誌近增至八十，故語言已得決定：牠很顯然地屬印歐語族，爲亞美尼亞語的祖語。

M·希密德在一八六九年卽研究夫利其亞的文字與語言，成就最大的爲英人雷姆賽 (W. M. Ramsay)，繼之有考耳賓 (W. M. Calder)，親赴該地考查 (1908)。

十一 古拉丁文

在拉丁的土地上住着一批非拉丁嫡系的人民，他們的文字還留在他們的銘誌上，可以供給研究拉丁文演變者不少有用的資料。這些古拉丁文的類別有下面數種。

(一) 愛特羅司干文，即利底亞文的子孫。

(二) 威尼斯文，其銘誌發現於威尼斯，字體近愛特羅司干文，歷史可自紀元前四世紀至二世紀。

(三) 梅賽比亞文 (Messapic) 用於古意大利的東海岸，銘誌很簡短，歷史與威尼斯文相仿。牠與威尼斯文同阿爾巴尼亞的伊利里亞 (Illyria) 銘誌，或有關係。

包利，狄克，托爾柏，以及丹尼爾孫等在威尼斯文與梅賽比亞文的研究上有所建樹。

(四) 窩布里亞文 (Umbrian) 的銘誌發現較早，一四四四年發現七塊銅板，約合四五千字，述宗教禮節，此後雖略有發掘，但內容多數很貧乏。

(五) 奧司干文 (Oscan) 也有銘誌，數目也較多，最重要的是阿倍拉城 (Abella) 與諾拉城 (Nola) 的條約 (一七四五年發現) 及朋希亞城 (Bantia) 的法律 (一七九三年發現)。

V. *Adirans*. V. *etivam paam*
 V. Adiranus V's son money which
verreit, *Pompaiantat* *tristamentud*
 to youth the Pompeian by will
deded etisak etivavad
 gave, for the money
 V. *Viniktis* Mr. *kuaisstur* *Pomp-*
 V. Vinictus Mr's son quæstor the Pom-
aians tribom ekak *kombenniets*
 pean, building this the popular assembly's
tangivud opsanam *deded istidum profatted*
 decision to erect gave, the same approved it.

“The money which V. Adiranus, V's son, bequeathed to the association of young men of Pompeii, for this money V. Vinictus, the son of Mr. Quæstor in Pompeii, contracted the erection of this building after the decision of the popular assembly and inspected (and approved) it likewise (after completion).”

(六) 其他, 包括立古里亞文 (Ligurian) 西可利亞文 (Sicilian) 法立司干文 (Faliscan) 字體上不出拉丁文的傳統, 語言上亦然, 在這小園地上工作的不乏其人, 我們可舉保利, 托爾柏, 丹尼爾孫, 克萊契默, 海畢, 吐乃生, 狄克等人為代表。

十二 希臘·拉丁文

希臘·拉丁文 (Graeco-Latin) 不是一個新的名字，牠實是歐洲人士最崇拜的所謂「古典文字」的中心，學者爲牠不知費了多少心血。這個研究的範圍大要者有下列四種。

(一) 文獻學的研究。文獻學的意義如何？彼德生扼要地說：「文獻學是一種語言學的活動，以解釋某特定時期的文字的遺物爲宗旨。」文獻學是一種介於文字學與語言學之間的學問，而在希臘·拉丁的園地上活躍得最甚。鮑克 (Boeckh)、繆勒 (C. O. Müller)、牟倫陶夫 (W. Moellendorf)、柯貝德 (Cobet)、麥特維 (Madvig) 是古典文獻學的權威，他們或作語言考古學的研究，或作版本學的研究。有一種帶着更多的語言學傾向的研究也產生出來，如奇爾士 (Giles) 的古典比較文獻學簡編，布克 的希臘語與拉丁語的比較文法學，梅葉與方特利 合撰的古典語的比較文法學等。伊凡·逢·繆勒 (Ivan von Müller) 主編的古典文獻學手冊 (Handbuch der klassischen Altertumswissenschaft) 卷頁浩瀚，是一個不可多得的佳作。

(二) 編纂一部拉丁語文獻字典，搜集起自公元六百年的一切文獻材料，爲這目的，曾動員五大學——柏林，哥丁根，萊比錫，慕尼黑，維也納——的教授去做，自一八九四年開始，打算費十五年功夫去完成，第一部出版於一九〇一年，定名 *Thesaurus linguae Latinae*，中間因大戰停頓（逢第六部，編至字

母 F) 現仍在續刊。

(三) 方言文字的研究：如希臘一方面有阿倫 (H. L. Ahrens) 的希臘方言文 (1839—43) 柯立茲 (Collitz) 主編的希臘方言文集 (Sammlung der griechischen Dialektschriften, 1884—1915) 多四千頁，倍赫岱耳 (F. Bechtel) 的希臘方言 (1921—24) 拉丁一方面有各種方言文錄誌總彙及岱蘇 (Desau) 的拉丁銘誌選 (Inscriptiones Latinae selectae) 茲維泰夫 (Zvetajef) 的意大利小方言銘誌 (Inscriptiones Italiae inferioris dialecticae)。

(四) 字體研究，無甚重要，略了。

十三 奧干文與羅尼文

我們都知道，從希臘·拉丁文繁殖出歐洲諸民族的文字，一直到今天還在使用着，但有兩種則成陳跡，就是本段要述的奧干文與羅尼文。

(一) 奧干文 (Oshan) 是凱爾特人用的文字，所以大多數發現於愛爾蘭，其歷史在公元五世紀，有些屬改奉基督教後的時期。奧干文實際上是代替拉丁字母的簡便符號，一如我們的商用號碼，這方面

的專門家有麥卡立司德 (Macalister)、麥克尼爾 (I. MacNeill)、呂司 (Rhys) 等。

(二) 羅尼文 (Runic) 是日耳曼人用的文字，歐洲北部皆有發現，多數刻在可以移動的東西上，像扣子、武器、號角等。羅尼文的歷史起自公元四世紀，經過幾次變化，沿用了不少時候。牠無疑是希臘·拉丁文的變體。布其 (Bugge)、維麥 (Wimmer)、二氏研究羅尼文最精，其他更有佛里孫 (Friesen)、考克 (Kock)、海雷 (R. Henning)。

十四 古土耳其文與古匈牙利文

今日的土耳其語用阿拉伯字母來記錄；但在過去另用一種字母，且比今日通用的便利；這字母我們姑稱之爲古土耳其文。

在彼得大帝的時候，南西伯利亞沿葉尼塞河上游之地發現了幾塊銘誌，沒有人認識上面的文字；一八八七年芬蘭派考察隊去，後二年拓本問世；就在這拓本問世的時候，俄蒙交界處，近額爾古納河及喀喇崑崙廢墟之地，發現同樣的銘誌，其中有兩塊大石，一半是這未知的文字，而另一半是漢文；一八九二年俄國及芬蘭都把這額爾古納銘誌拓印出來，雖沒有釋出這神祕的文字。

漢文對於訓釋沒有幫助，但指出這兩塊大石的歷史：一塊建立於公元七三二年（即唐玄宗開元二十年），紀念前一年逝世的土耳其王；另一塊建立於公元七三五年，紀念與這位土耳其王同年逝世的王兄。

丹學者湯姆生着手去訓釋牠。湯氏先決定字行的次序，行文的方向，然後尋求人名——最好的莫過於王的名字。在漢文裏，王的名字被讀作 *W-e-t-e-l-i-n*，與原音讀相差很遠，因此，初被推爲 *K-o-k-t-i-g-i-n*，後才確定是 *K-u-t-i-g-i-n*。湯氏又尋出 *t-a-n-g-e-r-i*（土耳其裏的「天」）一詞（常在王的名字前，合之則成「天子」）。這兩個語詞所用的字母解釋了下面一個常見的語詞：

□ 丫 Z H
K I İ t (t-i-n-k = 土耳其)

既然知道了這些字母，湯姆生就在一八九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向「哥本哈根科學學院」宣讀了一篇論文，包括摹本，翻譯，註解，索引，以及兩段引言（一述字母來源，一述所用方法），而這個古土耳其文便重爲世人知道了。

古土耳其文源出阿拉米亞文，但未受伊朗的影響。古土耳其人外，吉爾吉茲人也用牠（即發現於葉

尼塞的，畏吾兒人也用牠。牠的歷史不長，最多在公元六世紀的模樣。牠沒有充足的母音字母，救濟的方法只有用音綴字母（如 *ad, ō, ū* 等）所以，*aly*（六）與 *alyti*（來）有了不同的 *l* 與 *t* 以資區別：

Л а л ь Л и л ь

γ + l i + l k

與古土耳其文同爲阿拉米亞後裔的是古匈牙利文，我們要在這兒帶述一筆。

一個德國學者在滕希汪 (*Dernschwam*) 的土耳其與小亞細亞的旅行 (1553-1555) 筆記中，找到一種未知文字的摹本。據滕希汪的記載，他在康司坦丁堡一個給各國大使住的旅館的馬廐牆外找到一塊石頭，上面就有這種文字刻着。誰刻牠的？經歷史的考查，知道一五一五年幾個匈牙利外交人員因爲閑着無事刻着玩的，恐怕有所諱忌，用這在當時已罕有人知道的文字，有幾個甚至故意寫得怪一點。這個德國學者在把滕希汪的筆記整理付印前，把文字攝了影寄給湯姆生看，時一九一三年，湯氏抱病，却在病中斷定牠爲何種文字，且給了牠一個初步訓釋。又二年，匈人賽倍司丁 (*Sebestyén*) 把牠澈底訓釋了。

這個文字給居於外錫爾凡尼亞的叫做錫開耳 (*Szelkety*) 的匈牙利人用，故名之爲錫開爾文亦不

古土耳其文 古匈牙利文 古土耳其文 古匈牙利文

∫ a, ä	q a	∞ m	∫ m
∫ ab	X b) an) n
∫ äb		H än	
	↑ c	∫ í	D ny [n']
∫ ö	H ċ	∫ η (ng)	
∫ iċ		> o, u	∫ o
∫ ad	† d		K ö
x äd		1 n	∫ n
∫ e (Yenice)	∫ c	∫ ar	H r
	∅ f	∫ är	
∫ ag	∧ g	∫ as	sz [s]
∫ äg		äs	
	‡ gy [d']	∫ š (Orkhon)	∧ s [š]
	X h	∧ š (Yenice)	
∫ i, y	† i	∫ at	∫ t
D ay	1 y	h üt	
∫ äy			
H ak	∫ ak		∫ u
∫ ok, uk		N ö, ü	∫ ü
∫ yk			M v
∫ ak	∫ ek	H z	∫ z
H ok, uk			∫ zs [z']
∫ al	∫ l	∫ nd	
∫ äl		∫ nč	
	∅ ly [l']	M ld	

妨牠的最早的作品是一個中世紀的萬年曆，在十七世紀給人發現而把牠藏在波洛業 (Bologna) 此
外，更有兩塊教堂銘誌（一屬一五〇一年，一屬一六六八年）及無數別的東西。牠不是祕密符號，而是真

正的文字，沿用至十七世紀才漸告死滅——牠的發生約當十三世紀之時。

古匈牙利文自右寫至左；子音讀起來前面帶母音，如 *ek, ee, ed*，與今日歐洲字母的子音讀法剛相反；母音有獨立的字母，只有在起首及中間的。不寫出來，如 *enka*（千）給寫成：

MM

IZ

詞末的 *e* 寫出來的；*k* 有兩個，*iek* 後面一個是全值。

匈人達達 (*P. Kildy de Dada*) 主張古匈牙利文與古土耳其文屬於一個源流；達達只顧形式，不顧音讀，他的比較引起湯姆生的不滿意；現在細細研究，知道此說可以成立，證據有二：(一)文字本身，如書寫方向，字母讀法，以及形式的相似；(二)歷史事實，匈人的家本在亞洲，所以這個文字或是匈人自己帶來，或是從亞洲的侵略者那裏得來的。我們立了一表，以便讀者的參考（見二二三頁。）

- Schmidt, W. 1868-
Schrader, O. 1855-1919
Schuhardt, H. 1842-1927
Schulz, F. E. 1799-1829
Senart, E. 1847-1928
Setälä, E. N. 1864-
Sieg, E. 1866-
Siegling, W. 1880-
Sievers, E. 1850-
Sittig, E. 1887-
Sjögren, A. J. 1794-1855
Skeat, W. W. 1835-1912
Smith, C. W. 1811-1881
Smith, G. 1840-1876
Stierhielm, G. 1598-1672
Stokes, W. 1830-1909
Strachan, J. 1862-1907
Sundwall, J. 1877-
Sweet, H. 1845-1912
Syv. P. 1631-1702
Szinyei, J. 1857-
Taylor, I. 1829-1901
Tegnér, E. 1843-1928
Thomsen, V. 1842-1927
Thumb, A. 1865-1915
Thurneysen, R. 1857-
Torp, A. 1853-1916
Trautmann, R. 1883-
Trombetti, A. 1866-1929
Uhlenbeck, C. C. 1866-
Uppström, A. 1806-1865
Vambéry, H. 1832-1913
Vasmer, M. 1886-
Vassiliev, 1818-1900
Vater, J. S. 1771-1826
Vendryes, J. 1875-
Verner, K. 1846-1896
Vuk, 1787-1864
Vulcanius, Bonaventura,
1538-1615
Wackernagel, J. 1853-
Walde, A. 1869-1924
Weissbach, F. H. 1865-
Westergaard, N. L. 1815-1878
Whitney, W. D. 1827-1894
Wiklund, K. B. 1868-
v. Wilamowitz-Moellendorf,
U. 1848-
Wimmer, L. F. A. 1839-1920
Winckler, H. 1863-1913
Wolf, F. A. 1759-1824
Wrede, F. 1863-
Wright, W. 1830-1889
Zeuss, J. K. 1806-1856
Zimmer, H. 1851-1910
Akerblad, J. D. 1763-1819

- Meyer, P. 1840-1917
 Meyer-Lübke, W. 1861-
 Mezzofanti, G. 1774-1849
 Mikkola, J. J. 1866-
 Miklosich, F. 1813-1891
 Miller, V. 1846-1913
 Möller, H. 1850-1923
 Mommsen, T. 1817-1903
 Müller, C. O. 1797-1840
 Müller, F. 1834-1898
 Müller, F. W. K. ?-1930
 Müller, Max, 1823-1900
 Münter, F. 1761-1830
 Nesselmann, G. H. F. 1811-
 1881
 Niebuhr, C. 1733-1815
 Nielsen, K. 1875-
 Nöldeke, T. 1836-
 Norcen, A. 1854-1925
 Norris, E. 1795-1872
 Nyrop, K. 1858-
 Olsen, M. 1878-
 Oppert, J. 1825-1905
 Osthoff, H. 1847-1909
 Paasonen, H. 1865-1919
 Pallas, P. S. 1741-1811
 Paris, G. 1839-1903
 Paul, H. 1846-1921
 Pauli, C. 1839-1901
 Pedersen, H. 1867-
 Pelliot, P. 1878-
 Petermann, J. H. 1801-1876
 Petrie, W. M. F. 1853-
 Pictet, A. 1799-1875
 v. Planta, R. 1864-
 Pott, A. 1802-1887
 Prätorius, F. 1847-1926
 Prinsep, J. 1799-1840
 Radloff, W. 1837-1918
 Ramsay, W. M. 1851-
 Ramstedt, G. J. 1873-
 Rask, R. 1787-1832
 v. Raumer, R. 1815-1876
 Rawlinson, H. C. 1810-1895
 Reinisch, L. 1832-1919
 Renan, E. 1823-1892
 Ritschl, F. 1806-1876
 Roth, R. 1821-1895
 de Rougé, E. 1811-1872
 Rousselot, P. J. 1846-1924
 Sapir, E. 1884-
 de Sauley, F. O. 1807-1880
 de Saussure, F. 1857-1913
 Sayce, A. H. 1846-
 Scaliger, J. J. 1540-1609
 Scherer, W. 1841-1886
 Schiefner, A. 1817-79
 v. Schlegel, A. W. 1767-1845
 v. Schlegel, F. 1772-1829
 Schleicher, A. 1821-1868
 Schmidt, J. 1843-1901
 Schmidt, M. 1823-1888

- v. Humboldt, W. 1767-1835
 Hyde, T. 1636-1703
 Ihre, J. 1707-1780
 Imbert, J. 1851-1916
 Jackson, A. V. W. 1862-
 Jagić, V. 1838-1923
 Jensen, H. 1884-
 Jensen, P. 1861-
 Jespersen, O. 1860-
 Jessen, E. 1833-1921
 Jones, William 1746-1794
 Junius, F. 1589-1677
 Karlgren, B. 1889-
 Karsten, T. E. 1870-
 Kern, J. H. C. 1833-1917
 Király de Dada, P. 1841-
 Kirchhoff, A. 1826-1908
 Klaproth, J. 1783-1835
 Kluge, F. 1856-1926
 Knudtzon, J. A. 1854-1917
 Kock, A. 1851-
 Konow, S. 1867-
 Kretschmer, P. 1866-
 Krüger, K. W. 1796-1874
 Krumbacher, K. 1856-1909
 Kuhn, A. 1812-1881
 Kuhn, E. 1846-1920
 Kurschat, F. 1806-1884
 Lachmann, K. 1793-1851
 Lake, K. 1872-
 Lang, R. H. 1836-1913
 Lanman, C. R. 1850-
 Lassen, C. 1800-1876
 Latham, R. G. 1812-1888
 Layard, H. 1817-1894
 v. Le Coq, A. 1860-1930
 Lehmann-Haupt, C.F. 1861-
 Leibniz, G. W. 1646-1716
 Lepsius, R. 1810-1884
 Leskien, A. 1840-1916
 Leumann, E. 1859-
 Lévi, S. 1863-
 Lhuyd, E. 1660-1709
 Lidzbarski, M. 1863-1928
 Littmann, E. 1875-
 Littré, E. 1801-1881
 Loth, J. 1847,
 Ludolf, J. 1624-1704
 Lundell, J. A. 1851-
 Luynes, Honoré Duc de 1802-
 1867
 Mac Neill, J. 1867-
 Madvig, J. N. 1804-1886
 Marr, 1865-1934
 Maßstrander, C. S. 1883-
 Maspero, G. 1846-1916
 Magiser, H. 1553-1618
 Meillet, A. 1866-
 Meinhof, C. 1857-
 Meister, R. 1848-1912
 Messerschmidt, L. 1870-
 Meyer, G. 1850-1900

- Conrady, A. 1864-1926
 Conway, R. S. 1864-
 Curtius, G. 1820-1885
 Danielsson, O. A. 1852-
 Deecke, W. 1831-1897
 Delbrück, B. 1842-1922
 Delitzsch, F. 1850-1922
 Dernschwam, H. 1494-1568
 Diez, F. 1794-1876
 Dirr, A. 1867-
 Dobrovsky, J. 1753-1829
 Donner, O. 1835-1909
 Ebel, H. 1820-1875
 Ember, A. 1878-1926
 Eрман, A. 1854-
 Evans, A. J. 1851-
 Falk, H. 1859-1928
 Fick, A. 1833-1916
 Finck, F. N. 1867-1910
 Forrer, E. 1894-
 Fortunatov, F. F. 1848-1914
 Franck, J. 1854-1914
 Frank, C. 1881-
 v. Frieson, O. 1870-
 v. der Gabelentz, H. C. 1807-
 1874
 Gallée, J. H. 1847-1908
 Gardiner, A. H. 1879-
 Gauthiot, R. 1876-1916
 Geiger, W. 1856-
 Geldner, K. F. 1853-1929
 Gesner, K. 1516-1565
 Gilliéron, J. 1854-1926
 Glaser, E. 1855-1910
 Gombocz, Z. 1877-
 Grammont, M. 1866-
 Grassmann, H. 1809-1877
 Grierson, G. A. 1851-
 Griffith, F. L. 1862-
 Grimm, J. 1785-1863
 Grimme, H. 1864-
 Gröber, G. 1844-1911
 Grotefend, G. F. 1775-1853
 Gyármathi, S. 1751-1830
 Halévy, J. 1827-1917
 Hanteau, A. 1814-1897
 Hatzidakis, G. N. 1848-
 Hennig, C. 1649-1719
 Henning, R. 1852-
 Herbig, G. 1863-1925
 Hervas y Panduro, L. 1735-
 1809
 Heuser, W. 1864-
 Hincks, E. 1792-1866
 Hoernle, R. 1841-1918
 Hogarth, D. G. 1862-1928
 Holder, A. 1840-1916
 Holma, H. 1886-
 Holthausen, F. 1860-
 Hrozny, F. 1879-
 Hübner, E. 1834-1901
 Hübaschmann, H. 1848-1908

語言學家生卒表

(轉錄 Pedersen, *Linguistic Science in the 19th. Century*)

- | | |
|------------------------------|------------------------------------|
| Adelung, J. C. 1732-1806 | Bréal, M. 1832-1915 |
| Ahrens, H. L. 1808-1881 | Bredsdorff, J. H. 1790-1841 |
| Almkvist, H. 1839-1904 | Bremer, O. 1862- |
| Anderson, N. 1845-1905 | Broch, O. 1867- |
| Andreas, F. C. 1846-1930 | Brockelmann, C. 1863- |
| Anquetil du Perron 1731-1805 | Brücke, E. 1819-1892 |
| Ascoli, G. I. 1829-1907 | Brügmann, K. 1849-1919 |
| Bartholomae, C. 1855-1925 | Brugsch, H. 1827-1894 |
| Basset, R. 1855-1924 | Buck, C. D. 1866- |
| Becanus, Gropius 1518-1572 | Buckler, W. H. 1867- |
| Bechtel, F. 1855-1924 | Budenz, J. 1836-1892 |
| Benfey, T. 1809-1881 | Bücheler, F. 1837-1908 |
| Berger, P. 1846-1912 | Bühler, G. 1837-1898 |
| Berneker, E. 1874- | Bugge, 1833-1907 |
| Bezenberger, A. 1851-1922 | Burnouf, E. 1801-1852 |
| Birch, S. 1813-1885 | v. Busbecq, O. G. 1522-1592 |
| Bleek, W. H. T. 1827-1875 | Calder, W. M. 1881- |
| Bloomfield, L. 1887- | Caldwell, R. 1814-1891 |
| Boas, F. 1853- | Gastrén, M. A. 1813-1852 |
| Böckh, A. 1785-1867 | Champollion, F. 1790-1832 |
| Böhtlingk, O. 1815-1904 | Chantre, E. 1843-1926 |
| Bopp, F. 1791-1867 | Clermont-Ganneau, C. 1846-
1923 |
| Bork, F. 1871- | Cobet, C. G. 1813-1889 |
| Botta, E. 1802-1870 | Cohen, M. 1884- |
| Brandis, J. 1830-1873 | Collitz, H. 1855- |
| Braune, W. 1850-1926 | |

- Gebiete der indogermanischen Sprachen, 1852.
 Indogermanische Forschung, 1892.
 Zeitschrift für indogermanische Sprach- und Alter-
 tumskunde, 1892.
 Indogermanisches Jahrbuch, 1914.
 Deutsche Litteraturzeitung.
 Vox, 1913.
 Gnomon.
- (4) 荷 語：
 Tijdschrift van Nederlandsche Letterkunde.
- (5) 班 語：
 Emerita, 1933.
- (6) 挪 語：
 Aarbøger for nordisk Oldkyndighed.
 Norsk Tidsskrift for Sprogvidenskap, 1928.
 Arkiv for nordisk Filologi.
- (7) 意 語：
 Archivio glottologico italiano, 1873.
 Rivista indo-greco-italica, 1917.
 Scientia, 1907.
 Studi Baltici, 1931.
 Studi Albanesi.

Revue des etudes slaves, 1921.
 Revue des etudes armeniennes, 1920.
 Bulletin de l'Ecole française d' extreme Orient.

(3) 德 語 :

Archiv für das Studium der neueren Sprachen und
 Litteraturen, 1846.
 Beiträge zur Geschichichte der deutschen Sprache und
 Litteratur, 1874.
 Finnisch-Ugrische Forschungen, 1891.
 Glotta, 1907.
 Internationale Zeitschrift für allgemeine Sprachwis-
 senschaft, 1884.
 Wörter und Sachen, 1909.
 Zeitschrift der deutschen morgenländischen Gesells-
 chaft, 1847.
 Zeitschrift für deutsche Altertum, 1841.
 Zeitschrift für keltische Philologie.
 Zeitschrift für romanische Philologie, 1877.
 Zeitschrift für die Wissenschaft der Sprache.
 Englische Studien.
 Germanisch-Romanisch Monatschrift.
 Zeitschrift für Assyriologie.
 Caucasia, 1924.
 Sitzungsberichte Der kön.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Sitzungsberichte der philos.-philol. und histor. Classe der
 kön. Bayer.-Aka. der Wissenschaft.
 Archiv für slawische Philologie.
 Zeitschrift für vergleichende Sprachforschung auf dem

Havard Studies in Classical Philology, 1890.
 Transaction of the Philological Society.
 Proceeding of American Philological Association.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Journal of Royal Asiatic Society.
 Journal of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

(2) 法 語 :

Memoires de la Societe de linguistique de Paris, 1868.
 Comptes rendus de l'Acade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
 lettres.
 Annales de Bretagne, 1886.
 Annee sociologique, 1898.
 Bulletin de dialectologie, 1909.
 Journal asiatique, 1862.
 Journal de la Societe finno-ugrienne.
 Le maitre phonetique, 1889.
 Bulletin de la Societe de linguistique de Paris.
 Revue de linguistique et de philologie comparee, 1867.
 Archives d' etude orientale.
 La Parole.
 Revue celtique, 1870.
 Revue de philologie, de litterature et d'histoire ancien-
 nes, 1877.
 Revue de phonetique, 1911.
 Revue des etudes anciennes, 1897.
 Revue des etudes basques.
 Revue des etudes grecques, 1888.
 Revue des langues romanes, 1870.

Einleitung in die Altertumswissenschaft (Gercke & Norden).

Handbuch der Altertumswissenschaften.

V. Henry, *Precis de grammaire comparee du grec et du latin*, 1908.

Giles, *A Short Manual of Comparative Philology for Classical Students*, 1901.

Meillet et Vendryes, *Traite de grammaire comparee des langues classiques*, 1927.

C. D. Buck, *Comparative Grammar of greek and Latin*, 1933.

Sayce, *Principles of Comparative Philology*. 1885.

Wade, *Elementary Chapters in Comparative Philology*, 1887.

J. N. Madvig, *Kleine philologische Schriften*, 1875.

R. G. Latham, *Elements of Comparative Philology*, 1862.

R. G. Kent, *Language and Philology*.

Landtmann, *Neuphilologische Mitteilungen*, 1918.

°L. Havet, *Philologie et linguistique*, 1907.

VII. 期 刊

(1) 英 語 :

Philologic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hilology*, 1921.

Language, *Journal of the Linguistic Society of America*, 1925.

The Modern Language Review.

American Journal of Philology, 1880.

The Classical Review, 1887.

Classical Philology, 1906.

VI. 文字學 (詳見拙譯比較文字學概論,尚有未錄者如下)

H. Jensen, *Geschichte der Schrift*, 1925.

Don Sinibaldo, *Ideographie*, 1863.

Sharpe, *Egyptian Hieroglyphic*, 1861.

Kirchhoff, *Studien zur Geschichte des griechischen Alphabets*, 1863—1887.

de Sacy, *Memoires sur diverses antiquites de la Perse*.

Oppert, *Expedition scientifique en Mesopotamie*, 1859.

Assyriologische Bibliothek.

F. W. König, *Corpus inscriptionum Elamitarum*, 1926.

Lehmann-Haupt, *Corpus inscriptionum Chaldicarum*, 1928.

*Merrigi, *Die hettitische Hieroglyphenschrift*, 1929.

Pauli, *Eine vorgriechische Inschrift von Lemnos*.

Corpus inscriptionum Etruscarum.

Littmann, *Lydian Inscriptions*.

Collitz, *Sammlung der griechischen Dialektinschriften*, 1884—1915.

Dessau, *Inscriptiones Latinae selectae*.

Zvetaieff, *Inscriptiones Italiae inferioris dialecticae*.

Diez, *Altromanische Sprachdenkmale*, 1846.

Wimmer, *Les monuments runiques du Slesvig*.

Macarlister, *Studies, in Irish Epigraphy*.

下列各書限於古典文獻學：

Handbuch der klassischen Altertumswissenschaft (I. von Müller).

Thesaurus linguæ latinæ.

Grundzüge der klassischen Philologie.

- W. W. Skeat, *Science of Etymology*, 1912.
Thurneysen, *Die Etymologie*, 1904.
Gillieron, *La faillite de l'etymologie phonetique*, 1919.
Gillieron, *Les etymologues des etymologistes et celles du peuple*, 1922.

(C) 文法學：

- *Dr. K. E. A. Schmidt, *Beiträge zur Geschichte der Grammatik*, 1850.
Brosses, *Formation mecanique des langues*.
J. Byrnie, *General Principles of the Structure of Language*, 1901.
Jespersen, *Philosophy of Grammar*, 1924.
L. Hjelmslev, *Principes de grammaire generale*, 1923.
V. Bröndal, *Morfologi og Syntax*, 1932.
Madvig, *De grammatische Betegensler*, 1857.
Haupt, *Grammaire syntaxique*.
L. Hjelmslev, *La categorie des cas* 1936.
Suetonius, *De viris inlustribus, De grammaticis et rhetoribus*, 1860.
M. J. Ries, *Was ist Syntax?* 1927.
M. J. Ries, *Zur Wortgruppenlehre*, 1928.
M. J. Ries, *Was ist Satz?* 1931.
W. Havers, *Handbuch der erklärenden Syntax*, 1931.
G. Guillaume, *Temps et verbe*, 1929.
Delbrück, *Zur Stellung der Verbum*, 1911.
H. Weil, *L'ordre des mots*, 1879.
L. Adam, *Le genre dans les diverses langues*, 1863.
Lohmann, *Genus und Sexus*, 1912.

- Wundt, Sprachgeschichte und Sprachpsychologie, 1901.
Sütterlin, Das Wesen der sprachlichen Gebilde, 1902.
Rozwadowski, Wortbildung und Wortbedeutung, 1904.
O. Dittrich, Grundzüge der Sprachpsychologie, 1904.
O. Dittrich, Die Probleme der Sprachpsychologie, 1914.
Nyrop, Das Leben der Wörter, 1903.
K. O. Erdmann, Die Bedeutung des Wortes, 1922.
H. Hilmer, Schnachahmung, Wortschöpfung und Bedeutungswandel, 1914.
Meringer, Aus dem Leben der Sprache, 1908.
Breal, Essai de semantique, 1904.
Egger, La parole interieure, 1887.
Littre, Comment les mots changent de sens, 1888.
Bourden, L'expression des emotions et des tendances dans le langage, 1892.
°Darmesteter, La vie des mots etudiee dans leur signification, 1887.
°Darmesteter, Essai sur la formation des mots nouveaux, 1877.
Levy-Bruhl, Les fonctions mentales dans les societes inferieures, 1910.
Thumb & Marbe, Experimentelle Untersuchungen über die psychologischen Gundlagen der sprachlichen Analogiebildung, 1901.
E. Cassirer, Philosophie der symbolischen Formen, 1923.
O. Caspri, Die Sprache als psychische Entwicklungen- grund, 1864.
Philsbury & Meader, Psychology of Language, 1928.
Ogden & Richards, The Meaning of Meaning, 1927.

- L. Roudet, Elements de phonetique generale, 1910.
Poirot, Phonetik, 1911.
Rosset, Les origines de la prononciation moderne etu-
diees au XIIIe siecle, 1911.
Grammont, Traite de phonetique, 1933.
Viëtor, Elemente der Phonetik, 1904.
Negus, The Mechamism of Larynx, 1929.
H. Fletcher, Speech and Hearing, 1929.
Thausing, Das naturliche Lautsystem der menschlichen
Sprache, 1863.
Brücke, Grundzüge der physiologie und Systemik der
Sprachlaute, 1856.
Helmholtz, Die Lehre von den Tonempfindungen, 1863.
M. Bell, Visible Speech and Vocal Physiology, 1889.
Storm, Phonetisch Studium.
Panconcelli-Calzia, Experimentelle Phonetik.
M. Bell, University Lectures on Phonetics, 1887.
R. Oscar, Speech and Voice.
R. Oscar, The Vowel.
Grammont, L'assimilation, 1923.
Wechsler, Gibt es Lautgesetze? 1900.
Courtenay, Versuch einer Theorie phonetischer Alterna-
tionen, 1895.
- (B) 意義學:
- Brunot, La pensee et la langue, 1924.
H. Delacroix, Le langage et la pensee, 1930.
J. van Ginneken, Principes de linguistique psychologi-
que, 1907.
Wundt, Volkerpsychologie, 1900.

- °Max-Muller, *On the Turanian Language*, 1854.
 Winkler, *Der uralaltaische Sprachstamm, das Finnische und Japanische*, 1909.
 Collinder, *Indo-uralisches Sprachgut*, 1934.
 C. Austren, *Sumerien et Indo-Europeen*, 1925.
 H. Möller, *Semitisch und Indogermanisch*, 1906.
 H. Möller, *Indo-europaeisk-Samitisk sammenlignende Glossairum*, 1909.
 Cuny, *Etudes pregrammaticales sur le domaine des langues indo-europeennes et Chamito-semitiques*, 1924.
 Trombetti, *L'unita d'origine del linguaggio*, 1905.
 Marr, *Japhetische Studien zur Sprache und Kultur Eurasiens*.
- (2) 語詞的研究：
- (A) 語音學：
- E. Sievers, *Grundzüge der Phonetik*, 1901.
 P. Passy, *Etude sur les changements phonetiques et leurs caracteres generaux*, 1890.
 Sweet, *A Primer of Phonetics*, 1906.
 Jespersen, *Lehrbuch der Phonetik*, 1913.
 Jespersen, *Phonetische Grundfragen*, 1904.
 Jespersen, *Elementarbuch der Phonetik*, 1912.
 Jespersen, *Fonetik*, 1897.
 Rousselot, *Principes de phonetique experimentale*, 1897—1908
 E. W. Scripture, *The Elements of Experimental Phonetics*, 1902.
 H. Gutzmann, *Physiologie der Stimme und Sprache*, 1909.

- K. Lentzner, Dictionary of the Slang-English, 1892.
 Cohen, L'argot polytechnique, 1908.
 A. Levy & Pinet, L'argot de l'x.
 L. Saineau, L'argot ancien, 1907.
 Dauzat, L'argot de la guerre.
 R. Lasch, Sondersprachen und ihre Entstehung, 1907.
 °V. Gennepe, Essai d'une theorie des langues speciales,
 1908.
 °E. Windisch, Zur Theorie der Mischsprechen und
 Lehnwörter, 1897.
 V. Thomsen, Ueber den Einfluss der germanischen
 Sprachen auf die Finnisch-Lappischen, 1870.

(D) 語言的屬性:

- F. Müller, Grundriss der Sprachwissenschaft, 1876—
 1888.
 Finck, Die Sprachstämme des Erdkreises, 1909.
 Finck, Die Haupttypen des Sprachbaus, 1910.
 Cohen & Meillet, Les langues du monde, 1925.
 Rev. W. Schmidt, Die Sprachfamilien und Sprachen-
 kreise der Erde, 1926.
 Misteli, Charakteristik der hauptsächlichsten Typen der
 Sprachbaus, 1893.
 °Meillet, Le problème de la parenté des langues.
 F. Delitzsch, Studien über indogermanisch-semitische
 Wurzelverwandtschaft, 1873.
 Lefeuve, Race and Language.
 °Edkins, On the Common Origin of the Chinese and
 Mongol Language, 1865.
 N. Anderson, Studien zur Vergleichung der indoger-
 manischen und finnisch-ugrischen Sprachen, 1879.

- L. Boutan, Pseudo-langage, 1913.
 Bougeant, Amusement philosophique sur la langue des bestes.
 Clara & W. Stern, Die Kindersprache, 1907.
 Markey, The symbolic Process and its Integration in Children, 1928.
 Meumann, Die Sprache des Kindes, 1903.
 Roussey, Notes sur l'apprentissage de la parole chez un enfant, 1899—1900.
 Ronjat, Le developpement du langage observe chez un enfant bilingue, 1913.
 Gleconnor, The Saying of the Children, 1918.
 Gillieron-Mongin-Roques, Etudes de geographie linguistique, 1912.
 Gillieron, Etudes de geographie linguistique, 1915—1921.
 Dauzat, La geographie linguistique, 1922.
 Jäberg, Sprachgeographie, 1908.
 °J. Huber, Sprachgeographie, 1909.
 Terracher, Les aires morphologique dans les parlers populaires du Nord-Ouest de l'Angoumois, 1914.
 Gillieron, Genealogie des mots qui designent l'abeille, 1918.
 *Schrijnen, Essai de bibliographie de geographique linguistique generale, 1933.
 J. J. Thomas, Theory and Practice of Creole Grammar, 1869.
 Churchill, Beach-la-Mar, 1911.
 °Schuhardt, Kreolische Studien.
 Hale, Chinook Jargon, 1890.
 G. Gibbs, A Dictionary of Chinook Jargon, 1863.

- T. G. Tucker, *Natural History of Language*.
 °Meillet, *L'Etat actuel des etudes de linguistique Generale*.
 C. Monier, *Le langage*, 1903.
 Chaignet, *Philosophie de la science du langage*, 1875,
 Palmes, *The Principles of Language*.
 J. K. Zipf, *Psycho-biology of Language*, 1936.
 C. Callet, *Le mystere du langage*.
 Max-Müller, *Science of Language*, 1891.
 J. R. Firth. *Speech*.
 D. H. Thoma, *Language in the making*.
 Mc Namara, *Human Speech*.
 Dumville, *Science of Speech*, 1926.
 Laguna, *Speech, its Function and Development*, 1927.
 Vossler, *Sprache als Schöpfung und Entwicklung*, 1905.
 °Breal, *Melanges de Mythologie et linguistique*, 1878.

(2) 語言的研究：

(A) 語言的起源：(除一七八頁所載外，復有下列三種)

- *Steinthal, *Ursprung der Sprache in Zusammenhang mit der letzten Fragen alles Wissens*, 1851.
 Geiger, *Ursprung der Sprache*.
 Barinski, *Der Ursprung der Sprache*, 1911.

(B) 語言的變遷：

- Sturtevant, *Linguistic Change*, 1917.

(C) 語言的樣式：

- *Couturat et Leau, *Histoire de la langue universelle*, 1903.

- Dauzat, *La vie du langage*, 1910.
 Bally, *Le langage et la vie*, 1913.
 °E. Richter, *Wie wir sprechen?* 1912.
 Jespersen, *Progress in Language*, 1894.
 Jespersen, *Sprogets Logik*, 1913.
 Garlanda, *La filosofia delle parole*.
 Hovelacque, *La linguistique*, 1888.
 B. Leroy, *Le langage*, 1905.
 °*Melanges linguistiques offerts a Meillet*, 1902.
 °*Melanges de linguistique offerts a Saussure*, 1908.
 °G. Paris, *Meleanges linguistiques*, 1906.
 Delbrück, *Grundfragen der Sprachforschung*, 1901.
 Finck, *Die Aufgabe und Gliederung der Sprachwissenschaft*, 1905.
 O. Ganzmann, *Ueber die Sprach und Sachvorstellungen*, 1902.
 F. Mauthner, *Beiträge zu einer Kritik Sprache*, 1900—1902.
 Steinthal, *Abriss der Sprachwissenschaft*, 1881.
 Gilly, *La science de langage*, 1868.
 Sweet, *The practical Study of Language*, 1865.
 Heyse, *System der Sprachwissenschaft*.
 L. Larchey, *Excentricite du langage*, 1865.
 T. Poncel, *Du langage*.
 Sayce, *Introduction to the Science of Language*, 1890.
 Trombetti, *Elementi di glottologia*, 1922.
 H. J. Pos, *Zur logik der Sprachwissenschaft*, 1922.
 Whitney, *Oriental and linguistic Study*, 1873.
 Jensen, *Sprogvidenskaben*, 1913.
 Jensen, *Die Sprachwissenschaft*, 1915.
 W. Willis,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1919.

- Marouzeau, *Lexique de la terminologie linguistique*, 1933.
- Marouzeau, *La linguistique*, 1921.
- Gregoire, *Petit traite de linguistique*, 1921.
- Bloomfield,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Language*, 1914.
- Whitney, *Language and the Study of Language*, 1867.
- Delbrück, *Grundfragen der Sprachforschung*, 1901.
- Wegener, *Untersuchungen über die Grundfragen des Sprachlebens*, 1885.
- V. Henry, *Antinomies linguistiques*, 1896.
- Saussure, *Cours de linguistique generale*, 1916.
- Sapir, *Language*, 1921.
- Vendryes, *Le langage*, 1921.
- Bühler, *Sprachtheorie*, 1934.
- Gabelentz, *Die Sprachwissenschaft*, 1901.
- Sechehaye, *Programme et methodes de la linguistique theorique*, 1908.
- Lenz, *La oracion y sus partes*, 1920.
- Schuhardt, *Brevier. Ein Vademekum der allgemeinen Sprachwissenschaft*, 1922.
- H. Oertel, *Lectures on the Study of Languages*, 1901.
- Dauzat, *La philosophie du langage*, 1912.
- Sweet, *History of Language*, 1901.
- Porzezinski, *Einleitung in die Sprachwissenschaft*, 1910.
- Whitney, *The Life and Growth of Language*, 1875.
- Jesperson, *Language, its Nature, Development and Origin*, 1922.
- Bally, *Linguistique generale et linguistique française*, 1932.

- Altertum, 1905.
- M. Much, Die Heimat der Indogermanen im Lichte der urgeschichtlichen Forschung, 1904.
- H. Hirt, Die Indogermanen, ihre Verbreitung, ihre Urhermat und ihre Kultur, 1905—7.
- °O. Schrader, Die Indogermanen, 1911.
- Feist, Europa im Lichte der Vorgeschichte und die Ergebnisse der vergleichenden indogermanischen Sprachwissenschaft, 1910.
- Feist, Kultur, Ausbreitung und Herkunft der Indogermanen, 1913.
- Feist, Indogermanen und Germanen, 1914.
- Max Müller, Biographies of Words and the Home of the Aryas, 1888.
- K. Penka, Herkunft der Arier, 1886.
- I. Taylor, Origin of the Aryans, 1890.
- O. Schrader, Reallexikon der indogermanischen Altertumskunde, 1901.
- Hoops, Reallexikon der germanischen Altertumskunde.
- V. Hehn, Kulturpflanzen und Haustiere in ihrem Uebergang aus Asien nach Griechenland und Italien sowie in das übrige Europa, 1870.
- A. Cornoy, Les Indo-Europeens. Prehistoire des langues, des moeurs et des croyances de l'Europe, 1921.
- Bender, The Home of the Indo-Europeans, 1922.

V. 一般語言學：

(1) 通論：

- *G. Ipsen, Sprachphilosophie der Gegenwart, 1930.
- *H. Paul, Prinzipien der Sprachgeschichte, 1923.

(9) 其 他

Batchelor, Ainu-English-Japanese Dictionary and Grammar.

C. O. Müller, Die Etrusker, 1828.

IV. 比較語言學：

(1) 方法論：

V. Henry Essai sur l'analogie, 1803.

Egger, Notion etementaire de grammaire comparee, 1856

Breal, De la methode comparative, 1804.

*Spiegel, Beiträge zur vergleichenden Sprachforschung.

H. A. Strong,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Language, 1891.

O. Schrader, Sprachvergleichung und Urgeschichte, 1906—7.

Meillet, La methode comparative en linguistique historique 1925.

Meillet, Linguistique historique et linguistique generale, 1921—1936.

(2) 語言考古學：

J. Schmidt Die Verwandtschaftsverhältnisse der indogermanischen Sprachen, 1872.

Brugmann & Thumb, Untersuchungen zur indogermanischen Sprach-und Kulturwissenschaft, 1910.

Pictet, Aryas primitif.

Jubainville, Les premiers habitants de l'Europe 1889—1894.

*Ratzer, Geographische Prüfung der Thatschen über den Ursprung der Völker Europas, 1900.

Hoops, Waldbäume und Kulturpflanze in germanischen

G. Ferrand, *Essai de phonétique comparée du malais et des dialectes malgaches*, 1909.

Lewes, *Grammar of the Motu Language*.

A. B. Meyer, *Mafoor und andere Papua Dialekte*.

(7) 非洲語：

*Meinhof, *Die moderne Sprachforschung in Afrika*, 1910.

Meinhof, *Grundriss einer Lautlehre der Bantu Sprachen*, 1910.

Appleyard, *The Kafir Language*, 1850.

Bleek, *Comparative Grammar of South African Languages*, 1862—1869.

Boyce, *Grammar of the Kafir Language*, 1862.

Migeod, *The Languages of West Africa*, 1911—13.

Westermann, *Grammatik der Ewe-Sprachen*, 1907.

Sacleux, *Grammaire des dialectes swahilis*, 1909.

Sacleux, *Essai de phonétique avec son application à l'étude des idiomes africaines*, 1905.

Collections for a Handbook of the Shambala Language, 1867.

(8) 美洲語：

Boas, *Handbook of American Indian Languages*, 1911.

Powell,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Indian Languages*, 1880.

R. Williams, *A Key to the Languages of America*, 1886.

Du Ponceau, *Memoire sur le systeme grammatical des langues de quelques notions indiennes de l'Amérique du Nord*, 1838.

Meinhof, Die hamitischen Sprachen, 1912.

Hahn, Sprache der Nama.

(4) 巴斯克語：

Eys, Grammaire comparee des dialectes basques, 1879.

Uhlenbeck, Beiträge zu einer vergleichenden Lautlehre der baskischen Dialekte, 1903.

Bayonne, Le verbe basque, 1858.

Abbe Darrigol, Dissertation critique et apologetique sur la langue basque.

(5) 印支語：(詳見林語堂語言學論叢,茲補錄該書未錄者)

*Cordier, Bibliotheca indo-sinica.

Endlicher, Chinesische Grammatik.

Gabelentz, Chinesische Grammatik, 1881.

*Kuhn, Beiträge zur Sprachkunde Hinterindiens, 1889.

Foucaux, Grammaire tibetaine.

Caldwell, A comparative Grammar of the Dravidian or South Indian Family of Language 1856.

Klaproth, Asia Polyglotta, 1823.

S. Julien, Syntaxe nouvelle de la langue chinoise.

Edkins, A Grammar of the Chinese Colloquial Language, 1864.

Cadiere, Phonétique annamite.

(6) 海洋洲語：

J. Rigg, A Dictionary of the Sunda Language of Java, 1862.

Codrington, Melanesian Language, 1885.

G. F. Moore, Australian Vocabulary, 1843.

Budenz, Ueber die Verzweigung der ugrischen Sprachen, 1879.

Donner, Die gegenseitige Verwandtschaft der finnisch-ugrischen Sprachen, 1879.

S. Szimonyi, Die ungarische Sprach, 1901.

J. Izinnyi, Finnisch-ugrische Sprachwissenschaft, 1910.

Grunzel, Entwurf einer vergleichenden Grammatik der altaischen Sprachen nebst einem vergleichenden Wörterbuch, 1895.

Vambery, Uigurische Sprachmonumente und das Kudatku Bilik. 1900.

Winkler, Das Uralaltaische und seine Gruppen, 1885

Boehtlingk, Ueber die Sprache der Jakuten.

Radloff, Proben der Volkliteratur der türkischen Stämme.

Radloff, Versuch einer Wörterbuches der Turk-Dialekte.

R. Abet, Recherches sur les langues tartares.

(2) 高加索語:

Erckert, Die Sprachen des kaukasischen Stammes, 1895.

A. Dirr, Einführung in das Studium der kaukasischen Sprachen.

Marr, Recueil japhetique, 1922—3.

(3) 閃含語:

Renan, Grammaire generale et comparee des langues semitiques.

Brocklemann, Grundriss der vergleichenden Grammatik der semitischen Sprachen, 1907.

Lepsius, Die arabischen Sprachlaute.

chen Sprache, 1891.

°G. Meyer, Albanesische Studien, 1892.

G. Meyer, Albanesische Grammatik, 1888.

Pekmezi, Albanesische Grammatik, 1908.

°Jokl, Albanisch.

(8) 亞美尼亞語：

Hübschmann, Armenische Grammatik, 1895.

Meillet, Esquisse d'une grammaire comparee de l'armenien classique, 1903.

Meillet, Altarmenisches Elementarbuch, 1913.

Liden, Armenische Studium, 1906.

(9) 喜底德語：

E. H. Sturtevant, A Comparative Grammar of the Hittite Language, 1933.

(10) 托加利亞語：

°Sieg & Siegling, Tocharisch, 1908.

E. Smith, Tocharisch, 1911.

°S. Levi & Meillet, Etudes des documents tokhariens de la mission Pelliot, 1911.

°Meillet, Le tokharien, 1914.

E. Liden, Tokharische Studien, 1917.

Schulze-Siegling, Tocharische Grammatik, 1931.

S. Levi, Fragments des textes koutcheens, 1933.

Schwentner, Tocharisch, 1935.

III. 非印歐語學：

(1) 烏阿語：

C. N. E. Eliot, Finnish Grammar, 1891.

Boller, Die finnischen Sprachen.

- Meillet, *Aperçu d'une histoire de la langue grecque*, 1913.
- Kühner, *Ausführliche Grammatik der griechischen Sprache*, 1890-1892.
- °R. Wagner, *Griechische Grammatik*, 1908.
- O. Hoffmann, *Die griechischen Dialekte*, 1891-1898.
- A. Thumb, *Handbuch der griechischen Dialekt*, 1909.
- C. D. Buck,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Greek Dialects*, 1910.
- Bechtel, *Die griechischen Dialekte*, 1921-1924.
- A. Thumb, *Die griechische Sprache im Zeitalter des Hellenismus*, 1901.
- Benfey, *Griechischen Wurzelwörterbuch*.
- Prellwitz, *Etymologisches Wörterbuch der griechischen Sprache*, 1905.
- Boisq, *Dictionnaire etymologique de la langue grecque*, 1909-1916.
- F. M. Jzn, *Grieksch Woordenboek*, 1920.
- Liddell & Scott, *A Greek-English Lexicon*, 1934.
- Vendryes, *Traite d'accentuation grecque*, 1904.
- H. Winker, *Der griechische Geschlecht*, 1889.
- Debrunner, *Griechische Wortbildungslehre*, 1917.
- Chantraine, *La formation des noms en grec ancien*, 1933.
- A. Cuny, *Le nombre duel en grec*, 1906.
- V. Magnien, *Le futur grec*, 1912.
- Chantraine, *Histoire du parfait grec*, 1927.
- A. Pevot, *L'aoriste grec en θηγ*, 1935.

(7) 阿爾巴尼亞語：

- G. Meyer, *Etymologisches Wörterbuch der albanesis-*

- Scheler, Dictionnaire etymologique française.
Cledat, Dictionnaire etymologique de la langue française, 1898.
°A. Thomas, Melanges d'etymologie française, 1900.
A. Thomas, Essai de philologie française, 1898.
A. Thomas, Nouveau essai de philologie française, 1905.
Nyrop, Grammaire historique de la langue française, 1913.
Darmester, Cours de grammaire historique de la langue française.
Bally, Traite de stylistique française, 1909.
Brunot, Grammaire historique de la langue française.
Brunot, Histoire de la langue française.
Dauzat, La langue française d'aujourd'hui.
Schwob & Guieysse, Etude sur l'argot française, 1889.
Grammont, Traite pratique de prononciation française, 1914.
K. Vossler, Frankreichs Kultur in Spiegel seiner Sprachentwicklung, 1905.

(6) 希臘語：

- G. Meyer, Griechische Grammatik, 1896.
°Brugmann, Griechische Grammatik, 1913.
H. Hirt, Griechische Laut-und Formenlehre, 1902.
Kretschmer, Einleitung in die Geschichte der griechischen Sprachen, 1888.
Melhorn, Griechische Grammatik.
J. Wright, Comparative Grammar of the Greek language, 1912.
O. Hoffmann, Geschichte der griechischen Sprache, 1911.

- Barbelene, De l'aspect verbal en latin, 1913.
- Vendryes, Recherches sur l'histoire et les effets de l'intensité initiale en latin, 1902.
- Meillet, De quelques innovations de la déclinaison latine, 1906.
- Ernout, Les éléments dialectaux du vocabulaire latin, 1913.
- Ernout, Manuel de phonétique latine, 1921.
- L. Havet, Manuel de critique verbale appliquée aux textes latins, 1911.
- E. Löfstedt, Syntactica, 1928-1933.
- R. von Planta, Grammatik der oskisch-umbrischen Dialekte, 1892-97.
- R. S. Conway, The Italic Dialects, 1897.
- C. D. Buck, A Grammar of Oscan and Umbrian, 1904.
- Conway-Whatmough-Johnson, The Præ-Italic Dialects of Italy, 1933.
- Millardet, Linguistique et dialectologie romane, 1923.
- Bourciez, Éléments de linguistique romane, 1910.
- Puşçariu, Prinzipienfragen der romanischen Sprachwissenschaft, 1910.
- A. Zauner, Romanische Sprachwissenschaft, 1921.
- Meyer-Lübke, Einführung in das Studium der romanischen Sprachwissenschaft, 1901.
- V. Brøndal, Substrater og Lean i Romansk og Germanisk, 1917.
- Baroli, Alle fonti del neolatino, 1916.
- Spitzer, Aufsätze zur romanischen Syntax und Stylistik, 1918.
- Fuchs, Romanische Sprachen.
- Densuianu, Histoire de la langue roumaine, 1901-14.

Macbain, An Etymological Glossary of the Gaelic Language, 1896.

V. Henry, Lexique etymologique des termes les plus usuels du breton moderne, 1900.

Dottin, Manuel pour servir a l'étude de l'antique celtique 1915.

Dottin, La langue gauloise, 1920.

(B) 羅曼司語：

*G. Gröber, Grundriss romanischen Philologie, 1888.

Ernout & Meillet, Dictionnaire etymologique de la langue latine, 1932.

F. Stoltz, Historische Grammatik der Lateinischen Sprache, 1894.

Stoltz & Schmalz, Lateinische Grammatik, 1910.

Stoltz, Geschichte der Lateinischen Sprache, 1911.

W. M. Lindsay, The Latin Language, 1894.

F. Sommer, Handbuch der lateinischen Laut- und Formenlehre, 1914.

Kühner, Ausführliche Grammatik der Lateinischen Sprache, 1914.

Meillet, Esquisse d'une histoire de la langue latine, 1928.

Niedermann, Precis de phonétique historique du latin, 1906.

Ernout, Morphologie historique du latin, 1914.

Ernout, Recueil des textes latins archaïques, 1916.

A. Walde, Lateinisches etymologisches Wörterbuch, 1910.

L. Job, Le present et ses derives dans la conjugaison latine, 1893.

- Vondrak, Vergleichende slavische Grammatik, 1906-1908.
- Mikkola, Urslavische Grammatik, 1913.
- N. van Wijk, Geschichte der altkirchenslavischen Sprache, 1931.
- P. Deils, Altirchenslavische Grammatik, 1932.
- Miklosich, Etymologisches Wörterbuch der slavischen Sprachen, 1886.
- Berneker, Slavisches etymologisches Wörterbuch, 1908.
- O. Broch, Slavische Phonetik, 1911.
- A. Meillet, Recherches sur l'emploi de genitif-accustif en vieux slave, 1897.
- A. Meillet, Etudes sur l'etymologie et le vocablaire du vieux slave, 1902-5.
- A. Meillet, Grammaire de la langue polonaise, 1922.
- A. Meillet, Grammaire de la langue serbo-croate, 1924.
- Boyer & Speranski, Manuel de langue russe, 1905.

(5) 凱爾特·羅曼司語：

(A) 凱爾特語：

- Pedersen, Vergleichende Grammatik der keltischen Sprachen, 1908-13.
- Vendryes, Grammaire du vieil irlandais, 1908.
- Pokorny, A concise old Irish Grammar and Reader, 1914.
- Thurneysen, Handbuch des Altirischen, 1909.
- M. Jones, A Welsh Grammar, 1913.
- J. Rhys, Lectures on Welsh Philology, 1877.
- Stokes & Bezzenger, Wortschatz der keltischen Einheit, Urkeltischer Sprachschatz.
- Jubainville, Les Celts, 1875.

Schriftsprache, 1888.

W. Horn, Untersuchungen zur neuenglischen Lautgeschichte, 1905.

W. Horn, Historische neuenglische Grammatik, 1908.

H. Sweet, new English Grammar, 1900.

Jespersen, Modern English Grammar, 1909.

Mencken, The American Language.

(4) 温德語:

(A) 波羅的語

Beneker, Die preussische, Texte, Grammatik, etymologisches Wörterbuch, 1896.

Trautmann, Die altpreussischen Sprachdenkmäler, 1910.

Trautmann, Baltisch-slavisches Wörterbuch, 1923.

Widermann, Handbuch der litauischen Sprache, 1897.

Leskien, Litauisches Lesebuch mit Grammatik und Wörterbuch, 1919.

°Leskien, Der Ablaut der Wurzelsilben im Litauischen.

°Leskien, Die Bildung der Nomina im Litauischen.

H. H. Bender, A Lithuanian etymological Index, 1921.

R. Gauthiot, Le parler de Buividze, 1903.

Endzelin, Lettische Grammatik, 1922.

Mühlenbach, Lettisch-deutsches Wörterbuch, 1923-32.

(B) 斯拉夫語:

*Trautmann & Vasmer, Grundriss der slavischen Philologie-und Kulturgeschichte, 1925.

Meillet, Le slave commun, 1924.

Leskien, Handbuch der althbulgarischen Sprache, 1910.

Leskien, Grammatik der althbulgarischen Sprache, 1909.

- et de l'allemand, 1907.
- H. Hirt,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Sprache, 1917.
- Fr. Kluge, Etymologisches Wörterbuch der deutschen Sprache, 1934.
- Schuhardt, Släwo-Deutsches und Släwo-Italienisches, 1885.
- F. Behaghel,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Sprache, 1911.
- W. Scherer, Zur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Sprache, 1878.
- Förstemann,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Sprachstammes.
- Piper, Die Sprache und Literatur Deutschlands, 1880.
- Gutjahr, Die Anfänge der nachhochdeutschen Schriftsprache von Luther, 1910.
- H. Socin, Schriftsprache und Dialekte im deutschen, 1888.
- Skeat,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of English.
- J. Wright, The English Dialect Dictionary, 1898.
- Jespersen, Chapters on English, 1918.
- Jespersen, Growth and Structure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1912.
- Marsh, Lectures on the English Language, 1860.
- A. D'Orsey, the Study of English Language.
- Greenough & Kittredge, Words and their ways in English Speech, 1902.
- J. Storm, Englische Philologie, 1892.
- Latham, Histo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 Koch, Historische Grammatik der Englischen Sprache.
- H. Sweet, History of English Sounds, 1888.
- Sievers, Angelsächsische Grammatik.
- Morsbach, Ueber den Ursprung der neuenglischen

- Gauthiot, Essai de grammaire sogdienne, 1923.
Gauthiot, Essai sur le vocalisme du sogdien, 1913.
S. Konow, Saka Studies, 1932.
Morgenstierne, Indo-iranian frontier Languages, 1929.
° Geiger, Dialektpaltung im Baluchi, 1889.
Trumpp, Grammar of Pushtu, 1873.
Sjögren, Ossetic Grammar.

(3) 日耳曼語:

- *Raumer, Geschichte der germanischen Philologie, 1870.
*Paul, Grundriss der germanischen Philologie, 1889.
Loewe, Germanische Sprachwissenschaft, 1933.
A. Meillet, Caracteres generaux des langues germaniques, 1930.
Kluge, Urgermanisch, 1913.
Noreen, Abriss der urgermanischen Lautlehre, 1894.
Streitberg, Urgermanische Grammatik, 1896.
F. Dieter, Laut- und Formenlehre der altgermanischen Dialekte, 1900.
L. Meyer, Die Gotische Sprache.
Uhlenbeck, Kurzgefasstes etymologisches Wörterbuch der gotischen Sprache, 1900.
S. Feist, Etymologisches Wörterbuch der gotischen Sprache, 1936.
Falk & Torp, Wortschatz der germanischen Spracheinheit, 1909.
Franck, Etymologisch woordenboek der nederlandsche taal, 1910.
Franck, Mittelniederlandische Grammatik, 1885.
Heyne, Altniederlandische Sprachdenkmäler, 1877
V. Henry, Precis de grammaire Comparee de l'anglais

- A. A. Macdonell, *Vedic Grammar*, 1910.
 ° L. Renou, *La valeur du parfait dans les hymnes vediques*, 1925.
 J. Bloch, *La formation de la langue marathe*, 1914-20.
 Dr. Wilson, *Notes on the constituent Elements of the Marathi Language*.
 Franke, *Pali und Sanskrit*, 1902.
 ° E. Kuhn, *Beiträge zur Pali Grammatik*.
 Childers, *Pali Dictionary*.
 D'Alwis, *Pali Grammar*.
 G. A. Grierson, *Seven Grammars of the Dialects and subdialects of the Bihari Language*, 1883.
 Childers, *Notes on the Sinhalese Language*, 1873.
 Kellog, *Grammar of Hindi*.
 Hörnle, *Comparative Grammar of the Gaudian Languages*.
 Grierson, *Linguistic Survey of India*, 1927.

(B) 伊朗語：

- *Geiger & E. Kuhn, *Grundriss der iranischen Philologie*, 1895.
 *Darmesteter, *Études iraniennes*.
 Bartholomae, *Altiranisches Wörterbuch*, 1904.
 Meillet & Benveniste, *Grammaire du vieux-perse*, 1931.
 Bartholomae, *Zur Kenntnis der Mitteliranischen Mundarten*, 1916-25.
 H. S. Nyberg, *Hilfsbuch des Pehlevi*, 1928-31.
 Haug, *Pahlavi-Pazend Dictionary*.
 Horn, *Grundriss der neupersischen Etymologie*, 1893.
 Hübschmann, *Persische Studien*, 1895.
 Spiegel, *Parsi Grammatik*.

- Schuhardt, Ueber die Lautgesetze gegen die Junggrammatiker, 1885.
- J. Wackernagel, Vorlesungen über Syntax mit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von Griechisch, Lateinisch und Deutsch, 1926.
- Grammont, La dissimilation consonantique dans les langues indo-europeennes et dans les langues romanes, 1895.
- Dottin, Les desinences verbales en r en sanskrit, en italique et en celtique, 1896.
- Meillet, Les dialectes indo-europeens, 1908.
- Meillet, Les langues dans l'Europe nouvelle, 1918.
- Gauthiot, Le fin de mot en indo-europeen, 1913.
- Ribezzo, I deverbativi sigmatici e la formazione del futuro indoeuropeo, 1907.
- Barone, Sull'origine del genere grammaticale nell Indo-europeo, 1909.
- 2) 雅里安語:
- (A) 梵語:
- * Lassen, Indische Altertumskunde.
- * G. Bühler, Grundriss der indoarisch Philologie und Altertumskunde.
- Wackernagel, Altindische Grammatik, 1890-1930.
- Uhlenbeck, Kurzgefasstes etymologisches Wörterbuch der Altindischen Sprache, 1896.
- W. Wüst, Vergleichendes und etymologisches Wörterbuch des Altindischen.
- H. Edgren, On the verbal Roots of the Sanskrit Language, 1878.
- ° Melanges d'indianisme offerts a S. Levi, 1911.

- Brugmann & Thumb, Untersuchungen zur ind germanischen Sprach- und Wissenschaft, 1910.
- Brugmann, Kurze vergleichenden Grammatik der indogermanischen Sprachen, 1904.
- Hirt, Indogermanische Grammatik, 1927-1937.
- Kurylowicz, Etudes indo-europeennes, 1935.
- Meringer, Indogermanische Sprachwissenschaft, 1903.
- Benveniste, Origines de la formation des noms en indo-europeen, 1935.
- Meillet, Introduction a l'etude comparative des langues indo-europeennes, 1937.
- J. Schrijnen, Inleiding tot de studie der vergelijkende indogermanische taalwetenschap, 1905.
- A Fick, Vergleichendes Wörterbuch der indogermanischen Sprachen, 1890.
- Pokorny (Walde), Vergleichendes Wörterbuch der indogermanischen Sprachen, 1928-33.
- °Pedersen, Beiträge zur indogermanischen Wortforschung. 1912.
- Delbrück, Einleitung in das Studium der indogermanischen Sprachen, 1908.
- Bechtel, Die Hauptprobleme der indogermanischen Lautlehre seit Schleicher, 1892.
- Saussure, Memoire sur le systeme paimitif des voyelles dans les langues indo-europeennes, 1879.
- Hirt, Die indogermanische Ablaut, 1900.
- Passy, Petite phonetique comparee des principales langues europeemes, 1906.
- Hübschmann, Das indogermanische Vocalsystem, 1885.
- J. Schmidt, Die Pluralbildungen der indogermanischen Neutra, 1889.

語言學書目表

凡例：1. 凡屬史料加一星形(*)符號；2. 凡屬論文加一圓圈(°)符號；3. 俄語、日語及其他偏僻語言之作不錄；4. 十九世紀以前之作品亦不錄；5. 漢語作品，無論新舊著譯一概不錄。

附註：本表係編者從各語言學著作中搜集而成，如有遺漏，容隨時增補。

I. 語言學通史：

- * Thomsen, Sprogvidenskabens historie, 1902.
- * W. Streitberg, Geschichte der Sprachwissenschaft, 1927.
- * Benfey, Geschichte der Sprachwissenschaft, 1869.
- * Windischmann, Fortschritt der Sprachenkunde.
- * Leisch, Die Sprachphilosophie der Alten.
- * Curtius, zur Kritik der neuesten Sprachforschung, 1885.
- * Pederson, Sprogvidensskaben i det Nittende Aarhundrede, 1924.

II. 印歐語學：(各古典作家的作名，如格林之與日耳曼語，不錄)

(1) 通論：

- * Streitberg, Die Erforschung der indogermanischen Sprachen, 1916-17.
- * Curtius, zur Chronogie der indogermanischen Sprachforschung, 1873.
- * Hirt & Streitberg, Indogermanische Bibliothek, 1907.
- Brugmann & Delbrück, Grundriss der vergleichenden Grammatik der indogermanischen Sprachen, 1886-1900.

版權
所有
不准
翻印

語言學史

實價國幣二十五元

外加運費函費

編譯者 林 祝 啟

發行人 陸 高 誼

出版者 世界書局

發行所 世界書局

【三·四·初】

52
449941

449941

